

詩三家義集疏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二

長沙王先謙益吾著

生民之什第二十二

詩大雅

生民疏

毛序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

帝鬻元妃姜原出野見邑人。述心忻然。悅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爲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避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棄渠中。冰上飛鳥以翼覆。薦之。姜原以爲神。遂收養長之。初欲棄之。因名曰弃。弃爲兒時。怙如巨人之志。其游戲好種樹麻菽。美及爲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弃爲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封於郃。號曰后稷。別爲姬氏。索隱詩大雅生民篇所云。是其事也。愚案史遷所載。皆本魯詩。其爲帝鬻元妃乃雜采它傳。

記齊韓蓋同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注魯維作惟。韓嫄作原。說曰姜姓原字。疏

傳生民本后稷也。姜姓也。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尊號厥初。始時是也。言周之始祖。其生之者是姜嫄也。姜姓者炎帝之後。

生民之什

有女名嫵當堯之時爲高辛氏之世她本后稷之初生故謂之
生民○史記三代世表張夫子問褚先生曰詩言契后稷皆無
父而生今案諸傳記咸言有父父皆黃帝子也得無與詩謬乎
褚先生曰不然詩言契生于卵后稷人迹欲見其有天命精誠
之意耳鬼神不能自成須人而生奈何無父而生乎一言有父
一言無父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故兩言之詩傳曰湯之先爲契
無父而生契母與姊妹浴于玄邱水有燕銜卵墮之契母得故
含之誤吞之卽生契契生而賢堯立爲司徒姓之曰子氏子者
茲茲益大也詩人美而頌之曰殷社芒芒天命元鳥降而生商
商質殷號也文王之先爲后稷稷亦無父而生后稷母爲姜嫵
出見大人跡而履踐之知於身卽生后稷姜嫵以爲無父賤而
弃之道中牛羊避不踐抱之山中山者養之又捐之大澤鳥覆
席食之姜嫵怪之於是知其天子乃取長之堯知其賢才立以
爲大農姓之曰姬氏姬者本也詩人美而頌之曰厥初生民深
修益成而道后稷之始也陳喬樞云漢書儒林傳沛褚少孫事
王式爲博士魯詩有褚氏之學世表後所引詩傳乃魯詩傳又
儒林傳山陽張長安幼君先事式論石渠至淮陽中尉其兄子
卽以詩授元帝之張游卿也世表張夫子其幼君與恩案孔疏
引詩氏五經異義詩齊魯韓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褚雖引
詩傳而意駁之毛謂姜嫵配高辛氏帝本未明著爲帝魯鄭疑
帝堯不當與堯並在天子之位張賦誠易爲高辛氏之世她亦
不能定爲何世要皆以姜嫵有夫后稷卽有父也然觀褚引詩

傳堯已躬立棄爲大農與周本紀堯舉棄爲農師合則以弟臣
兄不害同爲帝馨之子原無帝馨與堯並在位之嫌姜嫄雖帝
馨妃棄雖帝馨子而棄之生實感神迹不由其父則三家謂聖
人無父正以始生之靈贖已暴於天下特存其真不爲過也魯
維作惟者王逸楚詞章句序詩厥初生民時惟姜嫄明魯作
惟姜姓原字者史記周本紀注引韓詩章句文姬原字通作生
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注三家弗作禋疏傳禋敬弗去也
古者必立郊禋焉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郊禋天子親往后
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韉授以弓矢于郊禋之前
簋克能也弗之言禘也姜嫄之生后稷如何乎乃禋祀上帝於
郊禘以祓除其無子之疾而得其福也能者言齊肅當神明意
也二王之後得用天子之禮。三家弗作禋者御覽五百二十
九載鄭記王權引生民詩作克禋克祀以祓無子陳喬樞云此
三家之今文毛詩弗字乃禘之假借愚案以祓無子富卽周禮
女巫祓除所由昉鄭風溱洧篇韓詩以爲上己祓除亦此類也
鄭箋以祓釋弗正據三家改毛生民本於姜嫄周又特爲立廟
棄生不由其父與契無異但詩言以祓無子固婦之事非女之
事明矣故史記本紀漢書人表吳越春秋及大戴世本諸書皆
仍著姜嫄爲帝馨妃生棄其說亦必出於三家母既爲帝馨妃
則棄終爲帝馨子故禮祭法仍有周人禘畤而郊禘之文也而
劉向列女傳乃不著姜嫄之夫張華遂謂爲思女不夫而孕可

請慎矣說文禮潔祀也一日精意以享爲禮祀祭無已也祓除
惡祭也潔祀蓋卽續漢書三月上巳宮人皆洗濯祓除爲大祭
之義克禋克祀亦卽大祭後之祭祀巫所掌宮人皆得自行之
毛傳必援秦令說詩又改高禘爲郊禘謂姜嫄從帝郊見於天
以使其改履帝武爲踐高辛帝之迹斯則創解不謬矣鄭既不
信帝爲高辛之帝猶據從祀高禘爲說率九嬪以從帝祭嚴事
也乃獨往履履帝武敏武迹也敏拇也歆

大神迹耶履帝武敏注魯說曰履帝武敏武迹也敏拇也歆

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疏傳履躋也帝高辛
疾也從於帝而見於天將事齊敏也歆饗介大也止福祿所止
也震動夙早育長也后稷播百穀以利民箋帝上帝也敏拇也
介左右也夙之言肅也祀郊禘之時時則有大神之迹姜嫄履
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體歆歆然其左右所止住如有
人道感己者也於是遂有身而肅戒不復御後則生子而養長
名之曰弃舜臣堯而舉之是爲后稷○履帝至拇也釋訓文爾
雅釋文云敏舍人本作敏舍人注古者姜嫄履天帝之迹於賦
畝之中而生后稷孔疏引孫炎注拇迹大指處王逸楚詞章句
一武迹也詩曰履帝武敏歆是魯讀又於歆字斷句白虎通姓
名篇周姓姬氏祖以履大人迹生也此皆魯說繁露三代改制
質文篇后稷母姜嫄履天之迹而生后稷后稷長於部土播田
五穀此齊說思案聖人之生宜有異迹詩本周公所作述其祖

事神異不以爲非毛何所嫌疑而矯枉過
正如此爾雅之不用毛詩此尤其明證也

誕彌厥月

注韓說曰誕信也先生如達

疏傳誕大彌終達生也姜嫄之子先生者也

箋達羊子也大矣后稷之在其母終人道十月而先生如達之

生言易也○誕信也者文選陸雲大將軍燕會詩李注引韓詩

文陳喬樞云說文誕詞誕也誕訓大言故又引仲爲虛詐之義

廣雅釋詁誕信也此用韓詩義誕既訓詐又得訓信猶以亂爲

治徂爲存皆詁訓之義有反不拆不副無蓄無害疏傳言易也

覆旁通美惡不嫌同名也○不拆不副無蓄無害疏傳言易也

母則病生則拆副蓄害其母橫逆人道○論衡奇怪篇詩曰不

拆不副是生后稷說者又曰禹禹逆生闕母背而出后稷順生

不拆不副不感動母體故曰不拆不副如實論之彼詩言不拆

不副言其不感動母體可也言其闕母背而出妄也陶元潛云

兒在母腹胞衣裹之生時衣先破兒體手足少舒故生之難惟

羊子之生胞仍完具墮地而後母爲破之故其生易后稷生時

蓋藏於胞中形體未露如羊子之生故言如達馬以赫厥靈上

瑞辰云陶說是不拆不副謂其胞衣不拆裂也

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疏傳赫顯也不寧寧也不康康也

著之徵其有神靈審矣此乃天帝之氣也心猶不安之天不安

徒以禋祀而無人道居默然自生子懼時人不信也○陳與云

不皆發聲居猶其也然猶是也此承上章言姜嫄克禋祀上帝而上帝亦將安樂其禋祀其然生子謂生后稷也黃山云此申述生子之非常理以著下章誕真之由也筮易傳於不宣不康皆釋爲不安亦必本之三家但謂禋祀卽前之克禋克祀則以前文旣爲禋祀上帝不得數舉遂爲又不安之說致辭窮而意轉室今案列女傳言姜嫄履巨人迹歸而有娠浸以益大心怪惡之卜筮禋祀以求無子終生子以爲不祥而棄之云云正此詩四句之義蓋姜嫄因赫然有娠顯示以靈怪之微意上帝以己踐其迹不安而降之罰故曰以赫厥靈上帝不宣也已意亦因之不安而禋祀以求解本求無子而終生子故曰不康禋祀居然生子也前之潔祀求成無子之疾後之潔祀求獲無子之庇至居然生子以爲不祥而棄之三家之說大同傳箋乃謂故棄之以顯其異斯不然矣

誕真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真之平林會伐平林誕真之寒冰

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疏傳誕大

辟字愛也天生后稷異之於人欲以顯其靈也帝不順天是不明也故承天意而異之於天下牛羊而辟人者理也置之平林又爲人所收取之大鳥來一翼覆之一翼藉之人而收取之又其理也故置之於寒冰於是知有天異往取之矣后稷呱呱然

而泣厚長許大路大也美天異之故姜嫄置后稷於牛羊之徑亦所以異之實之言是也厚謂始能坐也許謂張口嗚呼也是時聲音則已大矣。○史記引己見上論衛吉驗篇后稷之時履大人跡或言衣帝暑之履坐息帝暑之處妊身怪而弃之隘巷牛馬不敢踐之真之冰上鳥以翼覆之慶集其身母知其神怪乃收養之長大佐堯位至司馬夫后稷不當弃故牛馬不踐鳥以羽翼覆愛其身楚詞天問稷惟元子帝何篤之投之於冰上鳥何煥之王逸章句曰帝謂天帝也言后稷之母姜嫄出見大人迹怪而履之遂有娠而生后稷姜嫄以后稷無父而生弃之於冰上有鳥以翼覆薦溫之以爲神乃取而養之詩曰誕真之寒冰鳥覆翼之以上魯說趙煜吳越春秋一后稷其母郤氏之女姜嫄爲帝嚳元妃年少未孕出遊於野見大人迹而觀之中心歡然喜其形像因履而踐之身動意若爲人所感後妊娠恐被淫佚之禍遂祭祀以求謂無子履天帝之跡天猶令有之姜嫄怪而棄于阨狹之巷牛馬過者辟易而避之復棄於林中適會伐木之人多復置於澤中冰上眾鳥以羽覆之后稷遂得不死姜嫄以爲神收而養之長因名棄趙從杜撫受韓詩見後漢儒林傳曹植仲雍哀辭曰昔后稷之在寒冰剛毅之在楚澤咸依鳥馮虎而無風塵之災以上韓說愚案周本紀云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棄渠中冰上吳越春秋言會伐木之人多復置於澤中冰上最得經旨傳言置

之平林爲人所收取謀也

誕實匍匐克岐克嶷注魯疑作嘒以就口食疏傳岐知意也

則岐岐然意有所知也其貌嶷嶷然有所識別也以此至於能

就眾人口自食謂六七歲時○魯疑作嘒者釋文嶷說文作嘒

說文嘒下云小兒有知也从口疑聲詩曰克岐克嶷陳喬樞云

淮南原道訓扶搖扞抱羊角而上高注抱讀詩克岐克嶷之嶷

又本經訓菱杼紵抱高注抱讀岐嶷之嶷據此是岐嶷之嶷魯

詩正作口旁疑與說文所引詩合原道訓注作嶷此後人順毛

改之非高注之舊文也馬瑞辰云就之言求也釋詁求就並訓

爲終是就求同義之證論語就有道而正焉即求有道而正之

也以就口食猶易頤自求口食春秋元命苞所云藝之桂菽在

岐頤自求也正義釋箋謂能就人之口取食失之藝之桂菽在

菽旆旆禾役穉穉注韓桂作戎三家役作穎麻麥幪幪瓜颯嗒

嗒注三家嗒作萃疏傳在菽戎菽也旆旆然長也役列也穉穉

箋藝樹也戎菽大豆也就口食之時則有種殖之志言天性也

○上文所引史記言后稷其游戲好種樹麻菽麻菽美此詩是

也吳越春秋后稷爲兒時好種樹禾麥桑麻五穀相五土之宜

青赤黃黑陵水高下桑稷黍禾藥麥豆稻各得其理堯遭洪水

人民泛濫逐高而居堯聘棄使教民山居隨地造區研營種之

術三年餘行人無飢乏之色乃拜棄爲農師封之台號爲后稷

姓姬氏此韓說韓在作戎者太宰賈疏生民詩云藝之戎菽戎菽大豆后稷之所殖陳喬樞云賈疏所引直作戎菽當爲韓詩之異文釋詁戎王並訓爲大壬任古通戎在一聲之轉三家役作穎者說文穎下云禾朶也从禾頃聲詩曰禾穎穰穰兩引詩皆作穎段注古音禾朶之貌从禾遂聲詩曰禾穎穰穰兩引詩皆作穎段注古音支清二部互轉役在支部卽穎之入聲蓋爲段借字許此句用三家詩若如鳥斯翔爲正字毛作革爲段借字也三家嗥作萃者馬瑞辰云嗥卽萃萃皆用本字本三家詩萃猶蒹蒹喙喙皆盛貌也說文萃草盛通俗文草盛曰萃瓜盛與草盛同義故亦曰萃萃廣雅芾芾萃萃喙喙並訓爲茂其義亦本三家詩芾芾卽蒹蒹也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弗厥豐草注韓弗作拂說曰拂弗也種

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衰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粟卽

有邠家室注魯韓邠作台齊作釐疏傳相助也弗治也黃嘉穀也種雜種也衰長也發盡發也不榮而實曰秀穎垂穎也粟其實果栗然邠美姬之國也堯見天因邠而生后稷故國后稷於

邠命使事天以顯神順天命耳箋大矣后稷之掌稼者有見於

之道謂若神助之力也豐苞亦茂也方齊等也種生不越也衰

寺三定庭良鹿卷二十一生民之什

棧葉長也發發管時也粟成就也后稷教民除治茂草使種黍稷黍稷生則茂好孰則大成以此成功堯改封於郃就其成國之家室無變更也○弗作拂拂弗也者釋文引韓詩文釋詁弗治也郭注見詩書邢疏即引此詩云弗弗音義同是魯詩本作弗訓治毛借義韓借字也廣雅釋詁拂除也拔也治草非僅拔除故韓亦不用本義呂覽任地篇高注詩云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又辨士篇注詩云實穎實粟有郃家室明魯毛文同推無卽字說文史記周本紀索隱水經渭水注引亦無卽字白虛通京師篇后稷封於台公劉去台之郃詩云卽有台家室又云雋公劉于郃斯觀周家五遷其義一也皆欲成其道也陳喬樞云今本白虎通有台仍同毛詩作郃據王氏詩攷引作台知宋時本尙未訛也吳越春秋云后稷其母有台氏之女則魯韓詩本作台字諸所引作郃者皆後人傳寫爲加邑旁耳漢書地理志右扶風釐周后稷所封顏注釐讀與郃同是齊作釐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雪黍稷作穀雜作藿糜作麥芑麥藿芑

苗秬黑黍秠一稔二米恒之秬秠是獲是畝恒之糜芑是任是

負以歸肇祀疏傳天降嘉種秬黑黍也秠一稔二米也糜赤苗也芑白苗也恒徧肇始也始歸郊祀也箋天應

堯之顯后稷故爲之下嘉種任猶抱也肇郊之神位也后稷以天爲己下此四穀之故則徧種之成熟則穫而畝計之抱負以

歸節祀天... 手後... 三家注... 釋草文郭

注詩曰惟秬惟秠陳喬樞云毛詩靈字作康與爾雅異知此為魯詩之文盧文弨曰毛詩釋文糜爾雅作登郭亡律反

赤梁粟也案爾雅釋文作亡律反律字疑誤蓋古通

誕我祀如何或春或榆注三家榆作百或籛或蹂釋之叟叟烝

之浮浮注魯釋作浙叟作淫浮作焯疏或蹂米者釋漸米也叟

叟登也浮浮氣也箋蹂之言潤也大矣我后稷之祀天如何乎美而將說其事也春而扞出之籛之又潤蒸之將復春之趣於

鑿也釋之烝之以為酒及簋簠之實○說文烝下云烝扞曰也从爪曰聲詩曰或籛或烝扞或从手穴吹或从曰穴陳喬樞云

榆者烝之段借字有司敬鄭注引詩或春或抗周官女春按注引詩同鄭注禮多用齊詩說文烝下兼收抗烝二形即三家之

異文作抗者為齊詩則烝與抗其魯韓之詩與或春許引作或籛蓋傳寫之誤魯釋作浙叟作淫浮作焯者釋訓淫淫釋也焯

焯烝也孔疏引樊光注詩云浙之淫淫烝之焯焯孫炎注淫淫浙之聲焯焯炊之氣陳喬樞云爾雅正義淫郭蘇刀反詩云浙

之淫淫據此知爾雅舊注引詩如此故釋文載其說毛作釋之叟叟並古文段借字焯毛作浮釋文云爾雅說文並作焯烝也

浮亦焯之段借說文引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載載燔載與爾雅文同從魯詩也

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載載燔載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二 生民之什 六

烈以興嗣歲疏

傳嘗之日惟下來歲之艾獨之日惟下來歲之穀熟而謀陳祭而卜矣取蕭合黍稷臭達牆屋先奠而後蒸蕭

合馨香也羝羊牡羊也轍道祭也傳火曰燔貫之加於火曰烈興率歲繼往歲也焚惟思也烈之言爛也后稷既為郊祀之酒及其米則詛謀其日思念其禮至其時取蕭草與祭牲之脂蒸之於行神之位馨香既聞取羝羊之體以祭神又燔烈其肉為尸羞焉自此而往郊嗣歲今新歲也以先歲之物齊教犯轍而祀天者將求新歲之豐年也孟春之月令曰乃擇元日祈穀于上帝○禮郊特牲鄭注蕭蕭蒿也染以脂合黍稷燒之詩曰取蕭祭脂此齊詩

文義與毛同

叩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

注齊肇作兆庶無罪悔以迄于今疏

傳叩我也木曰豆瓦曰登豆薦菹醢也登大羹也迄

至也羹胡之言何也直誠也我后稷盛菹醢之屬當于豆者于登者其馨香始上行上帝則安而歆享之何芳臭之誠得其時乎美之也祀天用瓦豆陶器質也庶眾也后稷肇祀上帝於郊而天下眾民咸得其所無有罪過也子孫象其福以至於今故推以配天焉○釋器木豆謂之豆瓦豆謂之登此魯義也叩盛句統言之齊肇作兆者禮表記詩云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

于今鄭注兆郊之祭處也迄至也言祀后稷于郊以配天庶以
其無罪悔乎福祿傳世以至于今此用齊說陳喬樞云上文以
歸肇祀鄭讀肇爲兆是據齊詩易毛商頌肇域彼四海箋云肇
當作兆此不言者文略耳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注云兆爲壇
之營域說文作埽段注今周禮作兆許作埽蓋故書今書之不
同也又尚書大傳兆十有二州古文堯典作肇此古文假借之
證禮郊特牲正義引韓詩說曰三王各正其郊案毛詩釋文不
言韓氏字異然據表記商頌箋讀肇爲兆知三家今文肇皆作
兆馬瑞辰云廣雅釋詁胡大也時善也胡臭謂芳臭之大猶土
冠禮承受胡福謂大福也載芟詩胡考猶云大考也釋邱方邱
胡邱方與胡皆大也胡臭直時與土冠禮嘉薦
賈時句法相似賈時猶云誠善也箋說失之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行葦

疏毛序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

祖下至玄孫之親也黃黃髮也考陳黎也乞言從求善言可以

爲政者敦史受之○案列女晉弓工妻傳弓工妻謁於平公曰

君聞昔者公劉之行羊牛踐葭葦惻然爲民痛之恩及草木仁
著於天下潛夫論德化篇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
體惟葉柅柅公劉厚德恩及草木牛羊六畜仁不忍踐履生草
則又況於民萌而有不化者乎又邊議篇公劉仁德廣被行葦

則又況於民萌而有不化者乎又邊議篇公劉仁德廣被行葦

况含血之人已同類乎以上魯說班彪北征賦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此齊說吳越春秋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葦葦此韓說明三家同以此爲公劉之詩後漢寇榮傳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蜀志彭萊傳體公劉之德行勿踐之惠據諸說足證漢人舊義大同蓋公劉舉射養之禮出行有

此故事詩人美之因以名篇毛序剛之特以示異於眾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注魯維作惟泥作

棍韓作萑疏傳敦聚貌行道也葉初生泥泥萑苞茂也體成形草物方茂盛以其終將爲人用故周之先王爲此愛之况於人乎○馬瑞辰云葦叢生之物故以敦爲聚貌讀如團聚之團敦團聲相近敦彼形容之詞猶依彼鬱彼之比故傳以敦敦然釋之敦敦猶團團也愚案馬說是寇榮云敦行葦引見敦之言厚也仁及草木故曰厚於行葦此望文而爲之說亦備一解魯維作惟泥作棍者陳喬樞云今文作惟葉棍棍石經魯詩可證棍棍潛夫論作棍棍盧氏文弨以棍字是棍字之譌良瑋韓作萑者詩釋文云張揖作萑萑云草盛也愚案廣雅釋訓萑萑茂也釋文卽本此張兼采魯韓義魯作棍棍明萑萑是韓之異文

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疏傳戚戚內相親也肆陳也或陳設筵

者或授几者筭莫無也具猶俱也爾謂進之也王與族人燕兄弟之親無遠無近俱揖而進之年稚者爲設筵而已老者加之几○曹植求通親表常有戚戚具爾之心用韓經文明與毛同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饗

疏傳設席重席也緝御取踏之容

也軍爵也夏曰酸殷曰皀周曰爵筭猶積也御侍也兄弟之老者既爲設重席授几又有相類代而侍者謂敦史也進酒於客曰獻客答之曰酢主人又洗爵醑客客受而奠之不舉也用殷爵者尊兄弟也○楚詞招魂王逸章句筵席也詩曰肆筵設席設席下類類此魯說禮明堂位鄭注

醑醑以薦或燔或炙嘉穀脾臄注韓說云臄口上阿也或歌或

罍疏傳以肉曰醑醑臄函也歌者比於琴瑟也徒擊鼓曰罍筭薦之禮非菹則醑醑也燔用肉炙用肝以脾函爲加故謂

之嘉○孔疏引釋器云肉謂之醑李巡曰以肉作醬曰醑天官醑人注醑肉汁也蓋用肉爲醑特有多汁故以醑爲名其無汁

者自以所用之肉魚雁之屬爲之名也又云醑所以擣菹禮邊豆偶有醑必有菹故云非菹則醑醑韓說云臄口上阿也者玉

篇肉部臄口上阿也詩曰嘉肴脾臄肴不作穀又與毛臄函也義異知野王所引據韓詩也詩釋文亦引通俗文口上曰臄口

詩三家義集流卷二十二生民之什

下曰爾所以糾正毛傳與玉篇訓合釋文又云毛云徒歌曰
爾雅云徒擊鼓謂之嘏徒歌謂之謠亦主糾毛孔疏謂王肅述
毛作徒擊鼓今定本集注作徒歌者誤案肅祖毛多陰正其誤
如皇矣篇毛作維此王季肅述毛亦據左傳改王季爲文王是
其證此傳釋文定本集注皆作徒歌知亦傳說本異而肅陰據
釋樂文改之孔遂因而從之耳今釋樂徒擊鼓謂之嘏孫炎云
聲驚嘏也此自魯訓如此郭
注引詩或歌可也亦魯詩文

敦弓既堅四鍬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疏

傳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鍬矢參亭

已均中藝序賓以賢言賓客次序皆賢孔子射於豐相之圃觀
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奔軍之將亡
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
公罔之裘序點揚解而語公罔之裘揚解而語曰幼壯孝弟者
盡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蓋去者半處者半
序點又揚解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盡勤稱道不亂者不
在此位也蓋僅有存焉箋舍之言釋也藝質也周之先王將養
老先與羣臣行射禮以擇其可與者以爲賓序賓以賢謂以射
中多少爲次第○列女晉弓工妻傳射之道左手如拒右手如
附枝右手發之左手不知詩曰敦弓既堅舍矢既鈞言射有法
也案此魯說據文義當弓矢並引節去四鍬句均作鈞以聲同
誤也箋以牛羊勿踐爲周先王愛物之仁蓋因毛序不指公劉

故泚言之此養老亦主周先王說是鄭意仍指公劉下言曾孫乃因傳意而推及成王耳

敦弓既句注魯作彤弓既敷既挾四錡四錡如樹序賓以不侮

疏傳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如樹言皆中也。不侮言其皆有賢才也。箋射禮摺三挾一个言已挾四錡則已徧釋之不侮者敬也。其人敬於禮則射多中。○魯作彤弓既敷者孔疏云說文發張弓也。二京賦曰彤弓既發發與句字雖異音義同。愚案今說文發張弩也。東京賦彤弓斯發文皆稍異。張衡治魯詩亦用魯文也。敦作彤與列女傳引敦弓既堅異。陳喬縱云廣韻彈弓天子弓也。又作敦毛古文借用敦字三家今文皆當作彈與彤然則列女傳敦字殆後人順毛改之耳。馬瑞辰云彤弓蓋以五采畫之故。又曰絃弓考工記五采備謂之絃春秋定八年公羊傳弓絃質是也。

曾孫維主酒醴維醕酌以大斗以祈黃耇疏傳曾孫成王也。醕

也。所報也。箋所告也。今我成王承先王之法度爲主人亦既序賓矣。有醇厚之酒醴以大斗酌而嘗之而美故以告黃耇之人。徵而養之也。飲酒之禮曰告於先生君子可也。○三家以此篇爲公劉之詩。篤公劉箋公劉后稷之曾孫。釋文斗又作料。都口反。徐又音主三尺謂大斗之柄也。馬瑞辰云斗與料異。物說文斗十升也。料勺也。勺所以挹取也。此詩大斗及小雅維北有斗

皆料之指借考工記梓人爲飲器勺一升正義引漢禮器制度勺五升徑六寸長三尺蓋專指大斗言之

黃耇台背注魯台作鮎說曰鮎背耇老壽也以引以異耇考維

祺以介景福疏傳台背大老也引長異敬也祺吉也箋台之言

禮引之以禮翼之在前曰引在旁曰翼介助也養老人而得吉老壽也者釋詁文孔疏引舍人曰鮎背老人氣衰皮膚消瘦背若鮎魚也左傳二十二年疏引云耇觀也血氣精華觀竭言色赤黑如狗矣孫炎曰黃耇面凍槩色如浮垢老人耇後也孔疏又引釋名云九十曰鮎背皆當本三家詩訓

行葦八章章四句故言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

既醉疏毛序大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箋成王祭宗廟旅時下徧羣臣至于無筭爵故云醉焉乃見十倫

之義志意充滿是謂之飽德○三家無異義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疏傳既者盡其禮終之屬事謂惠施先後及歸俎之類君子斥成王也介助景大也成王女有萬年之壽天又助女以大福謂五福也○說苑修文

篇凡人之有患禍者生於淫泆暴慢淫泆暴慢之本生於飲酒
故古者慎重飲酒之禮使耳聽雅音目視正儀足行正容心論
正道故終日飲酒而無過失近者數口遠者數月皆又有德焉
以益善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此之謂也此魯說禮坊記詩
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鄭注言君子饗燕
非專爲酒肴亦以觀威儀講德美此齊說

既醉以酒爾穀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疏傳將行也箋爾女

王之爲羣臣俎實以尊卑差次行之昭光也○馬瑞辰云古但
云行酒不云行穀廣雅釋詁將美也將臧聲相近破斧詩亦孔
之將王引之言猶亦孔之臧是也稱謂爾穀既將將亦爲美猶
言爾穀既嘉耳黃山云楚茨爾穀既將傳亦訓將爲行馬已本
此說易之案楚茨次章或肆或將傳訓將爲齊本釋言文郭注
謂分齊也王肅云分齊其肉所當用也馬易爲劑量其水火此
非郭分齊之義當以王說爲長末章爾穀既將莫怨其慶亦卽
分齊其穀蓋俾惠徧及故具慶而無怨者傳必改訓爲行反於
具慶不應此章詩句正同楚茨箋云爲羣臣俎實
以尊卑差次行之名爲申毛實仍用分齊之義也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有俶公尸嘉告

疏傳融長朗明也始

俶始也公尸天子以卿言諸侯也箋有又令善也天既助女以
光明之道又使之長有高明之譽而以善名終是其長也俶猶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七 生民之什

厚也既始有善令終又厚之公尸以善言告之謂嘏辭也諸侯
有功德者入爲天子卿大夫故云公尸公君也○張衡東京賦
昭明有融衡治魯詩此魯文也薛綜注融長也馬瑞辰云融者
續也昭明有融與左傳明而未融語相反有當從箋訓又言既
已昭明而又融融不絕極言其明之長且盛也左昭五年傳疏
引樊光爾雅釋言注詩曰高朗令終蔡邕文烈侯揚君碑可謂
高朗令終引魯
經並與毛同

其告維何邊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疏傳恒豆之菹水草

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邊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
用常藝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者言道之徧至也攝以威
儀言相攝佐者以威儀也箋公尸所以善言告之是何故乎乃
用邊豆之物繫清而美政平氣和所致故也朋友謂羣臣同志
好者也言成王之臣皆有仁孝士君子之行其所以相攝佐威
儀之事○禮編衣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鄭注攸所也言朋
友以禮義相攝此齊說也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疏傳匱竭類善也

王之臣威儀甚得其宜皆君子之人有孝子之行永長也孝子
之行非有竭極之時長以與女之族類謂廣之以教道天下也

春秋傳曰穎考叔純孝也施及莊公○馬瑞辰云上章攝以威儀謂羣臣此章威儀孔時當謂成王臣下既佐以威儀則上之威儀得羣臣之佐亦甚善也首章及五六章君子皆指成王則此章君子有孝子亦指成王有者又也言君子又爲孝子也箋指羣臣失之禮坊記詩云孝子不匱鄭注匱乏也孝子無乏止之時此齊說楚詞九章王逸章句類法也詩曰永錫爾類陳喬縱云方言類法也訓與此同皆本魯詩愚案魯訓類爲法與毛訓善異而意同箋釋爲與女族類與左傳合義更宏大韓詩外傳八孔子燕居子貢攝齊而前曰弟子事夫子有年矣才竭而智罷振於學問不能復進請一休焉孔子曰賜也欲馬休乎曰賜欲休於事君孔子曰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爲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休也曰賜休於事父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爲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推聖人之意亦是廣及族類故云爲之不易箋蓋用韓義易毛也

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疏傳壺廣也胤嗣也

與女之族類云何乎室家先以相捆致已乃及於天下永長也成王女有萬年之壽天又長子女福祚至于子孫○馬瑞辰云肅捆以同聲爲義大射儀既拾取矢捆之鄭注捆齊等之也廣雅曰捆束也束亦所以齊之也室家之肅猶言室家之齊耳捆緻有相親之義但訓爲捆緻言其相親不若訓爲捆齊言其齊治箋說室家云云卽大學所云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治三家說其義

平也。至周語引此詩而說之曰：「齒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方言：裕，猷道也。道，民亦謂之裕。康誥乃由裕民，乃裕民曰皆道民也。廣裕，人民猶云廣道民人也。說文：齒，宮中道，从口，象宮垣道上之形。蓋言象宮中道之周而整齊也。齒為宮中道名，因借以喻道民之道。又因齒从口，有周市之象，周市則廣。」

故言廣裕，人民道與齊義相成，道治也，齊亦治也。

其庸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疏傳：福祿也。僕，附也。天子女福祿至

于子孫云：何乎天覆被女以祿位，使錄臨天下。成王女既，有萬年之壽，天之命又附著於女，謂使為政教也。○馬瑞辰云：釋木，樸，枹者，郭注：樸屬叢生者，為枹，釋文：樸又作僕，是僕，樸古通用。考工記：凡祭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鄭注：樸屬，猶附著堅固貌也。正與僕訓為附同。義下文：女士孫子皆歷敘其附著之眾，孔疏：訓僕為僕御之僕，昧古人假借之義矣。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

注魯女士作士女從以孫子疏

傳：釐，子也。箋：天之命附著於女，云：何乎子，女以女而有士行者，謂生淑媛，使為之妃，從隨也。天既于女，以女而有士行者，又使生賢知之子孫，以隨之，謂傳世也。○列女：塗山氏傳：塗山氏既生啟，獨所教訓而致其化焉，及啟長，化其德而從其訓，卒致令名。君子謂塗山盡於教誨，詩云：釐爾女士，從以孫子。此之謂也。陳喬樞云：此作士女，蓋魯文與毛異。馬瑞辰云：釐與賚雙聲。

蓋卽賁之段借故訓爲子列女傳引作士女謂女而士行猶都人士詩言彼君子女謂女而君子者也箋女而有士行者正釋經文士女今毛詩作女士者後人順箋文而誤愚案馬說是士女實字在下虛字在上故釋爲女而有士行君子女卽其明證若作女士則實字反在上古人無此屬文之法當從魯詩正作士女爲是

既醉八章章四句

鳧鷖毛序守成也大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箋君子斥成王也言君子者大平之時則皆然非

獨成王也○三家無異義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

來成疏傳鳧水鳥也鷖鳧屬太平則萬物眾多馨香之遠聞也

故以喻焉祭祀既畢明日又設禮而與尸燕成王之時尸來燕也其心安不以己實臣之故自嫌言此者美成王事尸之禮備

爾者女成王也女酒散精美以與公尸燕樂飲酒之故祖考以

福祿來成女○易林大有之離鳧鷖遊涇君子以甯復德不愆

而與尸燕是以公尸燕飲爲釋而賓尸攷爾雅釋又祭也周曰

釋商曰彤夏曰復昨此云復德卽復昨之義箋涇水名段氏玉
裁謂亦水中之誤以涇沙渚深臺一例爾雅直波爲徑釋名作
涇涇徑字同謂大水中流徑
直孤往之波故云涇水中也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飲福祿

來爲疏傳沙水旁也宜宜其事也爾酒二句言酒品齊多而殽

水旁喻祭四方百物之尸也其來燕也心自以爲宜亦不以己
實臣自嫌也爲猶助也助成王也○馬瑞辰云少儀謂之社稷
之役鄭注役爲也正義爲謂助爲也論語夫子爲衛君乎夫子
不爲也並以爲爲助陳奐云孝子對公尸之稱永錫爾類永錫
祿皆所謂
厚爲孝子也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清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

來下疏傳渚止也處止也箋水中之有渚猶平地之有丘也噍

酒之沛者也天地之尸尊事尊不以衰味沛酒脯而已○易
林噬嗑之中孚瑀英朱草仁政得道鳧鷖在渚福祿來下又同
人之剝文山紫芝雍梁朱草長生和氣王以爲寶公尸侑食福
祿來處又蠶之渙紫芝朱草生長和氣公尸侑食福祿來下使

喬樞云此詩公尸箋以首章爲祭宗廟次章祭四方萬物三章祭天地四章祭山川社稷末章祭七祀宋儒譏其臆說然據毛序以神祇與祖考並舉斷非專指宗廟而言正義申毛以五章皆屬宗廟非也鄭於詩兼通三家以五章分配宗廟天地社稷及四方羣祀必非無據馬瑞辰以爲古者祭天地社稷雖皆有尸然不聞有賓尸之禮釋而賓尸惟於宗廟見之決此詩爲宗廟釋祭余謂馬說未審周頌絲衣序云釋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正以序言賓尸不明爲何祭之尸故特著此語續漢志云祠后稷而謂之靈星者以后稷又配食星也古今注元和三年初爲郡國立稷及祠社靈星禮器是古者靈星之祀與社稷爲類祭靈星有釋賓尸之禮則祭天地社稷及方祀羣祀之皆有賓尸亦足以明矣易林有瑀英朱草仁政得道之文蓋以王者德至天地天下太平符瑞並臻則三章之爲祭天地此亦其確證也

鳧鷖在淵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

來崇疏

傳淵水會也宗尊也崇重也箋淵水外之高者也有陸

既盡也宗社宗也羣臣下及民盡有祭社之禮而燕飲焉爲福祿所下也今王祭社又以尸燕福祿之來乃重厚也天子以下其社神同故云然○馬瑞辰云說文小水入大水曰淵義與傳合廣雅淵厓也厓方也厓與涯同方與旁同以淵爲厓蓋本三

家詩箋所云水外之高者也

兜騫在壘公尸來止熏熏注魯作公尸來燕醺醺旨酒欣欣燔

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疏傳壘山絕水也熏熏和說也欣

言不敢多祈也箋禮之言門也燕七祀之尸於門戶之外故以

燔焉其來也不敢當王之燕禮故變言來止熏熏坐不安之意

艱難也小神之尸卑用美酒有燔炙可用衰味也又不能致福

祿但令王自今無有後艱而已○胡承珙云山絕水者謂山橫

踰水中水流其傍故箋云壘之言門非斷絕水勢之謂漢書地

理志金城郡浩壘顏注壘者水流夾山岸深若門也大雅曰兜

騫在壘亦其義也今案此壘字當却壘壘文王之壘亦騫之俗

字騫本有罅隙義故山絕水中水流其隙曰壘讀如門者卽讀

讀若穉之比馬瑞辰云壘之變體從巛省从酉分聲與門音

近故訓爲門凡物之有罅隙者皆得謂之壘方言器破而未離

謂之壘廣雅壘裂也壘亦壘也壘有門音門眉雙聲又轉爲眉

故古鐘鼎文眉壽多借作壘亦作壘竊疑壘卽眉之假借秦風

在河之涘傳涘水隈也廣雅隈厓也讀壘爲涘正與上章涉渚

涘同在水旁之地猶衛風淇厲其側秦風水涘水涘字異而義

同也陳壽祺云文選吳都賦清流壘壘李注引韓詩曰壘壘流

進貌說者以爲卽此詩章句但吳都賦壘壘與水韻則音不讀如

門此詩韻疊音若美則與下文薰成芬艷不協非此詩章句也
當爲疊疊文王之訓陳喬樞云活疊顏注必漢儒應服等音義
據三家詩訓爲解而顏注襲用之故引詩大雅不明其爲誰家
漢時三家並列學官學者肆業及之非有異文異義固不煩詞
費耳說文醺醉也詩曰公尸來燕醺醺段注今詩作來止薰熏
上四章皆云來燕則作燕宜也陳喬樞云許以醉釋醺則醺爲
醉意張衡東京賦具醺醺會詩意而言也愚案張學魯詩明
說文所引是魯文醺薰異字張用段借也薰薰醺三字古通說
文薰火煙上出也薰香草也然釋訓炎炎薰也釋文本或作薰
醺之爲薰卽其比也蓋亦出魯或作本趙岐孟子章句十二冊
炙者爲燔詩曰燔炙芬芬張衡
東京賦燔炙芬芬明魯毛文同

鹿鷓五章章六句

假樂疏毛序嘉成王也。論衡藝增篇詩言于孫千億美周宣
王之德能慎天地天地祚之于孫眾多至於千億是魯
詩與毛序嘉成王不同齊韓未聞假樂左傳及中庸引詩並作
嘉樂釋文正義皆以爲齊魯韓與毛不同趙岐孟子章句云大
雅嘉樂之篇正作嘉字又隸釋載毅民校尉熊君
碑亦作嘉樂然則三家今文皆作嘉正字毛借字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注齊假作嘉顯作憲宜民宜人受祿于天

保右命之注齊右作佑自天申之疏

傳假嘉也宜民宜人也申重也箋顯民宜官人皆得其宜以受福

先也天嘉樂成王有光先之善德安民官人皆得其宜以受福
祿於天成王之官人也羣臣保右而舉之乃後命用之又用天
意申敷之如舜之敷伯禹伯夷之屬○齊假作嘉顯作憲右作
佑者禮中庸詩曰嘉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
佑命之自天申之鄭注憲憲興盛之貌保安也佑助也此齊說
漢書董仲舒傳對策曰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爲政而宜于
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又刑法志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書曰
立功立事可以永年言爲政而宜于民功成事立則受天祿而
永年命所謂一人有慶萬民賴之者亦皆齊說蔡邕集上始加
元服與羣臣上壽表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九祝詞亦引受祿于
天皆用

魯經文

千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注齊皇作煌宜君王不愆不

忘注齊愆作騫率由舊章疏

傳宜君王天下也箋千求也十萬曰億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成王行

顯顯之令德求祿得百福其子孫亦勤行而求之得祿千億故
或爲諸侯或爲天子言皆相助以道愆過率循也成王之令德
不過誤不遺失循用舊典之文章謂周公之禮法○後漢郎顛
傳顛拜章曰天自降福子孫千億易林比之秦長生無極于孫

千億皆以千億屬于孫說與論衡藝增篇說同張見彼文以詩
為美宣王而自后稷始受部封訖於宣王合外族內屬血脈所
連要不能千億故儒增篇又云百與千數之大者也實欲言十
則言百百則言千也詩曰于孫千億此于孫可言千億之義也
漢書哀紀謝立為皇太子書宜蒙福祐子孫千億之報哀帝從
韋元成章賞受魯詩是齊魯說皆不與箋同齊皇作煌者班固
明堂詩穆穆煌煌是齊詩皇作煌與毛異齊德作齊者繁露郊
語篇詩云不瀉不忘率由舊章舊章者先聖人之故文章也率
由各有所從之也陳喬縱云文選劉越石扶風歌李注齊與愈
通列子黃帝篇釋文愈本又作鸞是愈鸞通用之證淮南詮言
訓新序雜事五趙岐孟子章句七風俗通義三引詩作愈說苑
建本篇引愈作愈陳喬縱云眾經音義德古文憲述二形猶文
作晉今作愈同愚案作德者魯亦
作本韓詩外傳五引詩與毛同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注齊羣作仇受福無

疆四方之綱疏傳抑抑美也秩秩有常也箋抑抑密也秩秩清

天下皆樂仰之無有怨惡循用羣臣之賢者其行能匹耦己之

心○說苑修文篇凡從外入者莫深於聲音變人最極故聖人

因而成之以德曰樂樂者德之風詩曰威儀抑抑德音秩秩謂
禮樂也故君子以禮正外以樂正內此魯說列女傳二引詩威
寺三尺寢良丸
卷二二生民之十

儀抑抑二句亦魯經文齊羣作伏者繁露楚莊王篇百物皆有合偶偶之合之仇之匹之善矣詩云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仇匹此之謂也是齊羣作仇與毛異漢書禮樂志受福無疆用齊經文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注韓說曰師臣者帝友臣者王臣臣者霸

魯臣者亡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壘注魯壘作

咽疏

傳朋友羣臣也壘息也變成王能爲天下之綱紀謂立法

度以理治之也其燕飲常與羣臣非徒樂族人而已百辟
畿內諸侯也卿士卿之有事也媚愛也成王以恩意及羣臣羣
臣故皆愛之不解於其職位民之所以休息由此也○師臣至
者亡唐會要七引韓詩內傳文陳喬樞云魯臣盧氏文昭以爲
與虜同史記伍子胥傳遂滅郢句魯之君以歸郢卽郢也下當
云魯其君之字誤也此亦魯虜通用之證友下或有受字衍文
愚案文選贈五官中郎將詩小臣信頌鹵魯作鹵張孟陽七哀
詩珍寶見剝虜李注引漢書注虜與鹵同是魯鹵虜三字互通
也魯堅作咽者孔疏釋詩咽息也某氏注詩云民之攸咽郭注
今東齊呼息爲咽堅與咽古今字段王裁云堅者咽字之段借
非古今字漢書五行志引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壘明齊毛文
同

假樂四章章六句

公劉疏

毛序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登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箋公劉者后稷之曾孫也夏之

始衰見迫逐于幽而有居民之道成王始幼少周公攝政反歸之成王將蒞政召公與周公相成王爲左右召公懼成王尚幼稚不留意於治民之事故作詩美公劉以保戒之也○史記周本紀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洳涓取材用行者有資居者有蓄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周道之興自此始故詩人歌樂思其德索隱卽詩大雅篇篤公劉是也此魯說易林家人之臨節情省欲賦斂有度家給人足公劉以富此齊說吳越春秋一公劉避夏桀於戎狄變易風俗民化其政吳越春秋五昔公劉去邠而德彰於夏此齊說據魯說詩專美公劉不關戒成王亦不言召公作齊韓

當同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餼糧于橐于囊思

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疏

傳篤厚也公劉居于邠而遺夏人亂迫逐

公劉公劉乃辟中國之難遠平西戎而遷其民邑於幽焉迺場迺疆言修其疆場也迺積迺倉言民事時和國有積倉也小曰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二 生民之什

秦大曰囊思輯用光言民相與和睦以顯於時也戚斧也揚鉞也張其弓矢秉其干戈戚揚以方開道路去之幽蓋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焉美厚乎公劉之爲君也不以所居爲居不以所安爲安邠國乃有疆場也乃有積委及倉也安妥而能悉積而能散爲夏人迫逐己之故不忍鬪其民乃裹糗食於囊囊之中棄其餘而去思在和其民人用光大其道爲今于孫之基干盾也戈弓子戟也爰曰也公劉之去邠整其師旅設其兵器告其士卒曰爲女方開道而行明己之遷非爲迫逐之故乃欲全民也○趙岐孟子章句二詩大雅公劉之篇也乃積穀於倉乃裹盛乾食之糗於囊囊也思安民故用有寵光也戚斧揚鉞也又以武備之曰方啟行道路鹽鐵論取下篇公劉好貨居者有積行者有囊愚案邠之民亦有老病而不能行者則以積倉與之故孟子云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啟行趙桓皆本孟子爲說與鄭異陳喬縱云高誘戰國策注無底曰囊有底曰囊與說文訓同史記陸賈傳索隱引埤蒼作有底曰囊無底曰囊眾經音義亦云囊囊之無底者並與此異高用魯詩埤倉及倉頡篇所據或本齊詩故說互易又索隱引詩傳曰大曰囊小曰囊義與傳相反索隱所引蓋出韓詩傳也楚詞離騷王逸章句引詩曰乃裹饌糧糧明魯毛文同

易林大壯之明夷弓矢斯張用齊經文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歎陟則在巘復

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疏

傳胥相宣徧也民無長歎猶文王之無悔

也嶽小山別於大山也舟帶也瑤言有美德也下曰鞞上曰琫言德有度數也容刀言有武事也箋于於也廣平曰原厚乎公劉之於相此原地以居民民既眾矣既多矣既順其事矣又乃使之時耕民皆安今之居而無長歎思其舊時也陟升降下也公劉之相此原地也由原而升嶽復下在原言反覆之重居民也民亦愛公劉之如是故進玉瑤容刀之佩○馬瑞辰云宣之言通也暢也言民心既順其情乃宣暢也故下即言而無永歎矣詩五章乃言授田之事不得訓宣爲時耕也又云瑤爲美石孔疏謂瑤是玉之別名失之瞻彼洛矣詩鞞琫有琕傳天子玉琫而琕琕琕之琕當作鞞琕即瑤之段借此詩維玉及瑤連下鞞琕容刀言之謂以玉飾琕以瑤飾鞞即彼傳所謂天子玉琕而琕琕也蓋公劉始以玉瑤爲鞞琕後遂尊爲天子之服猶臯門應門之制本自太王也孔疏分玉瑤與鞞琕爲二亦誤愚案舟周古通容刀身所佩喻公劉周行上下惟一身任其勞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溇原迺陟南岡乃覲于京京師之野于

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疏

傳溇大觀見也是京乃大眾所宜居之也

廬寄也直言曰言論難曰語箋逝往瞻視溇廣也山有曰岡經高爲之京厚乎公劉之相此原地也往之彼百泉之間觀其廣

言三參請書正 卷二十一
原可居之處乃升其南山之脊乃見其可居者於京謂可營立
都邑之處于於時是也京地乃眾民所宜居之野也於是處其
所當處者廬舍其賓旅言其所當言語其所當語謂安民館客
施教令也○黃山云言語以通情愫詩謂民安其所貴至如歸
歡然相親樂其情話視而無永
歎又進也箋以爲施教令殆非

篤公劉于京斯依踰踰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注

三家造作告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疏傳實

席坐矣乃依几矣曹羣也執豕于牢新國則殺禮也酌之用匏
儉且質也爲之君爲之大宗也箋踰踰濟濟士大夫之威儀也
俾使也厚乎公劉之居於此京依而築宮室其既成也與羣臣
士大夫飲酒以落之羣臣則相使爲公劉設几筵使之升坐公
劉既登堂負屨而立羣臣乃適其牧羣搏豕於牢中以爲飲酒
之醑酌酒以匏爲爵言忠敬也宗尊也公劉雖去邠國來遷羣
臣從而君之尊之猶在邠也○馬瑞辰云何楷錢澄之並以于
京斯依四句爲宗廟始成之禮是也禮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
先公劉依京築室宜莫先於宗廟大戴禮諸侯遷廟禮曰至於
新廟筵於戶牖間又曰祝奠幣於几東正與俾筵俾几合祭統
曰鋪筵設同几爲依神也與詩既登乃依合箋讀依爲屨失之
三家造作告者眾經音義九引詩乃告其曹與毛異乃三家文

馬瑞辰云大祝掌六祈二曰造杜子春謂造祭於祖也造者詰之段借說文詰告祭也蓋凡告祭通曰造也造亦通作告阮氏積古齋鐘鼎款識載有衛公孫呂之告戈告卽造也三家之告亦造之消字耳曹者禮之消借藝文類聚引說文祭豕先曰禮始於豕廣雅禮祭也玉篇禮豕祭也廣韻禮祭豕先據下云執豕于牢知詩乃造其曹謂將用豕而先告祭于豕先猶將差馬而先祭也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

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幽居允荒疏傳既景乃岡考於日景參之高岡三單相

夔也徹治也山西曰夕陽荒大也箋厚乎公劉之居幽也既廣其地之東西又長其南北既以日景定其經界於山之脊觀相

其陰陽寒煖所宜流泉浸潤所及皆爲利民富國邨后稷上公之封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爲羨今公劉遷於幽民始從之

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度其隰與原田之多少徹之使出稅以爲國用什一而稅謂之徹魯哀公曰二吾猶不足

如之何其徹也允信也夕陽者幽之所處也度其廣輪幽之所處信實大也○胡承珙云單一也獨也三單者卽周禮凡起徒

役無過家一人之謂蓋止用正卒爲軍不及其羨故曰單相夔猶言相代三單之中尙有更休疊上之法其不盡民力如此此

寺三定長長疏卷二十一 生民之什 左

公劉之所以爲厚也且此語雖爲制軍之數古者寓兵于農制軍所以爲投田故上承相陰陽觀流泉而下與度其隰原徹田爲糧相次可知非在道禦寇之謂卽箋云丁夫滿三軍之數亦謂依此數而每夫各授百畝以治田也

篤公劉于豳斯館注魯館作觀涉渭爲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

爰眾爰有夾其皇澗迺其過澗止旅乃密芮鞠之卽注魯齊韓

鞠作阮又作坳泥疏傳館舍也正絕流曰亂鍛石也皇澗名也

也箋鍛石所以爲鍛質也厚乎公劉於豳地作此宮室乃使人渡渭水爲舟絕流而南取鍛厲斧斤之石可以利器用伐取村

木給築事也爰日也止基作宮室之功止而後疆理其田野校其夫家人數日益多矣器物有足矣皆布居澗水之旁芮之言

內也水之內曰隍水之外曰鞠公劉居豳旣安軍旅之役止士卒乃安亦就澗水之內外而居修田事也○魯館作觀者白虎

通京師篇后稷始封於郃公劉去郃之邠又云卽有郃家室又曰篤公劉于邠斯觀周家五遷其意一也皆欲成其道也疏

翻觀左傳築王姬之館於外白虎通嫁娶篇引作觀漢書元后傳

春幸蘭館顏注引漢宮閣疏云上林有蘭觀班婕妤傳柘館列

女傳作柘觀是館觀古通之證陳奐云說文厲旱石鍛石厲

破者斲礮之石也古者天子廟柄必加密石焉詔侯則斲之礮
之取厲礮者爲營宗廟也郃在渭北涉渭而取厲礮則渭南亦
在郃境此公劉新遷於幽而於故都取足材用焉魯齊韓鞠作
阮又作坻泥者釋丘厓內爲隩外爲隈釋文本隈作鞠與李巡
注合釋文云鞠如字字林作坻云厓外也邢疏隈當作鞠傳寫
誤也又作坻阮嶽音義同隈一事今分爲內外故知誤
索隈从自則釋丘本文斷爲阮字之誤原不作鞠此魯作阮又
作坻之證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汧本注詩芮阮解鵲阮叔
說雍州川也此齊作阮之證顏注阮與鞠同韓詩作芮阮此
韓亦作阮之證夏官職方鄭注引詩作坻坻之卽毛本監本坻
均作泥鄭先通韓詩注禮則用齊詩此齊韓又作坻泥之證廣
雅釋丘坻隈也沿爾雅誤文立訓不關詩義玉篇水外曰坻阮
古岸也泥水紋也此以坻爲正字水外曰坻當本韓詩是知韓
阮有作坻者廣韻諸訓同玉篇玉篇阮一曰水厓外是毛監本
鄭注作泥必有所本集韻阮水厓外也或作坻又作泥詩鄭箋
水外曰鞠義亦同以阮爲正字坻泥爲或體尤與爾雅誤文漢
志本注字皆从自者合段玉裁云鞠阮坻皆爲九六反阮从自
尻聲尻从尸九聲九之入聲得九六反俗訛爲阮則不通陳奐
云傳訓鞠爲究究之爲言曲也說文沆水厓枯土也究卽沆之
段借沆卽阮坻之異文然則泥亦卽沆之或體明矣班注說芮
水引詩是以芮爲水名鄭注禮亦以爲水名足知仍用齊說字
作坻者順職方涇沆本文以通訓非異字也胡渭云涇水東南

流至邠州長武縣內水自平涼府靈臺縣界流涇縣南而東注于涇公劉所居故幽城正在二水相會內曲之處也

公劉六章章十句

河酌疏

毛序召康公戒成在也言皇天親有德嚮有道也。藝文類聚職官部二楊叔博士箴云公劉挹行潦而濁亂

斯清官操其業士執其經陳喬樞云此以河酌爲公劉之詩魯說與毛異指鹽鐵論和親篇政有不從之教而世無不可化之民詩云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故公劉處戎狄戎狄化之大王去幽國民隨之周公修德而越裳氏來陳喬樞云此與楊雄箴意合是三家說同韓詩外傳六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君子爲民父母何如曰君子者貌恭而行肆身儉而施博故不肖者不能逮也殖盡於己而區略於人故可盡身而事也篤愛而不奪厚施而不伐見人有善欣然樂之見人不善惕然掩之有其過而兼包之授衣以晷授食以多法下易由事寡易爲是以中立而爲人父母也築城而居之別田而養之立學以教之使人知親尊親尊故父服新緝三年爲君亦服新緝三年爲民父母之謂也愚案三家以詩爲公劉作蓋以戎狄濁亂之區而公劉居之譬如行潦可謂濁矣公劉挹而注之則濁者不濁清者自清由公劉居幽之後別田而養立學以教法度簡易人民相安故親之如父母及大王居幽而從如歸市亦公劉之遺澤有以致之也其詳則不可得而聞矣據楊箴官操其業士習其經之語

弟作凱弟者禮孔子問居引凱弟君子二句作凱弟鄭注凱弟樂易也表記引詩同釋文凱本又作愷弟本又作悌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引作愷悌漢書刑法志引作愷弟皆齊詩又作本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盥豈弟君子民之攸歸疏傳濯

器
器祭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盥豈弟君子民之攸堅疏傳盥

羹堅息也。陳奐云盥當依釋文作盥上言濯盥爲滌祭器此言濯挹則所包者廣據特牲少牢饋食禮器之宜挹者甚多故末章於器外廣言之愚案本詩釋文既無作挹之說匪風盥之益驚釋文盥本又作概亦毛或作本推據說文則概爲正字

泂酌三章章五句

卷阿疏毛序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箋吉猶善也

不足信黃山云毛序於公劉泂酌皆增戒成王之說此篇亦然三家固無此言也夫采詩列於大雅自足垂鑒後王不必其詩皆爲戒王而作此詩據易林齊說辭爲召公避暑曲阿鳳皇來集因而作詩蓋當時奉命巡方偶然游息推原瑞應之至歸美

於王能用賢故其詩得列於大雅耳周公垂
戒男佚成王必不般游毛說始近於誣矣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疏傳興也
卷曲也

飄風迴風也惡人被德化而消猶飄風之入曲阿也矢陳也箋
大陵曰阿有大陵卷然而曲迴風從長養之方來入之興者喻
王當屈體以待賢者賢者則猥來就之如飄風之入曲阿然其
來也爲長養民王能待賢者如是則樂易之君子來就王游而
歌以陳出其聲音言其將以樂王也感王之善心也○列女趙
津女娟傳引詩云來游來歌以矢其音明魯毛文同韓詩外傳
六載孔子和歌解圖引詩
來游來歌明韓毛文同

伴奂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適矣

注魯似作嗣適作酋公下多爾字

疏傳伴奂廣大有文章也彌
終也似嗣也適終也箋伴

奂自縱弛之意也賢者既來王以才官秩之各任其職女則得
伴奂而優游自休息也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恭已正
南面而已言任賢故逸也俾使也樂易之君子來在位乃使女
終女之性命無困病之憂嗣先君之功而終成之○魯似作嗣
道作酋公下多爾字者釋詁酋終也郭注詩曰嗣先公爾酋矣
阮校勘記云孔疏道終釋詁文彼道作酋音義同也是其本作
詩三家處其荒

道字郭注引嗣先公爾酋矣或出於三家毛鄭詩非有爾字也
陳喬樞云毛詩似先公適矣此注所引字句俱異知本舊注魯
詩之文也馬瑞辰曰彌彌之段借段玉裁曰蓋用弓部之彊而
又省玉也說文彌久長也惟久長是以能終胡承琪曰終者盡
也彌其性卽
盡其性也

爾土宇販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

疏傳販大也箋土宇謂居民以土地屋宅也孔甚也女得賢者
與之爲治使居宅民大得其法則王恩惠亦甚厚矣勸之使

然使女爲百神主謂
羣神受饗而佐之

爾受命長矣蒹葭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

疏傳蒹小也嘏大也箋蒹葭福康安也女得賢者與之承順天地
則受久長之命福祿又安女純大也千福曰嘏使女大受神

之福以爲常○釋詁蒹福也郭注詩曰蒹葭康矣陳喬樞云此
引詩蒹作蒹與毛異箋蒹福也卽用魯訓改毛方言福祿謂之

蒹葭震疏證以蒹
與蒹爲古通用字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則疏傳有馮
有翼道

可馮依以爲輔翼也引長翼敬也箋馮凡也翼助也有孝斥
成王也有德謂羣臣也王之祭祀擇賢者以爲尸尊之豫撰几
擇佐食廟中有孝子有羣臣尸之入也使視贊道之扶翼之尸
至設几佐合食助之尸者神象故事之如祖考則法也王之臣
有是樂易之君子則天下莫不效以爲法○列女齊義母傳
引詩曰愷悌君子四方爲則韓詩外傳入亦引詩曰愷悌君子
四方爲則明魯韓豈弟作愷悌餘與毛同愚案漢武帝稱三輔
曰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馮翊卽用詩有馮有翼句武帝時惟
用魯詩蓋魯詩翼作翊上豈弟君子旣皆爲斥王不應此獨指
臣下且觀下願願卽卽魯說爲指君德則此及下章豈弟君子
不與上異解

箋說盡誤

願願卽卽如珪如璋注魯說曰願願卽卽君之德也令聞令望

豈弟君子四方爲綱疏傳願願溫貌卽卽盛貌箋令善也王有

然敬順志氣則卽卽然高朗如玉之珪璋也人聞之則有善聲

譽人望之則有善威儀德行相副綱者能張眾目○願願卽卽

君之德也者釋訓文蔡邕集與羣臣上壽表引詩願願卽卽如

珪如璋二句皆屬君說益證上愷悌君子爲誤解徐幹中論修

本篇詩云願願卽卽如珪如璋令聞令望愷悌君子四方爲綱

舉珪璋以喻其德貴不變也明魯毛文同惟豈弟作愷悌荀子

正名篇引詩五句全與毛同疑誤
漢書敘傳如珪如璋明齊毛文同

鳳皇于飛翾翾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注魯說曰藹藹

止也維君子使媚于天子疏傳鳳皇靈鳥仁瑞也雄曰鳳雌曰

翾翾羽聲也亦亦眾鳥也爰于也鳳皇往飛翾翾然亦與眾鳥
集於所止眾鳥慕鳳皇而來喻賢者所在羣士皆慕而往仕也
因時鳳皇至因以喻焉媚愛也王之朝多善士藹藹然君子在
上位者率化之使之親愛天子奉職盡力○說苑奉使篇引詩
鳳皇于飛六句又引惟君子使二句維作惟翾作曠蓋段借字
餘與毛同藹藹止也者釋訓文與濟濟同訓郭注皆賢士盛多
之容止據傳文魯毛義同王逸楚詞九歎章句藹藹盛多貌也
詩曰藹藹王多吉士此亦魯說韓詩外傳八引鳳皇于飛二句
一引六句明

韓毛文同

鳳皇于飛翾翾其羽亦傅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

庶人疏箋傳猶辰也命猶使也善士親
愛庶人謂撫擾之令不失職

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萃萃萋萋離離喈喈

注魯齊雖作噍魯說曰藹藹萋萋臣盡力也噍噍啗啗民協服

也疏傳梧桐柔木也山東曰朝陽梧桐不生山岡太平而後生

治則鳳皇樂德箋鳳皇鳴于山脊之上者居高視下觀可集止

喻賢者待禮乃行翔而後集梧桐生者猶明君出也生於朝陽

者被溫仁之氣亦君德也鳳皇之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

華萋萋喻君德盛也雖雖啗啗喻民臣和協○藹藹至服也

釋訓文上已釋藹藹此又併萋萋釋之言華萋萋與藹藹意

同也不言華萋者消文雖作噍魯異文箋云梧桐生猶明君出

以生於朝陽爲喻君德與魯義異孔疏引舍人曰藹藹賢士之

貌萋萋梧桐之貌孫炎曰言眾臣竭力則地極其化梧桐盛也

郭注亦云梧桐茂賢士眾地極化臣竭忠鳳皇應德鳴相和百

姓懷附興頌歌皆以爲譬況臣民之詞論衡講瑞篇案禮記瑞

命篇雄曰鳳雌曰皇雄鳴曰即即雌鳴曰足足詩云梧桐生矣

於彼高岡鳳皇鳴矣於彼朝陽華萋萋噍噍啗啗命與詩

俱言鳳皇之鳴瑞命言即即足足詩云噍噍啗啗此聲異也案

說苑辨物篇引詩與毛同論衡所引或記憶之誤偶倒其文易

林觀之謙高岡鳳皇朝陽梧桐噍噍啗啗華萋萋陳辭不多

以告孔嘉又大過之需大樹之子百條共母當夏六月枝葉盛

茂鸞皇以庇召伯避暑翩翩偃仰甚得其所揆之困同此齊說

明齊毛文同雖亦引作噍文選七命李注引韓詩外傳曰鳳舉

寺三定龜集疏卷二十二生民之什

三

日上翔集鳴曰歸昌是鳳鳴之聲
不特卽卽足足與囉囉啞啞異也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疏

傳上能錫以車馬行中節馳中法也不多多也明王使公卿

獻詩以陳其志遂爲工師之歌焉箋庶衆閑習也今賢者在
位王錫其車衆多矣其馬又習於威儀能馳矣大夫有乘馬有
貳車矢陳也我陳作此詩不復多也欲今遂爲樂歌王日聽之
則不損今之成功也。尙書序皋陶矢厥謨與此陳詩以告上
意同此魯義也據齊說陳辭不多以告孔嘉意重遂歌言陳辭
不欲煩多惟王使工師歌之永
爲告戒則孔嘉也魯韓蓋同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民勞疏

毛序召穆公刺厲王也箋厲王成王七世孫也時賦斂

寇害故穆公以刺之。釋文從此至柔
柔五篇是厲王變大雅三家無異義

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注魯汙作迄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

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憚不畏明注魯憚亦作慘齊韓作替柔

遠能遠以定我王疏

傳汜危也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詭隨

憊大也憎會也柔安也箋汜幾也康綏皆安也惠愛也今周民
罷勞矣王幾可以小安之乎愛京師之人以安天下京師者諸
夏之根本謹猶慎也良善式用遏止也王爲政無聽於詭人之
善不肯行而隨人之惡者以此救慎無善之人又用此止爲寇
虐曾不畏敬明白之刑罪者疾時有之能猶伽也邇近也安遠
方之國順仰其近者當以此定我周家爲王之功言我者同姓
親也○說文汜水澗也或曰泣下从水乞聲詩曰汜可小康涸
不得水泣不得志則猶幸少有所得毛訓危鄭訓幾皆險殆意
亦卽冀近意也魯汜作迄者漢書元帝紀永光四年詔詩不云
乎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元帝學魯詩此魯
文魏志辛毗傳同說文無迄字新附有之云至也至可小康於
文不順此以汜迄聲同段借也荀子致仕篇川淵深而魚鱉歸
之山林茂而禽獸歸之刑政平而百姓歸之禮義備而君子歸
之禮及身而行修義及國而政明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詩
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此之謂也淮南秦族訓聖主在上位廓
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人無軼朝民
無勞役無冤刑四海之內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指夷狄之國
重譯而至非戶辯而家說之也惟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矣詩
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內順而外寧矣此皆魯說鹽鐵論論勇
篇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故義之服無義疾於原馬良弓德

無明本若枉善人以惠奸惡此謂敏怨以爲德蔡邕司空文烈
侯揚公碑式過寇虐用魯經文說苑君道篇牧者所以辟四門
明四目達四聰也是以近者親之遠者安之詩曰柔遠能邇以
定我王此之謂矣新序雜事四呂覽音律篇高注並引此詩二
句明魯毛文同魯亦作慘者釋言慘曾也釋文本或作懣齊韓
懣作替者說文替曾也从曰替聲詩曰替不畏明與毛作懣異
節南山十月之交雲漢毛皆作懣明作替者齊韓詩陳奐云明
猶法也不畏明法卽是寇虐言爲政者用以遏止之左傳釋詩
云糾之以猛也

民亦勞止汙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逖無縱詭隨以謹懣懣

注三家懣懣作謹曉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爲王休

疏傳休定也逖合也懣懣大亂也休美也箋休止息也合聚也
懣懣猶謹謹也謂好爭訟者也俾使也勞猶功也無廢女始
時勤政事之功以爲女王之美述其始時者誘掖之也○三家
懣懣作謹曉者大司馬卒長執鏡鄭注鏡讀如謹曉之曉賈疏
從毛詩云以謹謹曉案毛作懣懣釋文無異作本鄭注禮時未
見毛詩讀如謹曉自據三家文賈知鄭讀出詩特誤記爲毛耳
箋懣懣猶謹謹也據釋文本詳作謹曉與曉同蓋仍本三家
爲說說文毛下引詩以謹懣懣馬瑞辰云毛懣卽愷之訛

民亦勞止汙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

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敬有德

疏傳息止也慝惡也

也箋罔無極中也無中所行不得中正○胡承珙云左昭二年

傳叔弓聘于晉晉侯使郊勞辭致館又辭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己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敬有德夫子近德矣近德者即進於德之謂傳本左氏說有爲語助之詞

民亦勞止汙可小惕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謹醜厲

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

疏傳惕息泄去也醜厲屬危也戎大也

箋泄猶出也發也厲惡也春秋傳曰其父爲厲敗壞也無使先王之正道壞戎猶女也式用也弘猶廣也今王女雖小子自遇而女用事於天下甚廣大也易曰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是以此戒之○馬瑞辰云醜厲二字同義醜亦惡也古美醜好醜多對言傳訓醜爲眾失之

民亦勞止汙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繇繇

板疏

毛序凡伯刺厲王也箋凡伯周同姓周公之胤也入爲王卿士○後漢李固傳傳對策云竊聞長水司馬武宣開陽

城門侯羊迪等無他功德初拜便眞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李注詩大雅凡伯刺周厲王反先王之道下人盡病也華陽國志固父師事魯恭王魯詩固當傳其家學所引卽魯詩序說不言凡伯作或略厲王作周王猶蕩篇傷周室大壞之義毛序首句多本舊說李注言凡伯刺厲王亦有反先王之道下人盡病與魯說合皆與毛序泛言凡伯刺厲王者異蓋本韓詩序說齊說當同

上帝板板注魯板亦作版**下民卒瘁**注齊瘁作瘡卒作瘁**出語**

不然爲猶不遠**靡聖管管**注三家說曰管管欲也不實于直猶

之未遠是用大諫疏

傳板板反也上帝以稱王者也瘁病也話善言也猶道也管管無所依繫實誠也猶

圖也箋猶謀也王爲政反先王與天之道天下之民盡病其出善言而不行之也此爲謀不能遠圖不知禍之將至王無聖人之法度管管然以心自恣不能用實於誠信之言言行相違也王之謀不能圖遠用是故我大諫王也○魯板亦作版者釋訓版版僻也不作板此魯文郭注邪僻邪疏引李巡云失道之僻也說文僻从旁牽也从旁牽引所以偏衰經典僻與辟通賈子

道術編纂常緣道謂之道反道爲辟後漢董卓傳李注文選辨
命論李注皆作版版是知古多作版不獨魯文亦作版者李周
傳引詩作板板揚賜傳不念板蕩之作馳揚之誠賜亦學魯
詩知魯亦作板也齊揮作癩韓卒作瘁者禮縮衣詩云上帝板
板下民卒癩鄭注上帝喻君也板板辟也卒盡也癩病也此君
使民惑之詩此齊亦作板瘁作癩者段借字韓詩外傳五登高
而臨深遠見之樂臺榭不若邱山所見高也平原廣望博觀之
樂沼池不如川澤所見博也勞心苦思從欲極好靡財傷情毀
名損壽悲夫傷哉窮君之反於是道而愁百姓詩曰上帝板板
下民瘁瘁此韓亦作板卒作瘁者瘁瘁皆病也卒是瘁之借
說文瘁瘁也讀與瘁同管管欲也者廣雅釋訓管管裕也裕於
義不可通據下文眊眊思也乃欲之段借卽箋以心自恣意也
說與毛異當出三家箋蓋卽本三家義以易傳黃山云靡聖謂
心無忌憚不信有聖人非無聖人也故箋訓管管爲以心自恣
廣雅管管欲也者如漢書汲黯傳吾欲云云之欲是亦爲自恣
之意矣傳謂無所依繫則爲無聖人可依據非詩借箋本易傳
孔疏撮而一之誤也列女楚江乙母傳引詩猶之未遠是用大
諫明魯毛文同左成八年傳引詩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諫作簡
段借

字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注魯泄亦作洩齊韓

寺三定義集龍卷二十一 生民之什

三

作咈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疏

傳意懌猶欣也取動也

澗泄猶沓沓也輯和洽合懌悅莫定也箋天斥王也王方欲艱難天下之民又方變更先王之道臣乎女無憲憲然無沓沓然爲之制法度達其意以成其惡辭辭氣謂政教也王者政教和說順於民則民心合定此戒語時之大臣○魯泄亦作咈齊韓作誰者孟子引詩作泄泄釋訓憲憲泄泄制法則也說文泄泄字本舊本云泄泄均魯文與毛同玉篇引孟子作咈也猶沓沓也爾雅釋文亦云泄泄或作咈是魯亦作咈說文泄多言也譔多言也並引此詩咈爲魯文則譔爲齊韓文矣說文泄水名咈譔正字泄借字孟子泄泄猶沓沓也又申之曰言則非先王之道釋訓制法則也郭注佐典虐政設教令也那疏引孫奕說同荀子解蔽篇辨利非以言是則謂之譔均與多言合新序雜事三引詩曰辭之集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蔡邕誓對元式引詩誓亦作集列女齊女傳下二句引詩與今本同皆魯說篇傳作釋惟列女齊太倉女傳下二句引詩與今本同皆魯文異字朱彬云釋讀爲釋說文釋敗也釋借作釋猶釋借作數與釋也莫讀爲瘼訓病四語兼善惡言詞和則民合詞病則民病義取傳箋爲允說苑善說篇子貢曰出言陳辭身之得失國之安危也引詩懌作釋矣民之莫矣正兼詞之美惡言之

我雖異事及爾同寮我卽爾謀聽我詔注魯詔作敖我言維

服勿以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疏

芻蕘薪采也詔聽猶言也

也我雖與爾職事異者乃與女同官俱爲卿士我就女而謀欲忠告以善道女反聽我言警然不肯受服事也我所言乃今之急事女無笑之古之賢者有言有疑事當與薪采者謀之匹夫匹婦或知及之況於我乎。魯端作教者釋訓教傲也釋文放本又作齊又作臨同郭注傲慢賢者正釋此詩之訓是魯文如此替夫論明忠篇引詩云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卽爾謀聽我教敖此魯作敖敖之證馬瑞辰云服者段之段借說文段治也我言推服猶云我言維治治對亂言猶左傳以治命對亂命言也箋訓服爲事云我言維事則不解故以乃今之急事增成其義非詩意也列女衛姑定姜傳引詩云我言維服荀子大略篇天下國有賢人世有俊士迷者不問路溺者不問遂亡人好獨詩曰我言維服勿用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博問也說苑尊賢篇泰山不讓壤石汪海不逆小流所以成大也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博謀也潛夫論明問篇國之所以治者君明也其所以亂者君闇也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所以闇者偏信也是故人君通心兼聽則聖日廣矣庸說偏信則過日甚矣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列女齊管姜倚傳引詩同皆魯說禮坊記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鄭注先民謂上古之君也詢謀也芻蕘謂下民之事也言古之人君將有政教必謀及之於庶民乃施之鹽鐵論刺議篇多見者博多聞者知距諫者塞專

詩三民寔良流

卷二十二

生民之什

表

己者孤故謀及天下者無失策舉及下者無頹功詩云詢于芻蕘皆齊說韓詩外傳五兩引詩先民有言詢于芻蕘以上三家說詩明與毛

文義並同

天之方虐無然詭諸老夫灌灌小子躑躑注魯灌亦作權躑作

媯匪我言耄爾用憂詭多將媯媯注魯媯作媯不可救藥疏

傳

詭然喜樂灌灌猶款款也躑躑驕貌八十曰耄媯媯然熾盛也
箋今王方爲酷虐之政女無諸詭然以譏慝助之老夫諫女款
款然自謂也女反躑躑然如小子不聽我言將行也今我言非
老耄有失誤乃齒女用可憂之事而女反如戲謔多行媯媯慘
毒之惡誰能止其禍○釋訓詭詭謫詭崇譏慝也孔疏引舍人
曰皆盛烈貌孫炎曰厲王暴虐大臣譏詭然喜謫詭然盛以興
譏慝也詭詭非喜而云喜樂者王方暴虐甚可憂懼而以戲謔
出之故曰詭詭然喜直以爲用憂詭也非我言耄多失誤也魯
灌或作權躑作媯者釋訓又云權權憂無告也郭注賢者憂懼
無所訴也說文權下引爾雅與今文合爾雅釋文出灌字云本
或作權孔疏引爾雅作灌又與釋文本合孔疏訓解其言灌
說義訓不稱灌列女趙將括母傳引詩老夫灌灌小子媯媯
匪我言耄爾用憂詭亦本魯詩爲說仍作灌灌而躑躑則作媯
媯是魯灌灌權通作媯作媯也尚書五行傳鄭注忱攸謂若老夫

唯唯小子螭螭灌作唯躡作螭說五行義當本齊詩唯卽權之
通段魯頌螭螭虎臣釋文本作螭云又作螭亦作躡是三字古
皆通作韓詩外傳十楚邱先生章引詩老夫灌灌此韓毛同文
玉篇寤意憂無告也館同上說卽本之釋訓文阮元據說文意
憂也與玉篇訓合謂釋訓之權本作意又廣韻寤下引詩傳意
意無所依李富孫亦定爲此章灌灌之異文陳喬祚以音列廣
韻二十四緩引詩傳又與本篇首章毛傳同定爲管管之異文
愚案無所依本卽憂無告之義說文訓意爲憂廣韻所引詩傳
必同此借毛以無依繫說靡聖管管本非墳詁廣韻乃孫愜等
所采輯或因詩傳此訓適與毛說管管合誤入緩韻實則意爲
古玩切愜所作唐韻亦然不當列上聲也玉篇在廣韻之前說
與爾雅說文並符知意卽權之異文李說爲長釋訓之權說文
既明定爲爾雅之字則玉篇廣韻所列皆卽韓詩灌之或作字
蓋孫據韓傳而李以魯訓通讀也釋訓螭螭作諄諄明魯文如
此釋文諄本亦作螭說文螭火熱也詩云多將螭螭螭正字諄
借字也說苑辨物篇亂君之治不可藥而息也詩曰多將螭螭
不可救藥甚之之辭也列女晉伯宗妻傳引詩文同皆用亦
作本韓詩外傳三兩引多將螭螭不可救藥明韓毛文同

天之方憊無爲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屎注魯屎

亦作吶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疏

傳憊怒也夸毗體柔人也殿屎

也。夔王之道，民以禮義則民和合而從之。如此易也。女構擊
民東與西，與民皆從。女所爲無日，是何益爲？道民在己，甚易也。
民之行多爲邪辟者，乃女君臣之過，無自謂所建爲法也。○胡
承琪云：孔疏半主爲璋，合二璋則成圭，故云相合而於上。璽
不詳，何以相和樂器相和者多，何以獨言璽？張萱疑璽云：閔
古今樂律諸書，知七音各自爲五聲，如宮、商、角、徵、羽，而璽
則二器共爲一音，璽爲宮而璽之徵和璽爲角而璽之羽和
此所以言相和也。馬瑞辰云：璽無日，益猶猶取也。取民之道以
治民，非於民有所增益，卽中庸以人治人也。故下卽云：厲民孔
易，箋以益爲何益，失之。史記樂書爲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
矣。君好之則臣爲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曰：誘民孔易。此之謂
也。風俗通義六亦引詩云：天之誘民，禮樂記詩云：誘民孔易。鄭
注：誘，進也。孔甚也。韓詩外傳五故聖王之教其民也，必因其情
而節之以禮，必從其欲而制之，以義義簡而備禮，易而法去情
不遠，故民之從命也速。孔子知道之易，行曰詩云：誘民孔易。非
虛辭也。○詩林講疏史遷應劭學魯詩，齊學詩禮同源，與
韓詩皆作誘民，是則誘正字，屬借字。後漢張衡傳：東京賦：姬周
之末，政由多僻，又思元賦：覽蒸民之多僻兮，畏立辟以危身。玉
篇：人部：僻，下引詩曰：民之多僻，僻邪也。魯韓詩如此。齊文當同
段玉裁云：傳辟法也。之上不言僻，僻也。蓋漢時毛詩本上作僻，
下作辟，故箋云：多爲邪僻，各書徵引皆上僻，下辟，釋文亦然。自
唐石經二字皆作辟，而朱子并下辟字，釋爲邪矣。愚案：陸孔均

不言毛有異字是本自作多辟與左宣九年傳昭二
十八年傳引詩文同僻辟兩作惟三家今文然也

价人維藩注魯价作介維作惟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

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疏傳价善也藩屏也

之大宗翰幹也懷和也箋价甲也被甲之人謂卿士掌軍事者

大師三公也大邦成國諸侯也大宗王之同姓世適子也王當

用公卿諸侯及宗室之貴者為藩屏垣幹為輔弼無疏遠之斯

難也和女德無行酷虐之政以安女國以是為宗子之城使免

於難遂行酷虐則禍及宗子是謂城壞城壞則乖離而女獨居

而畏矣宗子謂王之適子○魯价作介維作惟者釋詁介善也

郭注詩曰介人惟藩荀子君道篇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

兩者無一焉而亡詩曰介人惟藩大師惟垣此之謂也馬瑞辰

云爾雅介大也又介善也方言說文並曰奔大也介人為善人
即為大人與下文大師大眾大師惟垣猶云眾志成城也箋讀大
則不類矣大師宜謂大眾大師惟垣猶云眾志成城也箋讀大
如泰以大師為三公誤矣愚案荀子引詩以證好士愛民之說
是魯家最初瑞詁彊國篇引詩說同與爾雅引詩作介文合惟
舊作維或鏞室云案當作惟愚案魯皆作惟間有傳寫誤維者
今正漢書諸侯王表昔周豎二代三聖制法立爵五等封國入
百同姓五十有餘周公康叔建於魯衛各數百里太公於齊亦

五侯九伯之地詩載其志曰介人惟藩大師惟垣大邦惟屏大宗惟翰懷德惟宣宗子惟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關諸盛衰深根固本爲不可拔者也易林頤之漸姬輿姜望爲武守邦藩屏燕齊周室以彊子孫億昌班焦皆學齊詩价作介與毛異易林爲武守邦子孫億昌卽詩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意與箋說同也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

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疏傳戲豫逸豫也馳驅自恣也王往旦明游衍溢也箋渝變也及與也昊天在

上人仰之皆謂之明常與女出入往來游溢相從視女所行善惡可不慎乎。後漢蔡邕傳答詔問災異曰畏天之怒不敢戲豫天戒誠不可戲也是魯詩敬作畏無作不郎顛傳條對亦曰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丁鴻傳上封事引詩同類學齊詩鴻不知何詩無皆作不揚秉傳引詩敬天之威不敢驅馳渝作威馳驅作驅馳皆三家異文

板八章章八句

生民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三十三句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一終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三

長沙王先謙益吾著

蕩之什弟二十三

詩大雅

蕩疏

毛序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三家無異義

蕩蕩上帝注魯蕩作盪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

民其命匪謫注韓謫作訖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疏

傳上帝以訖君王也辟君

也疾病人矣威罪人矣謫誠也箋蕩蕩法度廢壞之貌厲王乃以此居人上爲天下之君言其無可則象之甚疾病人者重賦斂也威罪人者峻刑法也其政教又多邪辟不由舊章烝眾辟寡克能也天之生此眾民其教道之非當以誠信使之忠厚乎今則不然民始皆庶幾於善道後更化於惡俗○魯蕩作盪者釋訓盪盪僻也是魯作盪盪邢疏引李巡云盪盪者弗思之僻也本魯訓與箋異說苑至公篇公生明偏生暗端慝生達詐譎生塞神聖生誠夸誕生惑此六者君子之所慎而禹桀所以分也詩曰疾威上帝其命多僻言不公也此亦魯說惟其不公是以命多邪僻而疾與威因之俱至韓謫作訖者外傳五云爾之

性爲絲弗得女工燔以沸湯抽其統理不成爲絲亦之性爲纏
不得良雞覆伏字育積日累久不成爲雛夫人性善非得明王
聖主扶攜內之以道則不成君子詩曰天生烝民賦其命匪
訖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言惟明主聖主然後使之然也今本作
謹此據王氏詩攷引馬瑞辰云命當讀如天命之謂性之命謂
天命之初本善而其後鮮終以本善者歸之天以終善者責之
君正合詩義朱子集傳云降命之初無有不善而人少能以善
道自終義本韓詩箋以命爲人君之教命失之說苑敬慎篇曾
子曰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解惰孝衰於妻子察此
四者慎終如始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白虎通諡篇詩云靡
不有初鮮克有終言人行終始不能若一故據其終始從可知
也新序善謀篇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言始之易終之難也
漢書賈山傳引詩同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又韓詩外傳
八外傳十俱引詩下二句與外傳五引同是三家文義同

文王曰咨咨汝殷商曾是彊禦注魯齊禦作圉曾是拑克曾是

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滔德女興是力疏傳咨嗟也彊禦彊梁禦

人也服服政事也天君惰慢也箋厲王弭謗穆公朝廷之臣不
敢斥言王之惡故上陳文王咨嗟殷紂以切刺之女曾任用是
惡人使之處位執職事也厲王施倨慢之化女羣臣又相與而
力爲之言鼓於惡○馬瑞辰云孔疏咨是歎辭故言嗟以類之

非訓咨爲嗟也案說文咨下云謀事曰咨又嗞嗞也嗞者蓄之
或體言部蓄下云咨也段本改作嗞也與嗞爲互訓是訓嗞之
字當作嗞釋詁嗞咨嗞也釋文疑本或作嗞引字林曰皆古嗞
字案爾雅嗞咨同訓者亦以咨爲嗞之借字嗞借作咨猶爾雅
訓咨爲此卽以咨爲茲之借字也秦策曰嗞嗞乎詩綢繆毛傳
曰子兮者嗞茲也古人每以嗞嗞連言爾雅嗞咨卽嗞嗞也作
茲者亦省借耳孔疏不知咨爲嗞之借遂謂傳非訓嗞爲咨
矣魯齊禦作圉者楚詞離騷虺身被服強圉兮王逸章句云強
圉多力也漢書敘傳曾是強圉拈克爲雄王學魯詩班學齊詩
禦皆作圉韓詩當同王念孫云禦亦強也字或作圉逸周書益
法篇威德剛武曰圉繫露必仁且智篇其強足以覆過其禦足
以犯詐是禦與強同義左昭元年傳彊禦已甚十二年傳吾軍
帥彊禦非彊梁禦善之謂也楊雄司空箴班祿遺賢拈
克充朝潛夫論敘錄曾拈拈克何官能治用魯經文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愆流言以對寇攘式內

侯作侯祝靡屈靡究疏傳對遂也作祝詛也屈極究窮也箋義

用善人反任彊禦眾愆爲惡者皆流言謗毀賢者王若問之則
又以對寇盜攘竊爲姦究者而王信之使用事於內侯維也王
與羣臣乖爭而相疑曰祝詛求其凶咎無極已○寇攘式內與
召旻彊賊內訂義同列女趙靈吳女傳引詩曰流言以對寇攘

式內言不善之從內出也明魯毛文同詁二句義與箋合釋文
作本或作詛孔疏作即古詛字詛與祝別故各言侯案詛祝本
無別作之即詛於古無徵焦循馬瑞辰雖引釋名助訓作呂覽
高注音同醉說文姐之古文即从步从疑音訓可通而義
不相類故李黼平減琳段玉裁李富孫胡承珙陳奐諸家皆斥
陸孔爲誤謂毛傳作祝詛也本四字爲句即訓作爲作祝詛而
侯作侯祝例如是割是菹爰始爰謀乃宣乃獻克禋克祀初不
分作祝爲兩事是則釋文或作原屬俗本孔疏亦沿之爲說也
黃山云毛傳例不改字箋凡改字必詳其說此皆不言自無以
作爲詛之事然諸家謂毛傳四字爲句亦向未塙蓋詛必作祝
春官詛祝作盟詛之載辭是其證而大祝掌六祝之辭作六辭
以通上下觀疏遠近則作祝固非僅用於詛小祝甸祝亦皆掌
祝禮禮運作其祝號元酒以祭明作祝爲祭也毛
以詩言侯作侯祝尙係統辭故以詛也釋作祝耳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無怙于中國敝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
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注齊德側二韻倒在下側作

仄韓時作以背作倍疏

傳無怙猶彭亨也背無臣側無人也無

氣健之貌敝聚羣不逞作怨之人謂之有德而任用之無臣無
人謂賢者不用○說文無怙字胡承珙云文選魏都賦吞滅寇

休劉潤林注咆然猶咆也自矜健之貌詩曰咆然于中國據此知詩烈然爲咆哮之借說文咆嗥也哮豕驚聲也咆哮者噪鳴作健之意劉注卽用鄭箋愚案釋文不言毛魚然有或作本魏都賦魚作咆與毛異字當本韓詩說文繫傳咆下引詩咆哮于中國上無文字與劉注引同文與毛異亦必韓詩劉云魚然猶咆哮明韓本然哮通作箋卽據韓改毛非劉用鄭說也漢書五行志引傳云詩云爾德不明曰亡陪亡卿不明爾德曰亡背亡仄言上不明暗昧蔽惑則不能知善惡親近習長同類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廢亂也陳喬樞云夏侯始昌善推五行傳志所載傳皆本始昌始昌傳齊詩則此齊說顏注言不別善惡有逆背傾仄者有堪爲卿大夫者皆不知之也以無背無仄爲不知惡人以無陪無卿爲不知善人與經言不明義相貫較毛鄭說爲善晉書五行志引詩與漢志同韓時作以背作倍者韓詩外傳五外傳八外傳十三引不明爾德四句仍與毛同詩攷引時作以背作倍今本妄改同毛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涵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

靡晦式號式呼注齊呼作諱俾晝作夜疏傳義宜也俾晝作夜

也天不同女顏色以酒有沈而於酒者是乃過也不宜從而法行之愆過也女既過湛而矣又不爲明晦無有止息也醉則號

呼相飲用晝日作夜不視政事。初學記二十六引韓詩曰齊顏色均眾寡謂之沈閉門不出者謂之涵文。選魏都賦李注引薛君曰均眾謂之流閉門不出者謂之涵本詩釋文亦引韓詩曰飲酒不出客曰涵馬瑞辰云天不涵爾以酒猶云天不淫爾以酒淮南要略謝高注沈涵淫酒也是也。箋訓涵爲同色未免迂曲。愚案初學記引韓說沈涵之文薛君說獨遺齊顏色箋乃單取顏色爲說蓋以涵从面於顏色爲合而韓之本說則屬沈遂兼兩字說之其源亦出於韓高注則本魯訓耳齊呼作詳者漢書敘傳班伯曰式號式講大雅所以流連也伯受齊詩於師丹知此爲齊文。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向乎由

行內吳于中國覃及鬼方

疏傳蜩蟬也螗蟬也人向乎由行言居人上欲用行是道也吳怒也不

醉而怒曰吳鬼方遠方也箋飲酒號呼之聲如蜩蟬之鳴其笑語杳杳又如湯之沸羹之方熱殷紂之時君臣失道如此且喪亡矣時人化之甚尙欲從而行之不知其非此言時人仗於惡雖有不醉猶好怒也。漢書五行志詩云如蜩如螗如沸如羹言上號令不順民心虛譁憤亂則不能治海內顏注謂政無文理虛言噂杳如蜩蟬之鳴湯之沸滔羹之將熟也案漢志所言齊詩義也釋蟲蜩螗螗蟬以蜩爲諸蟬之總名分別五方之語蜩螗郭注夏小正傳曰蜩螗者五彩具方言蟬楚謂之蜩陳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尙有

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疏乃不用先王之故法之所致老成人

人請若伊尹伊陟臣扈之屬雖無此臣猶有常事故法可案用

也莫無也朝廷君臣皆任喜怒曾無用典刑治事者以至誅滅

○馬瑞辰云廣雅時善也匪上帝不時猶云非上帝不善耳箋

云非其生不得其時失之荀子非十二子篇引詩雖無老成人

四句明魯毛文同風俗通義五詩云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國

之大綱也可不申敷小懲而大戒哉說苑臣術篇諫諍補弼之

人社稷之臣也明君之所尊禮而闇君以爲己賊故明君之所

賞闇君之所殺也明君好問闇君好獨明君尙賢使能而享其

功闇君畏賢妬能而滅其業謂其忠而賞其賊夫是謂至闇桀

紂之所以亡也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新序善謀篇列女楚

武鄧曼傳引同漢書外戚傳成帝報許后曰詩云雖無老成人

尙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成帝從伏理受齊詩明齊毛文

同鹽鐵論道道篇引詩雖無

老成人二句亦據齊詩爲說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

撥注魯撥作敗殷鑒不遠魯鑒作監在夏后之世疏傳顛仆也

枝也揚見

根貌筭揭黷貌撥猶絕也言大木揭然將斲枝葉未有折傷其
根本實先絕乃相隨俱顛拔喻紂之官職雖俱存紂亦皆死
此言殷之明鏡不遠也近在夏后之世謂湯誅桀也後武王誅
紂今之王者何以不用爲戒○魯撥作敗者列女齊東郭姜傳
引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敗是魯作敗韓詩外傳五引詩枝
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明韓毛文同魯鑿作監者借夫論思賢篇
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夫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
行者不可存也豈虛言哉趙岐孟子章句七言殷之所監視在
夏后之世耳以前代善惡爲明鏡也欲使周亦鑿於殷之所以
亡也是魯作監鹽鐵論結和篇語曰前車覆後車戒殷鑒不遠
在夏后之世矣漢書傳贊梅福之辭合於大雅雖無老成尙有
典刑殷鑒不遠夏后所聞此齊說韓詩外傳五夫明鏡者所以
照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往古之所以爲亡而不襲
蹈其所以安存者則無以異乎卻行而求遠於前人也鄙語曰
不知爲吏視已成事或曰前車覆而後車不誠是以後車覆也
故夏之所以亡者而殷爲之殷之所以亡者而周爲之故殷可
以鑿於夏而周可以鑿於殷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齊韓仍作鑿與毛同筭以明鏡不遠申毛卽本魯韓說

蕩八章章八句

抑注韓說曰衛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計年九十有五猶使人

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

疏毛序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

○衛武至其側孔疏引韓詩異要文本楚語爲說而小異陳氏與據史記年表武公以宣王十六年爲衛侯至平王十三年卒則厲王乃追刺也申論虛道篇昔衛武公年過九十猶夙夜不怠思聞誦道命其羣臣曰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朝夕交戒又作抑詩以自儆也衛人思其德爲賦淇奧且曰魯聖淮南穆稱訓衛武侯謂其臣曰小子無謂我老而羸我有過必謁之高注武侯蓋年九十五矣此皆魯說愚案楚語衛武公作懿以自儆韋昭云昭謂懿詩大雅抑之篇也抑讀曰懿抑與懿不相通借蓋取聲近

字爲訓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注魯靡作無庶人之

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疏傳抑抑密也隅廉也靡哲

則愚職主戾罪也箋人密審於威儀抑抑然是其德必嚴正也古之賢者道行心平可外占而知內如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今王政暴虐賢者皆佯愚不爲容貌如不肖然庶眾也眾人性無知以愚爲主言是其常也賢者而爲愚畏懼於罪也○漢書馮奉世傳贊詩稱抑抑威儀惟德之隅陳喬樞云抑抑威儀句又見班固辟雍詩惟德之隅句又見漢書敘傳皆齊

文是齊與毛同魯靡作無者淮南人聞訓人能由昭昭於冥冥則幾於道矣詩曰人亦有言無哲不愚此之謂也是魯作無韓詩外傳大比干諫而死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殺身以彰君之惡不忠也二者不可然且爲之不祥莫大焉遂被髮佯狂而去君子聞之曰勞矣箕子盡其精神竭其忠愛見比干之事免其身仁知之至詩曰人亦有言靡哲不愚明韓毛文同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注魯維作惟亦作伊有覺德行注齊覺作桔四國訓之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注三

家維作惟疏

傳無競競也訓教覺直也訏大謨謀猶道辰時也

下教化於其俗有大德行則天下順從其政言在上所以倡道猶圖也大謀定命謂正月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也爲天下遠圖庶事而以歲時告施之則法也○魯維作惟亦作伊者呂覽求人篇高注詩大雅抑之二章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無競競也國之強惟在得人此維作惟蔡邕集陳留太守胡公碑可謂無競伊人溫恭淑慎者也司空臨晉侯揚公碑祖德頌引詩並同釋詁伊維也此魯亦作本楚詞九歎王逸章句覺較也詩曰有覺德行新序雜事五桓公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週士如是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桓公其以之矣列女魯公姑姊傳亦引詩二句明魯毛文同韓詩外傳五引詩有覺德行四

國順之外傳六載齊桓公事亦引詩二句明韓毛文同齊覺亦
作枯者春秋繁露郊祭篇詩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覺者著也王
者有明著之德行於世則四方莫不響應風行善於彼矣此齊
作覺與毛同禮縑衣詩云有枯德行四國順之鄭注枯大也直
也是齊亦作枯馬瑞辰云爾雅枯直也廣雅覺大也覺與枯雙
聲爾雅釋文枯郭音角卽讀同覺釋名上敕下曰告告覺也使
覺悟知己意以覺告同音爲義故通用枯卽覺之段借也黃山
云釋詁枯較直也王逸章句覺較也亦以直爲義爾雅不爲覺
作訓經典枯之有直義者亦惟有枯德行是釋詁卽爲此詩出
訓知魯齊本皆以枯爲正字覺爲借字告之義爲牛觸人以木
較牛兩角而枯之所以告人便覺寤也故从告之字得有較直
義並可與覺通訓大射儀見鵠於參鄭注鵠之言較較直也賓
之初筵鄭箋釋文鵠者覺也直也卽其證說文帝嘗之譽从告
學省聲覺从見亦學省聲然管子侈靡篇史記世表封禪書及
武梁祠畫像題名均作帝佶則告固可以義兼聲不必從學省
魯齊覺作枯正同此例韓亦當然說文德升也从才惠聲惠外
得於人內得於己也从直从心皆多則切德行以惠爲正字从
直本其義枯以直爲訓故亦當爲詩正字大直者直之極故齊
家兼兩字爲訓箋獨言大德失之韓詩外傳六實勉罰儉章引
詩曰詩謨定命遠猷辰告敬慎威儀惟民之則陳喬縱云韓遠
猶作遠猷書盤庚女分猷念以相從漢石經作猶詩小星寔命
不猶涉帖猶來無稟爾雅注引作猷常武王猶允塞韓詩外傳

作猷皆猶猷字同之證說文段注今人分謀猷字犬在右語助
字犬在左經典絕無此例列女秦穆公姬傳詩云敬慎威儀惟
民之則若夫墜其威儀恍其瞻視忽其詞令而望民之則我者
未之有也莫之則者則慢之者至也陳喬樞云徐幹引詩敬慎
作敬爾當緣下文敬爾威儀句致誤漢書匡衡傳衡疏云孔子
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前其民畏而愛
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五行志
中上引詩同是三家經文與毛皆同惟雜作惟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注魯齊湛作沈韓

作湛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其明刑注魯韓共

作拱疏

傳紹繼共執刑法也箋于今謂今厲王也與猶尊何也

事又湛樂於酒言愛小人之甚罔無也女君臣雖好樂嗜酒而
相從不當念繼女之後人將傲女所爲無廣索先王之道與能
執法度之人乎切責之也○魯齊湛作沈韓作湛者漢書五行
志谷永對引詩顛覆厥德荒沈于酒韓詩外傳十載齊桓公置
酒事引詩荒湛于酒韓作湛則作沈者魯齊文也馬瑞辰云荒
湛者管子云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荒亦樂酒無厭之意不必
如箋云荒廢其政事也湛沈與湛皆醜之段借說文醜樂酒也
陳奐云釋詁離雜也古離雜聲通書無逸云惟耽樂之從文義

則用遼蠻方想案王符學魯詩此用魯說車與字本通作詳見黃鳥出車弓矢句皆言軍械則戎兵之戎亦以作戈爲長用戒作則者卽所謂爲之憲以厲正之也遼者驅之使遠毛訓邊爲遠本釋詁魯說說文邊亦卽遼之古文不爲異字鄭讀邊爲別蓋齊韓文邊有作別者因據易傳左僖二十八年傳糾遼王愿漢都鄉正街彈碑作糾剔王伋後漢王渙傳糾剔姦盜李注亦云逃與剔通則固與邊同通矣

質爾人民注齊質作誥魯韓作告謹爾侯度用戒不虔慎爾出

話破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尙可磨崇亨之玷不可爲也

胡疏傳質成也不虔非度也話善言也玷缺也箋侯君也此時萬民失職亦不肯趨公事故又戒鄉邑之大夫及邦國之

君平女萬民之事慎女爲君之法度用備不億度而至之事言謂教令也柔安嘉善也斯此也玉之缺尙可磨鑊而平人君政

教一失誰能反覆之○齊質作誥者鹽鐵論世務篇事不豫辨不可以應卒內無備不可以禦敵詩云詰爾人民謹爾侯皮用

戒不虔故有文事必有武備魯韓質作告者說苑修文篇古者必有命民命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居事力者命於其君命

然校得乘備與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乘者皆有罰故其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仁義功德則無所用其餘財侈物故其民皆

寺三衣髮龜鹿卷二十一三陽之什

興仁義而賤財利賤財則不爭不爭則強不凌弱眾不羈衆是唐虞所以具象刑而民莫敢犯法亂斯止矣詩云告爾民人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此之謂也韓詩外傳六說古者命民引詩同作告詩攷引外傳同今本作質誤馬瑞辰云質與詒不相通詒當爲詒之譌質折雙聲質詒疊韻古並通用士冠禮質明行事說文引作哲明行事皆从折聲是質通折之證也古文哲从三吉作嘉或省作詒又通作詒小爾雅詒朝明旦也詒卽哲之段借亦與質同故爲明旦此質通詒之證也三家詩蓋作詒爾民人後以形近譌爲詒又省作告耳釋言詒謹也大司寇詒四方鄭注詒謹也是知爾雅詒亦詒字形之譌與詩詒爲詒同漢書刑法志以刑邦國詒四方顏注詒字或作詒詒謹也蓋後人據誤本爾雅改之詩詒爾民人與下句謹爾侯度同義詒亦謹也黃山云說文詒問也詒告也告與詒音義並通齊作詒魯韓作告一也尚書有詒有誓大傳帝告作告大詒仍作詒卽其證荀子大略篇詒誓不及五帝詒與誓同爲以言誠約人故釋言云詒誓謹也郭注皆所以約勤謹戒眾是也雅文旣詒誓連舉詒必非詒之誤謹亦必非問之說明矣易象下傳后以施命詒四方鄭據古文詒作詒謹之訓遂移於詒而於大司寇之詒四方亦遂以謹說詒馬瑞辰據鄭注孤義欲盡改經史各字就之過矣三家字旣異毛無反求合毛字音義之理詒告與質同爲句首字抑非論韻之字毛以成訓質箋以平說成皆與謹義無關馬傳箋必欲強三家就毛處乃不知量修文與外傳

重在命民卽命誥也鹽鐵論重在內備卽謹度也以魯韓之作
告設齊之作誥尤必不誤何得改誥質之通誥質亦問也馬如
以清問下民爲說作誥或可以謹爲說則從鄭禮注不若從釋
言文又明矣况誥告質古皆讀用正齒音同在第七音第一部
本爲同母十月之交日月告凶漢書劉向傳引詩告作鞠禮文
王世子則告刑於甸人鄭注亦讀告爲鞠聲又本於質近誥問
與鞠問皆以窮究罪狀爲義亦正互通方言布穀自關東西梁
楚之間謂之結誥布穀爲雙聲字結誥亦取雙聲則質誥可同
爲雙聲太史公自序以酒材是告與上叔封始邑爲韻告卽酒
誥之誥告邑爲疊韻字則誥質可同爲疊韻又豈必不可通乎
特三家本無事求通於毛仍可不論耳愚案黃說主申三家亦
不可廢齊作誥正字魯韓作告借字又人民三家引詩皆作民
人亦古今之別也說苑君道篇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者未
有能保帝王之號垂顯令之名者也詩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
無不柔嘉此之謂也禮緇衣亦引詩慎爾出話二句明魯齊與
毛文同史記晉世家引詩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
爲也此魯詩惟尙作猶異禮緇衣引白圭之玷四
句明齊毛文同說文引詩白圭之玷當爲韓文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讐注魯讐
亦作譎酬韓作酬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

民靡不承疏

傳莫無持持也警用也箋由於逝往也女無輕易

志也教令一往行於下其過謀可得而已之乎惠順也教令之出如賣物物善則其售價賈物惡則其售價賤德加於民民則以義報之王又當施訓道於諸侯下及庶民之子弟繩繩戒也王之子孫敬戒行王之教令天下之民不承順之乎言承順也○新序雜事五引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可不慎乎說苑善說篇亦引二句韓詩外傳五外傳六皆引詩無易由言二句鹽鐵論散不足篇引無易由言一句明三家與毛文同馬瑞辰讀苟爲苟云說文苟自急救也从羊省从包省从口口猶慎言也段注當作羊省从勺勺口猶慎言也無曰苟矣無曰己能慎言也說新而義亦通但與諸家不合體表記引詩云無言不贊無德不報是齊與毛同魯贊作醢醢者荀子富國篇致仕篇兩引皆作贊列女周主忠妾傳夫名無細而不問行無隱而不彰詩云無言不贊無德不報此之謂也蔡邕集太尉橋公廟碑無言不酬張衡思元賦無言而不酬兮是魯亦作醢醢醢韓作酬者外傳十載晏子使楚事引詩二句贊作醢醢醢後漢明帝紀永平二年詔亦引作醢醢入年詔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知帝習韓詩韓詩外傳六服人之心章引詩曰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承承萬民靡不承據詩攷所引如此今外傳同毛馬瑞辰云韓作承承蓋取子孫似續相承之義繩與慎音近義通下武篇繩其祖武後漢祭祀志注引作慎其祖武故爾雅毛

傳並以繩繩爲戒又萬民靡不承箋云天下之民不承順之乎
言承順之也據箋說則鄭所見經文作萬民不承無靡字據釋
文云一本靡作是不爲
語詞猶云萬民是承也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

曰不顯莫予云觀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疏傳輯和也

之屋漏觀見也格至也箋柔安遐遠也今視女之諸侯及卿大

夫皆脇肩詔笑以和安女顏色是於正道不遠有罪過乎言其

近也相助顯明也諸侯卿大夫助祭在女宗廟之室尚無肅敬

之心不慙媿於屋漏有神見人之爲也女無謂是幽昧不明無

見我者神見女矣屋小帳也漏隱也禮祭於奧既畢改設饌於

西北隅而扉隱之處此祭之末也矧況射厭也神之來至去止

不可度知況可於祭末而有厭倦乎○陳奐云友君子卽上章

所云朋友也愚案不遐與遐不義同猶言不無也詩云今王出
而見賁與諸侯卿大夫相接必和柔女之顏色不可有暴慢之
容又時時檢制不無稍有愆過爲友君子所指摘乎王入而承
祭必先齋潔其心視在爾之室中不慙媿於屋漏毋曰闇昧不
明而以爲莫我見也神之來至不可度知矧可當事而有厭倦
手釋宮西北隅謂之屋漏孔疏引孫炎解屋漏云富室之白日
光所漏入御覽百八十八引舍人曰古者徹屋西北扉以炊浴

詩三家殘集流

卷二十三

蕩之什

卜

汲者誌而復之古謂之屋漏也釋名禮每有親死者輒樹屋之
西北隅薪以爨龜煮沐供諸喪用時若值雨則漏遂以名之也
陳與云喪大記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扉薪用爨之疏云謂正
寢爲廟神之也此卽劉與舍人所本但喪大記謂新死者撤正
寢西北扉隱之處非卽廟室之西北隅不得提而爲一旦劉以
雨漏作解尤爲迂遠孔疏謂漏隱釋言文今爾雅作陋漏卽陋
之段借釋名帷屋也以帛依板施之形如屋屋卽帷之段借鄭
箋之意蓋以詩之屋卽僕禮之席也詩之漏卽僕禮之扉也士
虞疏云扉用席謂以席爲障使之隱箋說爲長思案禮中庸引
詩說之云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是以屋漏
爲人所不見之地陳說是也又引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
可射思言舉動皆有神鑒察之也黃山云說文雨部霑扇連文
義取同意霑屋水流也从雨留聲扇屋穿水下也从雨在尸下
尸者屋也水部漏以銅受水刻節晝夜百刻从水扇聲是漏爲
刻漏屋漏之漏本以扇爲正字矣雨水穿屋下爲漏故日光穿
中霑至室內亦爲漏卽所謂當室之白也鄭說月令中霑猶室
中也土主中央而神在室古者複穴是以名室爲霑孔疏古者
複穴皆闢其上取明故雨霑之因名室爲中霑本取日光之明
因雨霑之名霑故室中日光所入處亦得名漏不愧屋漏卽言
不愧於神明神不可知以天明之猶言不愧於天天亦不可知
以日明之板之詩曰昊天曰旦昊天曰明是也日循東南行旦
明則光在西北室之西北隅正天神照察處而在室內有屋覆

之則仍不顯又設帳爲扉以棲神則尤不顯說文屋居也从尸
尸所主也尸卽神之尸是屋之本義以棲神爲主徹扉以炊浴
準以檀弓掘中霤而浴浴亦卽在室中自無並徹其上屋之理
古者喪不祭故扉可徹諸說本可互通詩以爾室言自指近地
鄭中庸注言君子雖隱居不失其君子之德容在室獨居猶不
愧於屋扇明非就廟言蓋本齊詩箋毛改爲助祭反覺其室陳
氏申爰屋扇義甚備泥爾室爲廟室亦非列女晉羊叔姬傳引
詩無曰不顯莫子云觀淮南秦族訓言鬼神視之無形聽之無
聲亦引詩神之格思三
句明齊魯經文與毛同

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爲則

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疏傳女爲善則民爲

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
人交止於信僭差也童羊之無角者也而角自用也虹潰也箋
辟法也止容止也當審法度女之施德使之爲民臣所善所美
又當善慎女之容止不可過差於威儀女所行不信不殘賊者
少矣其不爲人所法此言善往則善來人無行而不得其報也
投猶擲也童羊譬皇后也而角者喻與政事有所害也此人實
潰亂小子之政禮天子未除喪稱小子○鄭注玉制祭統辟明
也辟爾爲德猶言明爾德箋訓法非列女宋恭伯姬傳引詩淑

慎爾止不愆于儀。禮經衣詩云：取慎爾止，不愆于儀。鄭注：淑善也。魯過也。言善慎女之容止，不可過於禮之威儀也。愆，本又作魯。說文：愆，過也。从心，衍聲。籀文作魯。釋文：諸本亦作魯。是陸所見。本作魯。下我，諸同。孔疏：與陸亦作同。阮氏元以經本作魯為借之。借字是也。荀子：臣道篇：忠信以為質，端慤以為統。禮義以為文。倫類以為理。端而言庸而動而一。可以為法。則詩曰：不借不賊。鮮不為則此之謂也。列女代趙夫人傳引詩同。韓詩外傳：六仁者必敬其人。章亦引詩：不借不賊。二句明魯韓與毛同。鹽鐵論和親篇：詩云：投我以桃，報之以李。未聞善往而有惡來者。易林巽之節云：嬰兒孩子，未有知識。彼童而角，亂我政事。損之大畜同。此兩引皆齊詩。嬰兒孩子，蓋謂少年。新進之徒，知箋以童羊喻皇后，非齊義也。釋言：虹，潰也。此魯義。郭注謂潰敗。

荏染柔木，言緝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

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疏：傳：緝，被也。溫，溫寬。

言也。箋：柔，忍之木。荏，染然人則被之。弦以為弓，寬柔之人。溫，溫然則能為德之基。止言內有其性，乃可以有為德也。覆，猶反也。僭，不信也。語：賢智之人以善言則順行之，告愚人反謂我不信。民各有心，二者意不同。荀子：君道篇：不苟篇：非十二子篇：說苑：修文篇：列女：晉趙衰妻傳：引溫溫恭人，惟德之基。禮表記亦引詩二句。新序雜事四引詩：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

句明魯齊經文與毛同惟維作惟釋文話說文作詰云詰故言也段注說文經當作告之詰言案左襄二年傳亦引詩告之話言是古文本作詰言與新序引魯詩台陸據說文話作詰今說文詰下云訓故言也詩曰詰訓詰下云合會善言也傳曰告之話言賦琳胡承珙陳奐皆謂今說文經後人竄易毛本作詰言皆據傳以古之善言爲訓與上慎爾出話傳有別耳不知毛說詩多采左傳左文六年傳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下云著之話言杜注亦云爲作善言遺戒毛以古之善言解話言明卽本此則毛詩不作詰言亦其證釋文不見毛有或作本無可疑也說文話下引傳告之話言亦明卽著之話言傳寫者涉詩誤著爲告又無可疑也至詰下引詩曰詰訓惠棟謂卽烝民之古訓是式案烝民古訓魯作故訓則齊韓宜亦有作詰訓者釋文何以引說文並據爲詰言之詰蓋以詰訓二字釋詰本齊韓傳說之通訓許引經說輒被以本經之名亦其通例陸知許所本故直斷說文話作詰魯既同毛作話則說文所據爲齊韓之本尤無可疑

於乎小子注魯韓於乎作嗚呼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

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注齊借作籍民之靡

盈誰夙知而莫成疏傳借假也莫晚也羹臧善也於乎傷王不

知善否我非但以手攜擊之親示之以其

事之是非我非但對面語之親提撕其耳此言以教道之孰不可啟覺假令人云王尚幼少未有所知亦以抱子長大矣不幼少也萬民之意皆持不滿於王謹早有所知而反晚成與言王之無成本無知故也○韓於乎作嗚呼者文選潘岳寡婦賦李注引韓詩外傳曰嗚歎聲也陸機赴洛道中詩李注引薛君章句曰嗚歎辭也陳喬縱云外疑內之譌說文烏孝鳥也象形孔子曰烏呼也取其助氣故以爲烏呼顏師古匡謬正俗曰尙書今文悉爲於戲字古文悉爲烏呼字詩皆云於乎中古以來文籍皆爲烏呼字案經傳無作嗚呼者唐石經誤爲嗚字十之一耳韓詩嗚字當作烏爲正愚案王逸楚詞章句序云詩人怨主刺上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風諫之語于斯爲切然仲尼論之以爲大雅是魯亦作嗚呼也桂馥云嗚當爲巧生民篇實單實許箋呼謂張口嗚呼許即呼也論衡道虛篇黃帝既上天百姓皆抱其弓吁號故後世名其弓曰烏號愚案於亦烏之篆省短言於長言烏呼二字究屬一字胡承瑛云提耳者謂附耳而剖析之穀梁僖二年傳注明達之人言則舉綱領要不言提其耳則愚者不悟此亦以提耳爲言之詳也齊借作籍者漢書霍光傳詩云籍曰未知亦既抱子是齊借作籍籍藉之

段借字也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注魯慘作慄魯說曰

燥燥愠也誨爾諄諄聽我藐藐注齊諄作恹藐作眊魯韓藐作

越匪用為教覆用為虐借曰未知亦聿既寤疏傳夢亂也慘

藐然不入也耄老也羹孔甚昭明也昊天乎乃甚明察我生無

可樂也視王之意夢夢然我心之憂罔慘慘然慙其自恣不用

忠臣我教告王口語諄諄然王聽聆之藐藐然忽略不用我所

言為政令反謂之有妨害於事不受忠言○釋訓夢夢亂也孔

疏引孫炎曰昏昏之亂也魯慘作燥者釋訓燥燥愠也釋文孔

疏本作慘慘惟張參五經文字作我心燥燥與爾雅同是魯文

如此說文燥愁不安也燥燥義同齊諄作恹藐作眊者禮中庸

鄭注肫讀如諄爾恹恹之恹是鄭所見齊諄文諄作恹釋文毛

諄又作諄亦於齊近鴻範五行傳鄭注作諄爾純純聽我眊眊

傳五行者亦齊詩藐作眊純當為恹之誤文魯韓藐作越者釋
訓越越罔也郭注煩罔說文罔慙也慙煩也義與郭注合聽而
煩罔即不樂聽受之兒此魯訓廣雅釋訓越越遠也諄者在近
而聽者若遠乃迂闕所言之兒當為韓說淮南修務訓高注詩
云諄爾諄諄聽我越越正用魯韓訓中論虛道篇是己之非遂
初之繆至於身危國亡可痛矣夫詩曰諄爾諄諄聽之藐藐匪
用為教覆用為虐徐學魯詩所引蓋魯又作本建我作聽之疑
傳寫之誤胡承瑛云亦聿既寤承上聽我藐藐言之若云借曰
我未有知則亦聿既寤更事多矣如此既寤二字方有著黃山

云胡說非也上章借曰二句屬王言此改屬我言於文義爲乖矣聿亦曰也亦曰既耄者言止合云我已耄耄耳上抱子實言之故云亦既此既耄設言之故云亦聿正謂非悼非耄不能辭咎避上句曰字故變文爲聿也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

注韓曰作聿取譬不遠昊天不忒**注**魯警作辟回適其德俾民

大棘疏變舊久也止辭也庶幸梅根也天以王爲惡如是故出

喻不及遠也維近耳王當如昊天德有常不差忒也王反爲無常維邪其行爲貪暴使民之財匱盡而大困急○韓曰作聿者陸釋文孔疏引韓詩並同聿曰古通用字說詳桃天篇魯警作辟者列女齊靈仲子傳引詩聽用我謀庶無大悔與毛文同周郊婦人傳引詩取辟不遠昊天不忒警作辟與毛異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桑柔**注**魯說曰昔周厲王好專利芮良夫諫而不入退賦桑柔

之詩以諷言是大風也必將有遂是貪人也必將敗其類王又

不悟故遂流于彘

疏毛序芮伯刺厲王也箋芮伯畿內諸侯王卿士也字良夫○昔周至于彘潛夫論遇

利篇文魯說也史記周本紀厲王卽位三十年好利近榮夷公芮良夫諫厲王不聽卒以榮公爲卿士用事王行暴虐侈傲三十四年王益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乃相與畔襲厲王王出奔彘此詩之作在榮公爲卿士後去流彘之年當亦不甚遠相

菀彼桑柔其下侯甸捋采其劉注魯甸作洵魯說曰洵均也劉

暴樂也瘼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兄填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疏

傳興也菀茂貌甸言陰均也劉燥燥而希也瘼病也倉喪也兄滋也填久也昊天斥王者也箋柔之柔濡其葉菀然茂盛謂蠶始生時也人庇蔭其下者均得其所及已捋采之則葉燥燥而疏人息其下則病於燥燥興者喻民當被王之恩惠羣臣恣放損王之德殄絕也民心之憂無紀已喪亡之道蓋久長倬明大貌昊天乃倬然明大而不矜哀下民怨愬之言○洵均也者釋言文郭注謂調均邢疏引李巡曰洵徧之均也下引毛詩其下侯甸仍作甸劉暴樂也者釋詁文郭注謂樹木葉缺落蔭疏暴樂見詩邢疏引舍人曰木枝葉稱疏不均爲燥樂下引毛傳仍作燥燥而希愚案周禮均人公甸鄭注向均也讀如管管原照

之說鄭注禮時未見毛詩故徵引不及而此詩齊韓亦必同魯
作洵從可知矣說文洵過水中也均平徧也言水中則四面水
皆平徧故引申即爲均均以土喻洵以水喻其取義亦同凡詩
之洵皆當訓均箋於靜女宛邱皆訓爲信然羔裘洵直且侯毛
仍從魯訓均鄭亦不能易也暴樂單言之亦可曰暴公羊宜六
年傳是活我於暴桑下者也暴桑即桑之暴樂者足證釋詁今
文正字毛作燥燥通段字郭注見詩當指魯詩黃山云侯維也
維旬止是言桑葉平徧時則已暴樂而葉稀又培而采之則盡
矣以興王之病民無己也舍人說但言葉稀不均自屬正解郭
說葉落蔭疏亦重在葉箋言葉茂爲蠶始生就蠶言葉當亦本
之三家接言人庇蔭其下則兼顧毛義也至謂採采之則人病
於燥燥是采之而後種非缺落而稀矣又謂人病即因失此蔭
是比而非興矣似亦非毛義且桑葉本以養蠶蠶時而采無損
於桑至葉缺落蠶事久畢非采之時故以採采爲非與馬質禁
原蠶同意如箋說將不采以飼蠶長留以蔭人乎抑人不采終
不燥燥乎知其義之短已釋文兄本亦作況馬瑞辰云倉兄疊
韻卽滄况之消借說文滄寒也况寒水也繫傳滄况寒涼貌孔
疏引釋言云丞塵也古
塵填字同故填得爲久

四牡騤騤旗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

於乎有哀國步斯頻注

三家類作曠疏

傳駭駭不息也鳥隼曰

不息也夷平民滅也黎齊也步行頻急也箋軍旅久出征伐而亂曰生不平無國而不見殘滅也言王之用兵不得其所適長寇虐黎不齊也具猶俱也災餘曰燼言時民無有不齊被兵寇之害者俱遇此禍以爲燼者言害所及廣類猶比也哀哉國家之政行此禍害比比然○王引之云厲王時征伐甚少不得云無國不見泯滅民亂也承上亂生不夷故云靡國不亂耳黎老者老也黎者古通尚書西伯戡黎大傳黎作者是其證也馬瑞辰云民靡有黎謂老者轉死溝壑雲漢篇周餘黎民靡有子遺黎民亦老民也曹植詩不見舊耆老正取詩民靡有黎之意三家類作曠者說文曠張目也詩云國步斯曠此本三家詩馬瑞辰云說文曠水厓也人所實附類蹙不前而止類實古同音通用類義又近彙說文曠涉水蹙蹙也詩云國步之難猶類爲水涯盡處類蹙不前故傳訓類爲急急猶蹙也

國步滅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

誰生厲階至今爲梗疏

傳疑定也鼓強屬惡梗病也箋幾猶輕

蔑民之資用是天不養我也我從兵役無有止息時今復云行當何之往也君子聞階侯及卿大夫也其執心不彊於善而好

以力爭誰始生此嗣者乃至今日相梗不止○馬瑞辰云疑者
此字之段借說文見未定也段注未衍字是也士晉禮鄉飲酒
禮鄭注皆云疑止立自定之貌釋言疑戾也戾止也皆即說文
之疑詩云靡所止疑與下章靡所定處同義黃山云段氏經改
說文此條尤爲無理馬氏據之非也詩靡所止疑及儀禮各篇
疑立之文爾雅釋言疑休之訓經文本皆作疑段則謂皆當作
疑說文疑未定也从匕兵聲兵古文矢字匕變也於體訛訛
易繫傳變動不居不居即未定疑从匕故訓亦爲未定此字本
不見經典且與毛傳訓疑爲定適得其反段則謂未爲衍字遂
改疑未定之義爲定疑何以有定義則曰變而後定將元之从
一訓始可改訓終二之指事爲高可改爲低乎無理一說文疑
惑也从子止矣聲疑源非訛徐鍇曰止不通也矣古矢字子幼
子多惑也疑既从止明有定義其訓爲惑事疑惑則不行故說
文疑聲之字如疑之即冰澱與疑之皆訓駭礙之訓止皆有定
止義釋言疑戾也郭注戾止也疑者亦止即其證矣段乃強从
匕之字爲定誣从止訓定之字爲譌無理二古疑本通疑易陰
始疑也之疑釋文荀虞姚皆作疑禮中庸至道不疑焉之疑釋
文又作疑廣雅釋詁及書皋陶謬庶績其疑馬注皆云疑定也
荀子解蔽篇求可以知物之理而無所疑止之作疑王制篇好
假道人而無所疑止也又作疑似皆即本魯詩靡所止疑爲說
楊注亦云疑定也說文疑即冰冰訓水堅亦即水定水止之義
可悟諸經疑字之訓爲定止者實借爲疑鄭鄉射禮注疑止也

曰橫卒盡瘁病也天下喪亂國家之災以窮盡我王所恃而立者謂蟲孽爲害五穀盡病恫痛也哀痛乎中國之人皆見係屬於兵役家家空虛朝廷曾無有同力諫諍念天所爲下此災○韓詩外傳入梁山崩篇外傳十魏文侯問里克篇並引詩天降喪亂滅我立王明韓毛文同楊雄大司農箴府藏單虛靡積靡倉陵遲衰微姬卒以瘁用魯經文易林同人之節螟蟲爲賊害我稼穡盡禾殫生秋無所得用齊經文韓詩外傳六民勞思佚治暴思仁刑危思安國亂思天詩曰靡有旅力以念穹蒼亦韓毛文同釋天穹蒼蒼天也郭注天形穹隆而高其色蒼蒼然故名邢疏引李巡曰古時人質仰視天形穹隆而高其色蒼蒼然故曰穹蒼魯毛義同

齊韓當不異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獨俾臧

注魯俾作卑自有肺腸俾民卒狂疏傳相質也箋惠順宣徧猶

民之君爲百姓所瞻仰者乃執正心舉事徧謀於眾又考誠其輔相之行然後用之言擇賢之審臧善也彼不施順道之君自多足獨謂賢言其所任之臣皆善人也不復考慎自有肺腸行其心中之所欲乃使民盡迷惑如狂是又不宣猶○不順與惠君對舉不順卽不惠也自獨俾臧自獨以所使者爲臧也民親君爲效法不善而以爲善是使民惑矣體祭統鄭注惟此惠君

引詩進退維谷同義皆謂處兩難善全之事而處之皆善也然其善非嗟其窮也且叔向曰善哉善字卽明訓谷字也愚案阮說是矣胡承瑛駁之以爲石申二事是謂進退兩窮未可謂進退皆善夫二人事處極難但求全義不必全身此卽聖人殺身成仁之旨其終同歸於善凡事至窮時皆必求善道以處之曹大家所謂敬慎之戒亦不外此晏子古說無可疑難韓傳二事並足證合是釋谷爲善於義允協經訓當引之愈深不應疏之使淺致乖古人立言之意也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注魯斯亦作此

疏傳瞻言百里遠慮也箋聖人所視而言者百里言見事遠而王不用有愚闇之人爲王言

其事淺且近耳王反迷惑信用之而喜胡之言何也賢者見此事之是非不能分別皐白言之於王也然不言之何也此提懼犯顏得罪罰○韓詩外傳五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詩曰惟此聖人瞻言百里外傳十引同胡承瑛云箋以瞻言之言爲言語今案瞻言之言但爲語助據韓詩云云亦不以瞻言爲所視而言也魯斯亦作此者徐幹中論虛道篇忠言之不出以未有嗜之者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斯畏忌明魯毛文同漢書賈山傳山至言論秦不納諫亦引詩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賈山上書當文帝時所用魯詩斯字作此蓋魯亦作本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爲荼毒

疏傳迪進也箋良善也國有善人王不求索不進用之有忍爲

惡之心者王反顧念而重復之言其忽賢者而愛小人貪猶

欲也天下之民苦王之政欲其亂亡故安爲苦毒之行相侵暴

愾惠云之然○荀子儒效篇凡人莫不欲安樂而惡危辱故唯

君子爲能得其所好小人則日微其所惡詩曰維此良人弗求

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爲荼毒此之謂也禮坊

記詩云民之貪亂寧爲荼毒鄭注言民之貪爲

亂者安其荼毒之行惡之也明魯齊與毛同

大風有隧**注**魯大作泰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爲式穀維彼不

順征以中垢**疏**傳隧道也中垢言闇冥也箋西風謂之大風大

之所行各由其性作起式用征行也賢者在朝則用其善道不

順之人則行闇冥受性於天不可變也○魯大作泰者釋天西

風謂之泰風郭注詩曰泰風有隧此用舊注魯詩文御覽九初

學記一引詩亦作泰詩釋文大毛如字鄭音泰箋用魯詩改毛

惟潛夫論班祿篇遇利篇兩引大風皆據魯詩泰仍同毛作

大古書多段大爲泰師讀固自不同也韓詩外傳五以明扶明

則昇于天以明扶闇則歸其人兩臂相扶不傷牆木不陷井窞

則其幸也詩曰惟彼不順往以中垢闇行也陳喬樞云參之箋

說往疑征之謫愚案陳說是也中垢
言閑冥與繼有茨中聿音義皆同

大風有隧注韓隧作隊魯亦作遂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

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疏也貪惡之人見道聽之言則應答之

見誦詩書之言則冥臥如醉居上位而行此人或效之居上位
而不川善反使我為悖逆之行是形其敗類之驗○韓隧作隊
魯亦作遂者韓詩外傳五福生於無爲而患生於多欲知足然
後富從之德宜君人然後貴從之故貴爵而賤德者雖爲天子
不尊矣貪物而不知止者雖有天下不富矣夫土地之生不益
山澤之出有盡懷不富之心而求不益之物挾百倍之欲而求
有盡之財是桀紂之所以失其位也詩曰大風有隊貪人敗類
據此韓隧作隊潛夫論班祿篇成氣加而化上風患者切而迫
飢寒此臧紇所以不能詰其盜者也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
明魯毛文同又退利篇言是大風也必將有遂是貪人也必將
敗其類亦用魯詩隧作遂是魯亦作遂隊遂皆與隧同聲而義
不異列女晉羊叔姬傳漢書宣元六王傳贊均引詩貪人敗類
韓詩外傳六引詩聽言則對誦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陰女反予

來赫疏

傳赫炎也箋嗟爾朋友者親而切磋之也而猶女也我自恣東西南北時亦爲弋射者所得言放縱久無所拘制則將

遇伺女之間者得誅女也之往也口距人謂之赫我恐女見弋獲既往覆陰女謂啟告之以患難也女反赫我出言悻怒不受忠告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爲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適職競用力

疏

傳涼薄也箋職主諒信也民之行失其忠者主由爲政者信

用小人工相欺違克勝也爲政者害民如恐不得其勝言至酷也競逐也言民之行維邪者主由爲政者逐用彊力相尙故也言民愁困用生多端○陳啟源云末二章三言民俗之敗皆歸咎於執政之人上欺違則民心罔中矣上尙力而不尙德則民行邪僻矣上爲寇盜之行則民心不能安定矣此詩刺王而兼及朝臣故篇末屢陳之漢書五行志盡涼陰之哀顏注涼信也是涼本與諒通訓箋卽本齊義易毛下涼曰同作諒誤也

民之未戾職盜爲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背雖曰匪子既作爾歌

疏

傳戾定也箋爲政者主作盜賊爲寇害令民心動搖不安定也善猶大也我諫止之以信言女所行者不可反背我而大

言言距已諫之甚子我也女雖距已言此政非我所爲我已作女所行之歌女當受之而改悔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雲漢注韓詩曰對彼雲漢韓說曰宣王遭旱仰天也疏

毛序仍叔美宣

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

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箋仍叔周

大夫也春秋魯桓公五年夏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烈也○

對彼至天也鈔本北堂書鈔天部引韓詩及注文所云宣王遭

旱仰天與毛序同特未言仍叔作詩耳合之繁露

宣王憂旱云云隋是齊詩與韓合魯詩當無異義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疏傳回轉也箋雲漢謂天河也昭光也倬

雨故宣王夜仰視天河望其候焉○韓詩作對彼雲漢疏見王

念孫云對當爲葍葍倬古字通小雅甫田篇倬彼甫田釋文云

倬韓詩作對卓也是毛倬字韓皆作葍則對爲葍之譌無疑俗

書對字或作對見漢孔庶置守庶百石孔穌碑及干祿字書對

字或作對對之爲對猶荆之爲荆二形相似世

人多見對少見對故對譌爲對矣互詳甫田篇王曰於乎何辜

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注齊於乎作嗚呼爲作荐靡神不

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匱莫我聽注韓說曰天子奉玉升柴加

於牲上

疏

傳薦重臻至也箋辜罪也王憂旱而嗟歎云何罪與

重至也靡莫皆無也言王爲旱之故求於羣神無不祭也無所
愛於三牲禮神之圭璧又已盡矣曾無聽聆我之精誠而與雲
雨○齊於乎作嗚呼薦作荐者春秋繁露郊祀篇周宣王時天
下大旱歲惡甚王憂之引此章十句與毛文同惟於乎作嗚呼
薦作荐天子至性上禮郊特牲疏引韓詩內傳文陳喬樞云此
詩二章言不珍禮祀自郊徂宮此章圭璧既卒承上靡受斯牲
當兼燔柴之玉言之箋僅釋圭璧爲禮神之玉其義未備苟
悅漢紀六消災復異則有周宣雲漢寧莫我聽用齊經文

旱既太甚蘊隆蟲蟲

注

韓蘊作鬱蟲作焞魯蟲作燼

疏

傳蘊蘊

陸而雷蟲蟲而熱箋陸陸而雷非雨雷也雷聲尙殷殷然○蘊
作鬱蟲作焞者釋文引韓詩文馬瑞辰云釋文蘊本又作焞說
文有蘊無蘊云蘊積也蘊卽蘊之俗字蘊溫焞古同聲蘊鬱雙
聲故通用釋言鬱氣也李巡曰鬱盛氣也苟子富國篇使夏不
宛暘楊倬注宛讀爲鬱暑氣也是蘊又通作宛宛鬱亦雙聲蘊
陸謂暑氣鬱積而陸盛也蟲作焞者眾經音義四引埤蒼焞焞
熱貌也廣韻焞焞熱氣焞焞與蟲皆徒冬反故通用焞通作焞
猶說文焞從蟲省聲讀若同也陳喬樞云鬱本訓火氣左定二
年傳鬱攸從之杜注鬱攸火氣也詩以火氣之熏比旱氣之熏
故云鬱陸焞焞華嚴經音義下引韓詩傳曰焞謂燒草傳火盛

也傳火與燒字意複常是傳火之譌此焗字本義也字林譌焗
爲蒸氣焗焗卽本韓詩釋名熱蒸也如火所燒蒸也是蒸氣卽
蒸火之氣玉篇燼熏也集韻燼本作焗則燼乃焗之或體魯處
作燼者釋訓燼燼薰也郭注早熱薰炙人毛詩蟲蟲卽燼燼之
省

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

臨耗斃下土注韓說曰耗惡也盥丁我躬疏傳上祭天下祭地

尊也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丁當也箋宮宗廟也爲旱故

絜祀不絕從郊而至宗廟奠瘞天地之神無不齊肅而尊敬之

言徧至也克當作刻刻識也斃敗也奠瘞羣臣祿而不得雨是

我先祖后稷不識知我之所困與天不視我之精誠與猶以早

耗敗天下爲害曾使當我之身有此乎先后稷後上帝亦從宮

之郊○繁露郊祀篇又引此章十句與毛文同惟數作射下又

云宣王自以爲不能乎后稷不中乎上帝故有此災有此災愈
恐懼而謹事天馬瑞辰云劉台拱曰宮卽王宮祭日之類周禮
所謂壇墼宮其說是也祭廟祭郊不同曰下云后稷不克者謂
郊天以后稷配非祭宗廟也箋說失之陳喬樞云論衡須頌篇
云成湯遭旱周宣亦然然而成湯加成宣王言宜无妄之災不
能虧政據董子引詩饑饉荐臻釋言荐再也釋天又曰仍饑爲
荐毛傳作薦訓爲重釋詁臻仍乃也仍乃古通用訓臻爲乃卽
訓臻爲仍也薦臻猶今言頻仍耳六章曰胡廬瘠我以早釋文

引韓詩作疹云重也皇甫謐言宣王元年大旱二年不再至六年乃雨謐言無據然遭旱非止一年則三家說同齊說云不能平后稷不中乎上帝皆爲自責之詞於義尤協黃山云據繁露說不克不臨詩皆倒文見義以能訓克以中訓臨中讀如仲與臨皆以適通訓猶云不當也與箋義迥別愚案說苑君道篇詩曰上下奠瘞靡神不宗言疾旱也此魯說耗惡也者釋文引韓詩文後漢實后紀問息耗李注引薛君章句曰耗惡息耗猶言善惡也耗卽耗之俗玉篇禾部云耗敗也引詩耗教下土毛耗無訓傳云教敗也蓋以教爲殲之借字則耗義當訓惡與韓同馬瑞辰云後漢順帝紀詔靡神不祭三家詩蓋有作祭者

旱旣太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

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疏傳推去也兢兢恐

然遺失也推至也箋黎眾也旱旣不可移去天下困於饑饉皆心動意懼兢兢然業然狀如有雷霆近發於上周之眾民多有死亡者矣今其餘無有孑遺者言又饑病也推當作唯唯嗟也天將遂早饑教我與先祖何不助我恐懼使天雨也先祖之神于嗟乎告困之辭○趙岐孟子章句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志在憂旱災民無孑然遺脫不遭旱災者非無民也論衡治期篇詩道周宣遭大旱矣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言無有可遺一人不被害者災害之甚者也又藝增篇詩云周餘黎民靡有孑

遺是謂周宣之時遭大旱之災也詩人傷旱之甚民被其害言無有子遺一人不愁痛者夫旱甚則有之矣言無有子遺一人增之也周之民遭大旱之災貧羸無蓄積扣心思雨若其富人穀食饒足廩困不空口腹不飢何愁之有而言靡有子遺增益其文欲言早甚也以上皆魯說漢書高惠文功臣表靡有子遺耗矣用齊經文孟子說子遺爲遺民以遺存爲義魯齊說同毛訓遺爲遺失是謂天盡殺之不失一人義雖相成實故爲異說馬瑞辰云則不我遺遺當讀如問遺之遺廣雅釋詁問遺也若如正義訓爲留遺則與子遺語相複矣

早旣太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

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疏

傳沮止也赫赫早氣也炎炎熱氣也

大命近止民近死亡也先正百辟卿士也先祖文武爲民父母也箋早旣不可卻止熱氣大甚人皆不堪言我無所庇蔭處眾民之命近將死亡天曾無所視無所顧於此國中而哀閔之百辟卿士雩祀所及者今曾無肯助我憂早先祖文武又何爲施忍於我不使天雨○漢書敘傳赫赫炎炎易林乾之睽陽早炎炎傷害禾穀稽人無食耕夫歎息明齊毛文同後漢質帝紀梁太后詔曰自春涉夏大旱

炎赫后通韓詩用韓經文

早既太甚滌滌山川注三家滌作薇旱魃爲虐如快如焚注三

家快作炎我心憚暑注韓說曰憚苦也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

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遜疏傳滌滌旱氣也山無木川無水

也篋憚猶長也早既害於山川矣其氣生魃而害益甚草木焦

枯如見焚燎然王心又畏難此熱氣如灼爛於火言熱氣至極

不我聞者忽然不聽我之所言也天曾將使我心遜遜慙愧於

天下以無德也○三家滌作薇者說文薇草旱盡也从艸微聲

詩曰薇薇山川玉篇艸部薇亦引詩薇薇山川云薇薇旱氣也

本亦作滌廣韻薇艸木旱死也集韻薇或作滌說文字本从微

自玉篇傳寫誤从淑廣韻集韻皆沿其誤玉篇云亦作滌本借

毛字通讀集韻又誤增艸則更不經皆當據說文毛詩訂正毛
作滌則作薇者三家也黃山云說文茲薇連文茲訓艸木多益
絲省聲薇訓艸旱盡也微聲段玉裁所謂反對成文者是矣絲
从二系故其義爲益爲多微善也一日始也道貴隱而惡顯故
臧之字卽爲藏物自無而之有故元之字通於无艸木初生爲
中引申卽爲屯難之屯故薇以微爲聲而得旱盡之義亦卽釋
詁解爲善落爲始之指薇微本一音伸縮之轉从未之字有宋
从叔之字有怒亦不獨微微周道之微與薇得同有徒慙音也
史記魯仲連傳文選子虛賦皆以微爲慙慙之偶卽以同音通

段尤傲有徒慝音之證段說文注反疑从傲音義不類當以滌
爲正字謂从滌如艸木盪滌無有然滌洒也盪滌器也亦無盡
義且果如段說毛有本字不必加艸鹿濯濯之濯毛訓娛游
越收訓肥飽娛與肥皆美善意孟子卽用爲若彼濯濯之濯段
說淺率於字義經訓蓋兩失之易林革之豐旱魃爲虐明齊毛
文同又小畜之中孚魃爲災虐用齊經文玉篇引文字指歸曰
女媧禿無髮所居之處天不雨山海經大荒北經係昆之山有
人衣青衣名曰黃帝女媧黃帝攻蚩尤冀州蚩尤請風伯雨師
縱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媧雨止遂殺蚩尤媧不得上所居
不雨媧卽魃字之段借張衡客難曰女魃北而應龍翔義本山
海經其說最古御覽引韋昭詩荅問曰旱魃眼在頭上與神異
經言魃目在頂上合三家悵作炎者後漢章帝紀建初五年詔
今時復旱如炎如焚李注引韓詩曰旱魃爲虐如炎如焚知三
家今文皆作炎字說文炎火光上也憚苦也者釋文引韓詩文
陳喬樞云傳云憚勞箋云憚猶畏也勞苦義近畏亦苦之意也
馬瑞辰云遜當讀屯難之屯遜屯古同聲遜困亦同聲廣雅釋
詁困逃也遜義爲逃亦爲困遣人疏引書傳云居而無食謂
之困寧乃一聲之轉寧俾我遜猶云乃使我困也箋說失之

旱既太甚黽勉畏去注魯黽勉作密勿胡寧瘳我以旱注韓瘳

作疹云疹重也憊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

不我虞敬恭神明宜無悔怒

疏

傳悔恨也。箋癘病也。黽勉急禱請也。欲使所尤畏者去所尤畏

者。勉也。天何曾病我。以早曾不知爲政所失而致此害。虞度也。我祈豐年甚早祭四方與社。又不晚天曾不度知我心。肅事明神。如是明神宜不恨怒於我。我何由當遭此旱也。○魯黽勉作密勿者。後漢蔡邕傳邕上封事曰。宣王遭旱密勿。祇畏陳喬樞云。據此知毛詩黽勉。畏去魯作密勿。畏去與十月之交。黽勉從事。劉向引作密勿。從事文同。馬瑞辰云。廣雅釋詁。畏惡也。卽苦此旱而惡去之也。箋說失之。珍重也。者釋文引韓詩文。陳喬樞云。釋言。珍重也。珍與珍音同。義通。珍。猶文。珍字。眾經音義引三蒼云。胗腫也。腫與重音義亦同。愚案說文。癘。眞聲。珍。皆參聲。眞。參一聲之轉。胗。訓。脣。瘍。瘍亦病。則珍與癘。義仍合。張衡東京賦。爰敬恭於明神。用魯經文。明神之神。釋文本作祀。云。或作明神。李富孫云。文選陸機。荅張士然詩。江淹雜詩。李注並引作明祀。後漢章帝紀。黃瓊傳。並有敬恭明祀之文。孔鮒碑。樊毅華山亭碑。白石神君碑。亦同作明祀。當是三家本。據此神祀古今文均兩作魯作明神。則作明祀者當爲齊韓也。

旱既太甚散無友紀鞠哉庶正疚哉豕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

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仰昊天云如何里

疏

傳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師氏。

弛其兵馳道不除祭事不顯膳夫徹膳左右布而不修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周教也無不能止言無止不能也箋人君以羣臣爲友散無其紀者凶年祿餼不足又無賞賜也窮窮也庶正眾官之長也疾病也窮哉病哉者念此諸臣勤於事而困於食以此言勞倦也周當作嗣王以諸臣困於食人人嗣給之權救其急後日乏無不能豫止里憂也王愁悶於不雨但仰天曰當如我之憂何。胡承琪云正義申鄭言上文言王之於臣祿餼不足則此言當爲王救羣臣不宜爲羣臣救人故易傳今案春秋時列國有災卿大夫尚有能出所蓄以賑窮民者如楚子文宋公子鮑之類則宣王之時羣臣以祿食之餘嗣給百姓固其宜矣若謂臣困於食而王給之則是給其祿餼不當言周且周官荒政十二無賑給羣臣之條庶政冢宰位高祿厚此而待賑民當若何況救荒當先及小民不應但嗣給有位也釋文里如字憂也本亦作瘞爾雅作慳並同

瞻印昊天有嘒其星注三家嘒作識星作聲大夫君子昭假無

羸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爲我以戾庶正瞻印昊天曷惠其

寧疏傳嘒眾星貌假至也戾定也箋假升也王仰天見眾星順

天而行嘒嘒然意感故謂其卿大夫曰天之光耀升行不休無自羸緩之時今眾民之命近將死亡勉之助我無棄女之成功者若其在職復無幾何以勸之也使女無棄成功者何但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三 蕩之什

三

求爲我身乎乃欲以安定風官之長憂其職事曷何也王仰天
曰當何時順我之求使我心安乎渴雨之至也得雨則心安○
三家嘒作識星作聲者說文識聲也从言歲聲詩曰有識其聲
段注如史所云赤氣亘天碎隱有聲之類蓋卽此詩之異文愚
案天不早亦有星且係夜觀非晝所視有識其聲蓋災異之一
端故特言之此出三家詩嘒識星聲音俱相近諸家傳授字異
遂各據所聞釋之馬瑞辰云說文廣雅並曰緹緩也箋訓羸爲
緩義與緹同但以文義求之蓋勉羣臣敬恭祀典之意言誠能
昭假於天其感應之理未有羸差者願無
棄成功助我求雨冀天終惠我以安寧也

雲漢八章章十句

崧高疏毛序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
申伯焉箋尹吉甫申伯皆周之卿士也尹官氏申國名

○此詩及下章皆有詩
人自名三家無異義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注三家崧作嵩駿作峻維嶽降神生甫及

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注韓蕃作藩四方于宣疏傳

高貌山大而高曰崧嶽四嶽也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恒
堯之時姜氏爲四伯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於周則有甫有

申有齊有許也。峻大極至也。嶽降神靈和氣以生申甫之大功。翰餘也。箋降下也。四嶽卿士之官掌四時者也。因主方嶽巡守之事在堯時。姜姓爲之德。當嶽神之意而福興其子孫。歷虞夏商世有國土。周之甫也。申也。齊也。許也。皆其苗胄。申申伯也。甫甫侯也。皆有賢知入爲周之楨榦之臣。四國有難則往。并禦之。爲之藩屏。四方恩澤不至則往。宣暢之。甫侯相穆王。訓夏贖刑。美此俱出四嶽。故連言之。○三家崧作嵩。駿作峻。韓蕃作蕃者。禮孔子闕居其在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鄭注。峻高大也。翰幹也。言周道將興。五嶽爲之生賢輔佐。仲山甫及申伯爲周之幹臣。天下之蕃衛。宣德于四方。以成其王功。此宣王詩也。何休公羊莊四年解詁引詩。嵩高惟嶽。峻極于天。易林大壯之兌。嵩高岱宗。峻直且神。是齊崧作嵩。駿作峻。爾雅釋山。山大而高。崧釋文。崧本作嵩。郭注。今中嶽嵩高山。蓋依此立名。邢疏引李巡云。高大曰嵩。郭引李郭。李郭二說皆據爲高。釋文又云。足證經文本作嵩。楊雄河東賦。瞰帝唐之嵩高。兮漢書。雄傳。顏注。嵩亦高也。嵩高者。謂唯天爲大。唯堯則之也。應劭風俗通。義十中央曰嵩。高詩云。嵩高惟嶽。峻極于天。是魯崧作嵩。駿作峻。王應麟詩攷。據韓詩外傳五引詩云。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是韓崧作嵩。駿作峻。蕃又獨作蕃。文選游天台山賦。李注。初學記。五藝文類聚。七白帖。五御覽。三十

九及八百八十一引詩首二句皆作嵩峻毛據釋文無異本則
諸書所引亦皆嶧詩今外傳五嶺仍作嶧此如爾雅之嶧皆後
人順毛改字其餘三家說有作嶧者蹟賦孟軻注嶧卽誤字矣
韋昭國語注嵩字古通用崇字說文崇嵬高也正與嵩高義合
別無嵩嶧字新附補嵩云中岳嵩山也从山从高亦从松仍引
韋注通用崇字崇隸寫或爲密漢書武帝改嵩高爲崇高以密
本卽嵩也後漢靈帝紀復崇高爲嵩高則已離之矣說文嶧東
岱南嶧觀西華北恆中太室王者巡狩所至重文卽岳諸家嶧
岳不同今古異也釋山首列五嶧之名末復云泰山爲東嶧華
山爲西嶧霍山爲南嶧恆山爲北嶧嵩高爲中嶧嵩高郭注太
室山也是許言五嶧與雅訓合毛傳以嶧爲堯時四岳復舉四
山以實之又變霍言衡以與眾異鄭箋遷就其說孔疏更強爲
之辭然閒居引詩言此文武之德鄭注云五嶧爲生賢輔佐外
傳亦推本文武夫申甫爲周輔佐周備五嶧自應統舉德應由
於文武不必乞益於堯時之山證以爾雅說文知三家有同義
也嵩高本概言山之崇高太室乃依以立名郭注明言之然就
山說詩五嶧自可任舉齊主泰岱易林卽就岱宗言嵩高太室
旣被此名說詩尤切故應氏因說中嶧亦引詩以見義獨鼎臣
新附字說竟以嵩爲中岳專名不復知有嵩高之詩斯大謬矣
陳喬縱云孔疏謂箋以南爲甫侯而孔子問居引此詩注以甫
爲仲山甫外傳稱樊仲山甫則是樊國之君必不得與申伯同
爲嶧神所生在禮之時未詳詩意故耳喬縱謂疏說非也後漢

張衡倚應問曰申伯樊仲賁韓周邦亦以南爲仲山甫與鄭記
注合張述魯詩鄭述齊詩是魯齊說同蔡邕薦董卓表云是故
申伯山甫列於大雅蔡亦述魯詩者並以申甫爲申伯仲山甫
又司空揚公碑云昔在申呂匡佐周宣崧高作誦大雅揚言申
呂卽此詩之申伯山甫也張衡司徒呂公誄云四嶽在虞傅士
佐禹克厭天心姓姜氏呂登是南邦以家以處降及于周穆侯
作輔登受八命衮職靡傾據此則樊仲山甫亦係出呂同爲四
嶽之裔故詩言惟嶽降神生甫及申也孔疏以仲山甫是樊國
之君必不得與申伯同爲嶽神所生何疏於考據邪困學紀聞
謂仲山甫猶儀禮所謂伯某甫甫與父同若以仲山甫爲甫則
尹吉甫程伯休父亦可言甫矣伯厚妄用駁難其說愈失之愚
案陳氏引應問申伯樊仲證齊義同於魯家引呂誄衮職靡傾
證樊仲亦出四岳此二條最足破孔疏之因惟三家既以嶽爲
五嶽則毛傳四岳之後本不關詩信係屬添設况孔疏既謂姜
姓於四岳之中爲其一則非姜姓者尙有其三既謂樊係國名
又何不可姓姜姓呂似亦不足辨也至呂誄言姜呂而遠溯四
嶽說本齊

太公世家

齊注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注韓纘作踐云任也魯纘作薦

謝作序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詩三家變異流卷二十三蕩之什

疏傳謝周之南國也召伯召公也登成也功事也箋疊疊勉也
正續繼于往于於法式也疊疊然勉於德不倦之臣有申伯以
賢入爲王之卿士佐王有功王又欲使繼其故諸侯之事往作
邑於謝南方之國皆統理施其法度時改大其邑使爲侯伯故
云然之往也申伯忠臣不欲離王室故王使召公定其宅令往
居謝成法度於南邦世世持其政事傳子孫也○韓續作踐云
任也者釋文引韓詩文陳喬樞云禮中庸踐其位鄭注踐或作
績此踐績古通之證韓訓踐爲任者謂王任用之使經理南國
之事也魯續作薦謝作序者潛夫論志氏姓篇四嶽伯夷爲堯
典禮折民惟刑以封申呂裔或封于申城在南陽宛北序山之
下故詩曰疊疊申伯王薦之事于邑于序南國爲式陳喬樞云
地理志南陽郡宛故申伯國有屈申城與潛夫論說合又三式
篇周宣王時輔相大臣以德佐治亦獲有國故尹吉甫作封頌
二篇其詩曰疊疊申伯王績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又曰四
牡彭彭入鸞鸞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此言申伯仲山甫文
德致昇平而王封以樂土賜以盛服也案三式篇引詩字仍與
毛同此後人嫁毛改之非王氏舊本也愚案

積踐屬皆音近通假謝與序亦雙聲轉變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
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疏傳庸城也徹治也御治事之官也私
人家臣也箋庸功也召公既定申伯

之居王乃親命之使爲法度於南邦今因是故謝邑之人而爲國以起女之功勞言尤章顯也治者正其井牧定其賦稅俾御者二王治事謂冢宰也○陳奐云書牧誓篇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指治事三卿至大誥酒誥梓材召誥維誥等篇言御事皆爲諸侯治事之臣此傳以治事之官釋經文之御正與書義合臣工嗟嗟臣工嗟嗟保介傳保介工官也凡大國三卿命於天子皆有職司於王室故天子得以教之命之傳御猶保介也諸侯之上大夫卿亦兼孤故春秋陽處父爲太傅士會將中軍馬太傅筴以傅御謂冢宰正義用筴申傳失之私人即傅御之私人傅御爲諸侯之臣故傳以私人爲家臣矣禮玉藻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鄭注士臣於大夫曰私人儀禮士相見注家臣稱私有司徹注私人家臣己所自謁除也大夫言私人明不純此言私人爲大夫家臣之證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旣成旣成藐藐王錫申伯

四牡騶騶鉤膺濯濯

疏 傳俶作也藐藐美貌騶騶壯貌鉤膺樊

公營其位而作城郭及寢廟定其人神所處召公營位築之已成以形貌告於王王乃賜申伯馬將遣之○馬瑞辰云說文俶善也有俶爲城繕修之貌黃山云馬以繕通善然說文繕補也舊壤者可言繕新營之城不得言繕明矣釋詁俶始也說文俶

善也一日始也有倣其城猶云始有其城詩云謝舊無城營之始有言有則城已成可知倣對既言既猶終也相應爲辭愚案上言召伯是營則此不必更訓倣爲作下文藐藐專指寢廟承寢廟既成言也釋詁藐藐美也說文作愬鈞膺詳采芑篇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注魯介作

玠以作爾寶往迓王舅南土是保疏傳乘馬四馬也寶瑞也迓

王以正禮遣申伯之國故復有車馬之賜因告之曰我謀女之所處無如南土之最善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爲寶諸侯之瑞圭自九寸而下迓辭也聲如彼記之子之記保守也安也○魯介作玠者釋器圭大尺二寸謂之玠郭注詩曰錫爾玠珪此魯說玠圭大圭惟天子得有之故經云以作爾寶箋亦云非諸侯之圭故以爲寶惟申伯膺此特熙俾之世守韓奕篇以其介圭入覲于王則諸侯之命圭亦因緣稱之與申伯所錫不同也爾雅釋器以明禮制字作玠餘猶作介張衡述魯詩其應聞云服袞而朝介圭作瑞亦作介是也迓舊作近黃山云此篇首二四五六章第七句皆韻往近王舅舅字即與本章馬士寶保上下爲韻用韻之句則有倒文如六章謝于誠歸七章不顯申伯皆是往近王舅亦當解作王舅往近周語引書曰民可近也亦不可上也韋注民可以思慮近說文近附也謂親附之也華嚴經音義下引願野王云近所以爲親也皆近訓親

附之證王勉申伯往謝親附其人民鄰國以保守是土故接云
南土是保也毛鄭皆順說之故傳訓近爲己近之古文作芹上
从止則本有己義已止同部故音亦可轉爲己古己已卽一字
記忌字从己亦得通段故箋卽讀近爲彼記之記釋文遵傳箋
作音乃其通例孔疏又申明近得轉記由其聲近皆卽借近爲
已通已於記唐石經以下各本於近字亦從無異作自宋毛居
正撰六經正誤始以近爲刃之誤段阮以下紛然據以改經然
說文刃在刀部刀刺萬物之刀刃訓遺人以木鐸記詩言徐錯
釋之云道人行而求之故从辵刀厲而進之於上也此卽今記
載之記而記之本字說文訓爲疏疏者昔所已言非憶不明則
專爲記憶之記彼記之記其本字旣仍爲已不可通於刃明矣
是改近爲刃同出於借固不如不改爲長況說文刃未引經爾
雅廣雅皆不爲刃作訓又何從定爲此詩之本字乎愚案縣之
詩曰子曰有疏附訓近爲附倒文見義於說亦得毛訓近爲已
已卽矣字往矣王舅亦卽倒文箋讀爲記作彼記記下無之字
則不詞以刃通記固非也釋文孔疏均不改字箋彼記之記孔
疏本原作彼已之已故直謂箋爲申傳宋本箋作記涉釋文音
記而誤毛居正又沿作記而誤顧炎武唐韻正已駁之矣惟段
玉裁說往已王舅謂刃从刀刀卽古其字其已忌記刀
刃同部通假說亦不可廢陳奐疏本已據改今仍從之

申伯信邁王餞于郇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

疆以峙其糧注魯說曰糧糧也式遄其行疏

傳郿地名箋邁行也申伯之意不欲

離王室王告語之復重於是意解而信行饒送行飲酒也時王蓋省岐周故于郿云還南者北就王命于岐周而還反也謝于誠歸誠歸于謝糧糧式用遄速也王使召公治申伯土界之所至峙其糧者令廬市有止宿之委積用是速申伯之行○釋文以峙如字本又作峙是陸所見本作以峙其糧馬瑞辰云說文痔儲置屋下也俦待也儲待也二字音義同詩序乃錢錫考工記總目注引作特乃錢錫是其證繫傳本無序疑序即俦之或體周語章注俦具也釋詁峙具也說文以峙爲峙踏字此詩釋文本作峙及峙正義引俗本作峙皆當爲俦字之段借說文無峙字今正義及釋文本作峙者皆峙字之流變玉篇廣韻云序或作峙眾經音義一又云古文峙今作峙同糧糧也釋言文魯說也郭注今江東通言糧說文有糧無振云糧穀也惟餘字注引周書曰峙乃錄糧今書作糗糧禮王制五十異糧箋注並云糧糧也雜記載振鄭注糧米糧也

申伯番番既入于謝注魯謝亦作徐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

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疏

傳番番勇武貌諸侯有大功則賜虎賁徒御嘽

嘽徒行者御車者嘽嘽喜樂也不顯申伯顯矣申伯也文武是憲言有文有武也箋申伯之貌有威武番番然其入謝國車徒

之行嘽嘽安舒言得禮也禮入國不馳周徧也戎猶女也翰幹也申伯入謝徧邦內皆喜曰女乎有善君也相慶之言憲表也言爲文武之表式○魯謝作徐者楚詞七諫王注徐周宣之舅申伯所封也詩曰申伯番番既入於徐陳喬縱云潛夫論引詩謝作序張上此又作徐序謝古音通轉孟子書序者射也可證禮記射義序點注云序點或爲徐點是序與徐古通王述魯詩本或不同各據所見也韓詩外傳入云若申伯仲山甫可謂救世矣昔者周德大衰道廢於厲申伯仲山甫相宣王撥亂世反之正天下略正宗廟復興申伯仲山甫乃並順天下匡救邪失喻教德舉遺士海內翕然向風故百姓淳然詠宣王之德詩曰周邦咸喜我有良翰又曰邦國若否云云如是可謂救世矣案據此韓與魯齊同以甫爲仲山甫與毛指甫爲南侯異愚謂若是甫侯吉甫引與申伯同稱決無全不表章之理惟其甫屬樊仲封頌各贈一人故此詩首章申甫並言而其功績專於下章明之立言之體固如是也若如毛說稱頌申伯而推一無可稱述之達官配之當亦爲申伯所不許矣黃山云箋以甫爲即相穆王訓夏贖刑之甫侯無論甫侯作刑由於諸侯不陸左氏以爲叔世亂政史家亦不以爲君臣之盛不當以申伯並提且中隔恭懿孝夷厲五王相距太遠由

泥定俱出四嶽遂強相牽合耳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採此萬邦閔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

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疏傳吉甫尹吉甫也作是工師之論也肆長也贈贈也美採順也四國猶言四方

也碩大也吉甫為此論也言其詩之意甚美大風切申伯又使之長行善道以此贈申伯者送之令以為樂○釋文採本亦作柔馬瑞辰云民勞篇柔遠能邇傳柔支也安與順義近故採亦省作柔說文柔木曲直也採屈申木也凡經傳中作採者皆卽說文採字之異體

崧高八章章八句

烝民

毛序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三家無異義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注韓烝作蒸魯彝作

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疏傳烝眾物事則

仲山甫樊侯也箋秉執也天之生眾民其性有物象謂五行仁義禮智信也其情有所法謂喜怒哀樂好惡也然而民所執持有常道莫不好有美德之人監視假至也天視周王之政教其光明乃至于下謂及眾民也天安愛此天子宣王故生樊侯仲山甫使佐之言天亦好是懿德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韓烝作蒸者韓詩外傳六大雅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

彝好是懿德言民之聚德以則天不知所以則天又焉得爲君子乎
蒸作蒸通用字白虎通姓名屬姓者生也人秉天氣所以生也詩曰天生蒸民
潛夫論相列篇詩所謂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明魯毛文同魯彝作夷者
潛夫論德化篇詩云民之秉夷好是懿德故民有心也猶爲種之有團也
遺和氣則秀茂而成實遭水旱則枯槁而生孽民秉善化則有士君子之心
被惡政則人有懷姦惡之慮趙岐孟子章句十一詩言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有所法則人法天也
民之秉夷夷常也常好美德陳喬縱云魯作夷與毛作彝異書洪範是彝是訓
史記宋世家引作是夷是訓明堂位夏后氏以雞夷鄭注夷讀爲彝周禮司尊彝司農注卽引作雞夷古夷彝二字多以音同通用續漢郡國志河內郡修武故南陽秦始皇更名有南陽城陽樊蠻茅田服虔曰樊仲山之所居故名陽樊後漢樊宏傳其先周仲山甫封於樊因而氏焉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汪魯古

作故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疏也傳古故訓道若順賦布也箋嘉美令善也善威

儀善顏色容貌翼翼然恭敬故訓先王之遺典也式法也力猶勤也勤威儀者格居官次不解于位也是順從行其所爲也顯

明王之政教使羣臣施布之○魯古作故者列女宋鮑宗女傳引詩云令儀令色小心翼翼故訓是式威儀是力是魯古作故

詩三家箋義疏卷之二十三 篇之什 志

美故訓先王之遺典卽用魯義陳吳云故字又作詰抑傳云詰言古之善言也古故詰三子同周語樊穆仲說魯侯曰賦事行利必問於遠訓而咨於故實然則仲山甫能法古訓者矣愚案抑傳毛本作話言作詰言者保釋文所據說文之說當出齊韓說文詰下引詩曰詰訓惠氏亦謂卽此詩文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續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

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疏

傳戎大也喉舌冢宰也箋戎猶女也躬身也王曰女施行法度於是百君

繼女先祖先父始見命者之功德王身是安使盡心力於王室出王命者王口所自言承而施之也納王命者時之所宜復於王也其行之也皆奉順其意如王口喉舌親所言也以布政於畿外天下諸侯於是莫不發應○蔡邕司空房植碑用式是百辟句揚雄尚書箴用王之喉舌句蔡邕胡公碑橋公碑用賦政于外句明魯毛文同

肅肅王命注齊肅作赫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

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注魯韓解作懈疏

傳將行也

箋肅肅敬也言王之政教甚嚴敬也仲山甫則能奉行之若願也順否猶感否謂善惡也夙早夜莫匪非也一人斥天子○齊

肅作赫者後漢郎顛傳顛上書曰詩云赫赫王命仲山甫將之
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宣王是賴以致雍熙肅肅作赫赫齊異
文也漢書刑法志有司無仲山甫將明之材正用齊經又韓詩
外傳六王者必立牧章引詩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淮南主術訓高
同列女曹僖氏妻傳引詩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呂覽知化篇引詩同此魯
注詩云仲山甫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鄭注保安也漢書司
馬遷傳贊夫惟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難矣哉此齊毛文同
韓詩外傳八人之所以好富貴安榮章引詩曰既明且哲以保
其身此韓毛文同魯韓解作懈者說苑立節篇詩云夙夜匪懈
以事一人韓詩外傳八吳人伐楚章亦引詩夙夜匪懈以事一
人引毛文同懈字異漢書董仲舒對策引詩夙夜匪懈荀悅漢
紀二十八引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一人者謂天子也明齊
毛文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不侮矜寡不畏彊禦疏或如之或吐之喻人之於敵強弱○新

序雜事四引詩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明

魯毛文同秦策高注引作不辟彊禦不侮矜寡作辟猶矜作

錄蓋魯詩別本公羊莊十二年傳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春秋繁露精華篇此亦春秋之不畏彊禦也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不畏彊禦不侮矜寡明濟毛文同惟大戴及高注引詩均以不侮矜寡爲下句疑亦師讀之異韓詩外傳六君子崇人之德章引詩柔亦不茹四句楚莊王伐鄭章引柔亦不茹二句外傳八逐而直章引同宋萬與莊公戰章引惟仲山甫三句維作惟外傳六衛靈公晝寢而起章引詩

不侮矜寡二句明韓毛文同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疏

傳儀宜也愛隱也有袞冕

之善補過也袞輶輕儀匹也人之言云德甚輕然而帶人寡能獨舉之以行者言政事易耳而人不能行者無其志也我與倫匹圖之而未爲也我吉甫自我也愛惜也仲山甫獨能舉此德而行之惜乎莫能助之者多仲山甫之德歸功言耳袞職者不敢斥王之言也王之職有闕輒能補之者仲山甫也○春秋繁露玉英篇匹夫之反道以除咎尚難人主之反道以除咎甚易詩云德輶如毛言其易也禮表記大雅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鄭注輶輕也鮮罕也儀匹也圖謀也愛猶惜也言德之輕如毛耳人皆以爲重罕能舉行之者作此詩者周宣王之大臣也言我之匹謀之仲山甫則

能舉行之美之也惜乎時人無能助之者言賢者少案鄭述齊詩亦云舉德之賢人少無能爲仲山甫之助者與箋意同荀子彈國篇潛夫論交際篇並引魯詩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韓詩外傳五德也者包天地之美章引韓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黃氏曰鈔云方博士解王制三公一命衮若有加則賜也云衮雖三公可服非有加則不賜詩言衮者人臣之極常闕之而不補惟仲山甫獨賜而得之是當時所闕而今則補之也何氏古義曰後漢書蔡茂在廣陵夢大殿極上有三穗禾茂踐取之得其中穗輒復失之以問主簿郭賀賀曰大殿者宮府之形象也極而有禾人臣之上祿也取中穗是中台之位也於字禾失爲秩雖曰失之乃所以得祿秩也衮職有闕君其補之旬日而茂徵焉此引詩解異然補爲完衣之義蒙上衮衣言從左傳補過之說於義爲允胡承琪云左傳晉靈公不君士季引此詩而釋之曰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衮不廢矣此解爲傳箋所本後漢楊賜傳故司空賜五登衮職法真傳願聖朝就加衮職蓋漢人多以衮職爲三公之稱然此詩自當指王家語成王冠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

服衮職是亦謂王爲衮職也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汪韓捷作健四牡

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疏

傳言述職也業業言高大也捷捷言樂事

也東方齊也古者諸侯之居過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箋祖者將行犯轍之祭也懷私爲每懷仲山甫犯轍而將行車馬業業然動眾行夫捷捷然至仲山甫則戒之曰既受君命當速行每人懷其私而相稽留將無所及於事彭彭行貌鏘鏘鳴聲以此車馬命仲山甫使行言其盛也○韓捷作捷者玉篇人部詩云征夫捷捷捷樂也陳喬樞云玉篇又云捷本亦作捷又案巷伯篇捷捷幡幡眾經音義十六引作捷捷幡幡詩釋文云捷如字則毛詩他本無作捷捷者知元應所引亦皆爲韓詩之文可與此篇互相證也潛夫論三式篇引詩四牡彭彭四句辭觀明魯毛文同

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適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

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疏

傳騤騤猶彭彭也喈喈猶鏘鏘也過疾也言周之望仲山甫也清微

之風化養萬物者也箋望之故欲其用是疾歸穆和也吉甫作此工歌之誦其調和人之性如清風之養萬物然仲山甫述職多所思而勞故述其美以慰安其心○漢書杜欽傳欽說王鳳曰昔仲山甫異姓之臣無親於宣就封於齊猶歎息永懷宿夜徘徊不忍遠去顏注引鄧展曰詩言仲山甫銜命往治齊城郭而韓詩以爲封於齊此誤耳晉灼曰韓詩誤而欽引之阿附權貴求容媚也此韓說以爲封齊王符潛夫論三式篇周宣王時輔相大臣以德佐治亦復有國故尹吉甫作封頌二篇言申伯

仲山甫文德致昇平王封以樂土賜以盛服符學魯詩此魯說
以爲封齊齊說無攷今文之學當同洪适隸釋載漢孟郁修堯
廟碑仲氏祖統所出本繼於姬周之遺苗天生仲山甫翼佐中
興宣平功遂受封於齊周道衰微失爵亡邦後嗣乖散各相土
擇居因氏仲焉郁所學不知何家也謂詩書春秋禮記等書
此齊爲國不說如彼兩書先集注蓋連下文式滿其字訓疾之美傳
下句賦用王氏詩總聞曰史記齊本封營邱至胡公始徙薄姑獻
公殺胡公而徙臨菑則夷王時也再世而厲公暴虐胡公子入
齊與齊人攻殺厲公胡公子亦死齊人乃立厲公子赤是爲文
公誅殺厲公者七十人事在宣王之世築城之命疑在斯時蓋
出定齊亂也置君戮叛之事疑出山甫方略史失紀耳愚案仲
山甫本以輔佐大臣奉天子命徂齊蓋爲定亂而就封坐鎮亦
事所有三家古說皆有師傳其籍既亡斷章隻義彌可寶貴若
但以其與毛不符而質焉置之是欲廣見聞而自蔽其耳目矣
黃山云毛傳以仲山甫爲樊侯孔疏據杜預說經傳不見畿內
之國稱侯男者天子不以此爵賜畿內也傳言樊侯不知何所
案據今觀周語稱樊仲山甫樊穆仲晉語稱樊仲皆不曰侯謂
呂諫樊侯亦通此後當是仲之夫周召分封三家猶以爲降稱
二伯春秋書法亦惟曰伯曰子安得有侯毛說無稽雖孔亦不
能爲之諱矣謂長守本紀毛說引毛說曰仲山甫樊穆仲
駟樊本蘇忿生田之一又名陽樊明係朱邑孔於崧高篇據爲
國名者謂畿內小國非指侯服之國也至仲山甫之所出何楷

等據為周之同姓馬瑞辰歷舉左傳史記漢書諸證駁去之是矣至謂諸家言出於齊亦本韓詩封齊之誤則不過因毛詩不以申甫之甫為仲山甫不欲從之非其實也案元于欽齊乘明言仲山甫太公之後潛夫論志氏姓亦謂仲山為慶姓齊之慶氏為齊同姓史傳可證合以張衡司徒呂公誅言呂而推及家職靡傾其為齊族蓋無可疑正因本出於齊故宣王即俾定齊亂魯說以此詩為封頌之一則固瑯為封齊與崧高封謝一例矣不獨韓詩以為封也惟于邑于謝所封亦止一邑續漢志謝城在南陽棘陽縣東北前漢志申國在南陽宛縣似謝舊亦申疆則仲山甫之封齊當即取齊地以封之令鎮壓齊亂後遂為慶氏所由起不必即以之代齊也左隱十一年傳平王取鄭郭劉為邢四邑之田而易之鄭不聞拒也僖四年傳齊桓公與鄭申伯以虎牢鄭亦不能拒也侯伯承王命尚得專諸侯之地取以與人西周王命尚行齊地固宣王所得主仲謚曰穆則其不終為齊侯固可知矣祭豈荅對元氏詩穆如清風王褒講德論吉甫歎宣王穆如清風列于大雅皆用魯詩與毛文同衰云吉甫歎宣王是魯詩序義與毛亦同也

烝民八章章八句

韓奕疏

毛序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箕梁山於韓國之山最高大為國之鎮所望祀焉故美大其貌奕奕然謂

之韓奕也梁山今左馮翊夏陽西北韓姬姓之國也後爲晉所滅故大夫韓氏以爲邑名焉幽王九年王室始騷鄭桓公問於史伯曰周衰其孰興乎對曰武實昭文之功文之祚盡武其嗣乎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晉乎○三家無異義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注韓倬作暉云明也韓侯受命

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其爾位朕命不易

餘不庭方注韓說曰餘正也以佐戎辟疏禹治梁山除水災宣

王平大亂命諸侯有倬其道有倬然之道者也受命受命爲侯伯也戎大虔困共執也庭直也菱梁山之野堯時俱遭洪水禹甸之者決除其災使成平田貢賦於天子周有厲王之亂天下失職今有倬然者明復禹之功者韓侯受王命爲侯伯戎猶女也朕我也古之恭字或作共我之所命者勿改易不行當爲不直違失法度之方作楨幹而正之以佐助女君女君王自謂也○陳奐云書禹貢壺口治梁及岐漢書地理志左馮翊夏陽故少梁禹貢梁山在西北龍門山在北案梁山在今陝西同州府韓城縣西北卽漢縣夏陽地梁與龍門俱在河西二山比近禹隨山道河自東而西由壺口而龍門由梁而岐梁山治周都鎬京之北土盡成沃野小雅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終南山在鎬京之南渭南之山旣治渭南之原隰亦得壅辟成耕兩詩立言義

同梁山在王畿東北交界處又爲韓侯歸國之所經故尹吉甫
美宣王錫命韓侯章首卽以禹治梁山除水災比况宣王平大
亂命諸侯與信南山以禹比曾孫成王者意正同也鄭據漢志
梁山在夏陽西北誤以梁山爲韓國之山韓侯爲晉所滅之韓
近情能辨韓爲近燕之韓復據水經灤水注水逕良鄉縣之北
界歷梁山南爲此詩奕奕梁山之證則又誤梁山爲近燕矣梁
自夏陽之梁山韓自北國之韓侯解者膠泥一處齟齬難通俾
作暉云明也者釋文引韓詩文陳喬樞云毛詩作倬乃暉之通
段小雅倬彼甫田韓作劉釋詁劉大也廣雅暉明也劉訓大韓
訓明各有本義而倬訓爲大貌則兼二義也暉與音近義同
聘禮匹馬阜上注云卓猶的也是又以卓爲暉之消借字韓侯
受命者韓詩內傳曰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
曷乃歸卽位何明爵天子有也臣無自爵之義韞王所以名之
爲世子何言欲其世世不絕也黼黻陳喬樞云文選左思詠史
詩李注引韓詩內傳曰所以爲世子何言世世不絕卽此傳之
文陳奐云周禮九命作伯在外州者稱侯伯在王官者稱二伯
其數則皆九命而侯伯統於天子入州入伯韓侯爲侯伯蓋作
幽州伯也愚案前說韓侯以世子受爵命韓侯受命爲侯伯探
下幹不庭方而言或韓侯以世子來見受爵命天子嘉悅因而
命爲侯伯其說亦通廣韻十九侯韓詩外傳曰周宣王大司馬
韓侯子有賢德所稱韓侯子有賢德者當卽此傳以世子入覲
嗣爲韓侯者也詩義可與贈彼洛矣篇參看幹正也者文選西

京賦李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文陳喬縱云箋言作楨幹而正之是亦以幹爲正與韓同釋詰楨翰儀幹也楨翰或作楨幹楨幹皆正也廣雅釋詁幹正也易幹父之蠱虞翻注幹正也詩言幹不庭方庭直也謂正其不直違失法度之方也陳奐云方四方面也幹不庭方言四方有不直者則正之侯伯得專征伐也

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

注魯齊錫作賜淑旂綏章簟茀錯衡玄衮赤舄鉤膺鏤錫鞞

淺幘鞞革金厄疏

傳脩長張大覲見也淑善也交龍爲旂綏大綏也錯衡文衡也鏤錫有金鏤其錫也鞞革

也鞞軾中也淺虎皮淺毛也鞞覆式也厄烏蟬也箋諸侯秋見天子曰覲韓侯乘長大之四牡奕奕然以時覲於宣王覲於宣王而奉享禮貢國所出之寶善其尊宣王以常職來也書曰黑水西河其貢璆琳瓊玕此覲乃受命先言受命者顯其美也王爲韓侯以常職來朝享之故故多錫以厚之善旂旂之善色者也綏所引以登車有采章也簟茀漆尊以爲車蔽今之藩也鈎膺樊纓也眉上曰錫刻金飾之今當盧也鞞革謂轡也以金爲小環往往纏楹之○天子之圭大尺二寸謂之珪圭其諸侯命圭亦通稱介圭也此介圭既其先世所執韓侯以世子入覲奉嗣爵之命亦得執之以覲於王而王復賜以多物也魯齊錫作

賜者北堂書鈔三十引韓詩曰諸侯有德天子賜之是韓作錫與毛同履人鄭注引詩曰王賜韓侯禮注兼采三家韓既同毛則是魯齊錫作賜其義同也淑旂旂也綬章旂也出車采芑並言旂旂中央傳中央鮮明兒卽箋所謂善色矣公羊宣十二年傳注加文章曰旂釋文綬本又作綬禮明堂位夏后氏之綬鄭注綬當爲綬讀如冠鞋之鞋是綬爲正字矣今字通作綬綬章連文與六月帛菴連文同義後與旂同章帛皆謂綬也以旂繼帛曰帛旂以綬繫於綦末加爲文章是曰綬章章第詳載駢篇錯衡詳采芑篇玄袞詳采叔篇履人鄭注元袞赤舄舄有三等赤舄爲上冕服之舄則諸侯與王同亦魯齊義也齊韓錫作錫者張衡東京賦鉤膺玉璫又曰金銀鑲錫張習魯詩所用魯文也作錫文與毛同說文錫馬頭飾也詩曰鉤膺鑲錫錫是錫之省魯既同毛則作錫者蓋齊韓文陳奐云孔疏引說文云韉革也獸皮治去其毛曰韉韉與鞞同既夕禮疏引毛傳韉式與韉覆式一例今字通作韉說文韉車韉也詩曰韉韉淺韉讀若穹頤會作車韉中韉奐謂韉當作韉韉卽今之韉字穹與韉聲義皆相近釋名韉因與下與相聯著也韉韉者以革制車式中所謂韉也小戎作茵又小戎傳云文虎皮此傳釋淺爲虎皮淺毛是淺與文同物也釋文韉本作韉曲禮素裳注或爲韉說文引作大韉皆字異義同先儒謂之覆韉而此云覆式者蓋以韉爲式上所覆之皮與笄當車前者異物禮玉藻履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謁乘路車不式不式者無覆式也路車無覆式則非

路車有覆式可知傳意以此淺幘非路車之制故不以爲覆答
之幣而以覆式之皮言之解者直以式爲答誤矣覆式曰鞞
者借稱耳愚案月令其處保鄭注云虎豹之屬恒淺毛釋獸
稿毛謂之鞞猶郭注稿淺也說文亦云稿淺也故以此詩之淺
爲虎皮淺毛馬瑞辰乃謂鹿毛最淺虎豹毛深不得名淺欲以
鹿皮釋之引巾車職灑車鹿淺與玉藻大夫士齊車鹿幣爲鞞
然必非天子錫命侯伯之物且雅調離注虎淺俱有明文似不
必於此致疑也鞞革詳鞞蕭篇金厄卽金鞞之省馬瑞辰云說
文鞞鞞拊也小爾雅衡鞞也鞞上者謂之烏啄胡承瑑曰鞞上
疑鞞下之譌釋名橘扼也所以扼牛頸也馬曰烏啄又馬頸似
鳥開口向下啄物時也啄嚼古通用傳云烏嚼卽小爾雅釋名
所云烏啄嚼釋文引沈音畫是也孔疏本譌作烏嚼遂引爾雅
蠅烏嚼釋之誤矣又案衡爲橫木所以橫於轡前鞞則以厄牛
馬之頸烏啄又爲鞞下兩邊又馬頸者一名鞞說文鞞下曲
者左傳服注鞞車鞞兩邊又馬頸者是也衡與鞞異物鞞與
烏啄又異物而小爾雅以衡爲鞞毛傳以厄爲烏嚼者皆以相
近遂移其名耳金厄謂於厄末爲金飾荀子禮論絲未彌龍所
以養威也揚倅注彌如字又讀爲弭弭末也謂金飾衡鞞之末
爲龍首也續漢輿服志龍首衡鞞卽詩所云金厄耳箋謂以金
爲小環亦誤黃山云衡爲鞍端橫木鞞卽就衡之兩端爲之故
考工記曰橫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圓鄭注橫任謂兩鞞
之間也是中間爲衡兩端爲鞞矣鞞淺不能又馬頸故又於鞞

之兩邊設鞬卽所謂鳥啄左裏十四年傳射兩鞬而還服注車
輓兩邊又馬頸者是鳥啄嚙向下仍著於輓上卽謂著於輓上
亦可也分之爲三合之則仍以爲爲主小爾雅是以併言之金
飾衡輓之末亦併言之矣末卽衡兩端於兩端爲龍首也若節
節爲之必不牢
固安能制馬乎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鞞維何魚鼈鮮魚
其鞞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蓮豆有且侯氏燕胥

疏傳屠地名也顯父有顯德者也燕菜餼也筍竹也蒲蒲弱也
筍祖將去而犯賊也旣覲而反國必祖者尊其所往去則如
始行焉祖於國外畢乃出宿示行不留於是也顯父周之公卿
也餞送之故有酒魚鼈以火熟之也鮮魚中膾者也筍竹萌也
蒲深蒲也贈送也王旣使顯父餞之又使送以車馬所以贈厚
意也人君之車曰路車所駕之馬曰乘馬且多貌胥皆也諸侯
在京師未去者於顯父餞之時皆來相與燕其邊豆且然榮其
多也○風俗通義八案禮傳共工之子曰修好遠遊舟車所至
足跡所達無不窮覽故記以爲祖神祖者祖也詩云韓侯出祖
清酒百壺是其事也明魯毛文同陳奐云屠地名無攷說文左
馮邛邠陽縣有邠亭一作屠陽亭許不引詩邠亭非卽屠地傳
云顯父有顯德逸周書成周本典篇並有顯父登德之文傳所

本也泉水傳祖而舍較飲酒於其側曰餞重始有事於道也出
祖飲餞雖是兩事總在一時祖而舍較行者之事飲酒乃送行
者之事卽此清酒百壺是也黃山云此篇顯父顯父同辭傳訓
顯父爲卿士而於顯父則曰有顯德者也顯父卽韓姑之父詩
明言之矣顯父詩雖不詳然訓爲有顯德者是二字並非定名
實大不倫箋訓周之公卿孔疏本公卿作卿士觀箋說侯氏燕
胥謂諸侯在京師未去者於顯父餞之時皆來相與燕則指顯
父爲餞送之主明謂是周卿士之一與傳訓顯父同作公卿誤
也如傳說本謂公卿有顯德者皆來餞疏失傳意亦說爲一人
是以不言箋易傳耳胡承珙主傳說乃謂清酒百壺餞者必非
一人夫百壺不過概言酒多喻餞送之盛爲侯氏燕胥作照胡
豈謂人持一壺乎陳奐引逸周書謂爲傳所本而不敢究其說
亦私毛也據逸周書成開篇五典一言父典祭二顯父登德三
正父登過四讓父登失其五則闕五者皆官名盧文昭以言父
爲宗伯顯父爲司徒正父爲司馬讓父爲師氏保氏闕者爲司
空本典篇顯父登德降則信信則民盧其文卽同成開篇是
顯父實爲一官非所謂有顯德者矣若竟就官論既非毛信仍
與顯父岐不如從箋作卿士爲愈也菽與穀對文謂菜茹也筍
與蒲皆萌生而未出地者淮安人取以供客味極鮮美御覽入
百五十九引鄭易注作其餼惟何餼菽古通維作惟蓋本齊詩
說文無菽餼卽驚之重文驚下云鼎實惟葦及蒲段注此有脫
當云詩曰其驚惟何惟葦及蒲是筍許亦作葦皆齊韓異字說

文華大葭也釋草葭蘆莢載其萌蘗郭注葭蘆葦也今江東呼蘆筍爲葭案蘆筍卽今之茭菜俗亦呼茭葭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

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注魯諸作姪祁祁如雲韓侯顧

之爛其盈門疏傳汾大也蹶父卿士也里邑也祁祁徐親也如雲言眾多也諸侯一取九女二國蹶之諸娣眾

妻也顧之曲顧道義也箋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彘在汾水之上故時人因以號之猶言莒郊公黎比公也姊妹之子爲甥

王之甥卿士之子言尊貴也于蹶之里蹶父之里百兩百乘不顧顯也光猶榮也氣有榮光也蹶者必娣姪從之獨言娣者舉

其貴者爛爛榮然鮮明且眾多之貌○漢書人表韓侯蹶父次周宣王列上之下齊說也云韓侯迎止者足證諸侯親迎至宣

王時禮尚不廢魯諸作姪者白虎通嫁娶篇天子諸侯一娶九女者重國廣繼嗣也春秋公羊傳曰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蹶

之以姪娣從謂之姪者兄之子也娣者女弟也必一娶何爲其棄德嗜色故一娶而已人君無再娶之義也備姪娣從者爲其

必不相妬也一人有子三人共之若己生之也不娶而娣何博異氣也娶三國女何廣異類也恐一國血氣相似俱無子也姪

梯年雖少猶從適人者明人君無再娶之義也還待年於父母之國未任荅君子也詩云姪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

盈門是魯詩作姪婦士昏禮鄭注從者謂姪婦詩
諸婦從之那那如雲是齊詩仍作諸婦與毛同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爲韓姑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訐

訐魴鱣甫甫注齊甫作訐麀鹿嘒嘒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既

令居韓姑燕譽疏傳姑厥父姓也訐舒大也甫甫然大也嘒嘒

父甚武健爲王使於天下國國皆至爲其女韓侯夫人姑氏親

其所居韓國最樂甚樂矣韓之國土也川澤寬大眾魚禽獸備

有言饒富也慶善也厥父既善韓之國土使韓姑嫁焉而居之

韓姑則安之盡其婦道有顯譽○易林井之需大夫祈父无地

不涉爲吾相土莫如韓樂可以居止長安富有同人之需同陳

喬樞云易林言大夫祈父者蓋厥父爲司馬之官舊稱司馬亦

曰祈父祈斯古通詩祈父于王之爪牙毛傳祈父司馬也司馬

掌甲兵征伐之事故言孔武愚案易林齊說无地不涉卽詩之
靡國不到也齊甫作訐者靡之中孚云魴鱣訐訐利來無憂訐
甫同音通用廣雅釋訓云訐訐大也卽用齊義說文吁驚語也
詩吁亦作于方言芋大也詩大也注芋猶訐也說文芋下云大
葉實根駭人故謂之芋也抑傳云詩大也韓土川澤之大見之
驚人故以訐訐狀之而訓爲大也御覽引詩川澤許訐訐訐雙
聲通用蓋亦三家異文左成九年傳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
詩主家義集疏卷二十三蕩之什

享之賦韓奕之五章取慶居燕譽之
義也魯豫通言安樂也詳蓼蕭篇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

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堅實啟實藉獻其貔皮赤豹黃

龍疏傳師眾也韓侯之先胤武王之子也因時百蠻長是蠻服

其壘也貔猛獸也追貊戎狄國也奄撫也實墉實堅言高其城深

也大矣彼韓國之城乃古平安時眾民之所築完韓侯先祖有

功德者受先王之命封為韓侯居韓城為侯伯其州界外接蠻

服因見使時節百蠻貢獻之往來後君微弱用失其業今王以

韓侯先胤之事如是而韓侯賢故於入覲使復其先祖之舊職

賜之蠻服追貊之戎狄令撫柔其所受王畿北面之國因以其

先祖侯伯之事盡予之皆美其為人子孫能興復先祖之功其

後追也貊也為獵狝所偪稍東遷實當作寔趙魏之東實寔是
同聲寔是也精稅也韓侯之先祖微弱所伯之國多滅絕今復
舊職與被國繼絕世故築治是城濬修是壘井牧是田故收斂
是賦稅使如故常○潛夫論志氏姓篇昔周宣王亦有韓侯其
國也近燕故詩曰溥彼韓城燕師所完又五德志篇韓武之穆
也是武穆之韓近燕魯說如此箋訓燕為安非也水經注聖水
篇聖水東逕方城縣故城又東南逕韓城東今固安縣有方城

村卽是漢縣韓侯城近在其地與河東姬姓爲晉所滅之韓確爲二地箋合爲一誤也追未聞猶在遼東漢魏之間見於史志其後無考當韓侯總領時尙是北方中較著之戎狄大國詩言此者見宣王能用賢臣而韓侯之世濟其美爲無忝光榮也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江漢疏

毛序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箋召公召穆公也名虎○三家無異義

江漢浮浮注

魯浮作陶武夫滔滔注韓說曰武夫滔滔眾至大

也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旣出我車旣設我旗匪安匪舒淮夷來

鋪疏

傳浮浮眾強貌滔滔廣大貌淮夷東國在淮浦而夷行也鋪病也箋匪非也江漢之水合而東流浮浮然宣王於是

水上命將幸遣士眾使循流而下滔滔然其順王命而行非敢斯須自安也非敢斯須遊止也主爲來求淮夷所處據至其境故言來車戒車也鳥隼曰旌兵至境而期戰地其自出戎車建旗又不自安不舒行者主爲來伐討淮夷也據至戰地故又言來○魯浮作陶者風俗通義十江出蜀郡滿流西徼外崦山入海詩云江漢陶陶陳喬樞云陶陶常訓爲盛長貌楚詞懷沙篇陶陶孟夏兮注陶陶盛陽兒又哀歲篇冬夜兮陶陶注陶陶長兒詩言江漢陶陶謂其流盛而長也陶與下句滔滔韻武夫至大

寺三尺長尺

卷二十一三蕩之什

也孔疏引侯苞韓詩翼要文引經明韓毛文同孔云下云武夫
洗洗與此滔滔相類傳以洗洗爲武貌則此言滔滔廣大者亦
謂武夫之多故侯苞云眾至大也馬瑞辰云左文十二年傳
趙穿曰裏糧坐甲固敵是求宜十二年傳趙同曰率師以來惟
敵是求並與詩來求義相同方言
廣雅並云鋪止也是鋪謂止其地

江漢湯湯武夫洗洗注魯洗作僂齊作潢韓作越經營四方告

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疏傳洗洗武

既受命伐淮夷服之復經營四方之叛國從而伐之克勝則使
傳遠告功於王庶幸時是也載之言則也召公忠臣順於王命
此述其志也○魯洗作僂齊作潢韓作越者釋訓洗洗起起武
也釋文樊光本洗洗作僂僂是作洗乃順毛所改此魯作僂却
懿行云登借之字古無正體即僂亦或體是也鹽鐵論縣役篇
詩云武夫潢潢經營四方故飭四境所以安中國也桓習齊詩
是齊作潢又玉篇走部越越武貌郝云越越與起起字俱从走
玉篇似近之玉篇所據爲韓詩是韓作越樂記橫以立武橫古
音與光同其字亦通黃从艾聲艾古光字也故从黃之字或變
从光說文兒贖之贖俗文作贖釋言枕充亦作橫充皆其證法
言孝至篇武義璜璜兵征
四方疑僂僂轉寫之誤

功今謀女之事乃有敏德我用是故將賜女福慶也王爲虎之志大謙故進之云爾○馬瑞辰云旬通作徇廣雅徇逖也白虎通逖者徇也又云三年二伯出述職古者以二伯出述職天子巡視邦國來旬來宣正其事也鴻雁傳宣示也是來旬爲巡視之徧來宣爲宣布之徧故爾雅同訓爲徧來亦語詞之是猶云是旬是宣箋訓爲勤失之白虎通王者不臣篇子得爲父臣者不遺善之義也詩云文武受命召公雜翰召公文王子也愚案史記燕世家云召公周同姓是魯詩家不以爲文王子論衡氣壽篇云邵公周公之兄也至康王時尙爲太保出入百有餘歲矣王充以召公爲文王子與白虎通合蓋魯家別解陳奐云似訓嗣嗣猶繼也韓詩外傳云傳曰子小子使爾繼邵公之後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韓意釋詩予小子爲宣王自謂言耳無以予小子之故不足上繼文武惟爾祖召公之是嗣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穆公能疆理南海卽是繼康公之事肇長也者釋文引韓詩文陳喬樞云商頌元鳥上言正域彼四海下云肇城彼四海則肇猶正也胡承珙曰韓以肇訓長承上召公是似而言謂祖孫相繼長有此功但肇之爲長不見所出喬樞謂齊語轉本肇木注肇正也正與長同義釋詁正長也斯千篇噲噲其正傳正長也肇之爲長亦訓詁展轉相通之義也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

虎拜稽首天子萬年疏

傳釐賜也。鉅黑黍也。鬯香草也。築煮合而鬱之曰鬯。鬯器也。九命錫圭瓚。鉅鬯。

文人文德之人諸侯有大功德賜之名。山土田附庸。箋。鉅鬯黑黍酒也。謂之鬯者芬香條鬯也。王賜召虎以鬯酒一罇。使以祭其宗廟。告其先祖。諸有德美見記者。周岐周也。自用也。宣王欲尊顯召虎。故如岐周。使虎受山川土田之賜。命用其祖召康公受封之禮。岐周之所起。爲其先祖之靈。故就之拜稽首者。受王命策書也。臣受恩無可以報謝者。稱言使君壽考而已。○白虎通。攻黠篇。王制曰。賜圭瓚。然後爲暢。未賜者資。暢於天子。鉅者黑黍一稔。二米鬯者以百草之香鬱金合而釀之。成爲鬯。玉瓚者器名也。所以灌鬯之器也。以圭飾其柄。灌鬯貴玉器也。韓詩外傳八。傳曰。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二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鉅鬯。詩曰。釐爾圭瓚。鉅鬯。一。直引詩。明韓毛文同。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

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注齊矢作弛洽作協疏

傳對遂考成矢施也。箋對答休美作

爲也。虎既拜而答王策命之時。稱揚王之德。美君臣之言。宜相成也。王命召虎用召祖命。故虎對王亦爲召康公受王命之時。對成王命之辭。謂如其所言也。如其所言者。天子萬壽以下是也。○孔疏釋云。對成王命之辭。謂對王命舊事成辭。胡承瑛云。

以成爲成辭未免迂曲嚴粲曰成者毀之對謂不毀墜康公之
功范家相曰此章言報君之事召虎何以報上惟若揚王之休
命作召公已成之事業是乃報上之實事業既成惟祝天子壽
考萬年以享其成此忠臣孝子之心也明明天子以下則因以
進戒耳二說文義較明順韓詩外傳五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
名詩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此文王之德
也曹植責躬詩亦引詩明明天子明明韓毛文同王念孫云明勉
一聲之轉故古多謂勉爲明重言之則曰明明爾雅疊勉也
禮器鄭注疊勉猶勉勉也齊勉勉明明亦一聲之轉明明天
子令聞不已猶言疊勉文王令聞不已也齊矢作弛洽作協者
傳矢弛也本釋詁各本作施宋本作弛禮孔子問居繁露竹林
皆引詩弛其文德協此四國是齊詩如此弛者寬緩之意以文
德柔四國之民則四國皆有順心既以武功定之即以
文德柔之此一弛之義也洽讀爲協洽協聲同

江漢六章章八句

常武疏

毛序石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然
箋戒者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釋屨。三家無異義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脩我戎
既敬既戒惠此南國疏

傳赫赫然盛也明明然察也王命南仲
於大祖皇父爲大師箋南仲文王時武

臣也顯著乎昭察乎宣王之命卿士爲大將也乃用其以南仲
爲大祖者今大師皇父是也使之整齊六軍之眾治其兵甲之
事命將必本其祖者因有世功於是尤顯大師者公兼官也敬
之言誓也誓戒六軍之眾以惠淮浦之旁國謂敎以無暴掠爲
之害也每軍各有將中軍之將尊也○釋文赫火百反字又作
赫蓋赫字兼有郝音讀爲台卽與壘同淮南原道訓高注壘讀
赫赫明明之赫高意卽以合音爲赫之正讀據此亦知魯毛文
同古人錫命必於廟白虎通爵篇封諸侯於廟者示不自專也
明法度皆廟之制也詩云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又引禮祭統古
者人君爵有德於大祖潛夫論敘錄蠻夷猾夏古今所患宣王
中興南仲征邊史記亦言南仲朔宣王時皆魯說也漢書人表
有南仲次周宣王世列上下卽南仲此齊說也如文王時更有
南仲馬班豈容知而不載明出毛傳臆說別無憑證臆所不信
鄭翊皇父以南仲爲大祖之解欲以成文王時別有南仲之曲
說而不知無益於毛自取排擊也皇父並命亦在大祖之廟故
以大祖之文處其中句例多如此南仲爲將皇父監軍王肅所
說情事或然夏官注旣敎旣戒與毛作敬異陳喬縱云箋敬之
言誓也誓與敬義同蓋三家今文並作傲字揚雄趙充國頌整
我六師用

魯經文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

詩三家說義疏卷二十三 蕩之什

三

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疏

傳尹氏掌命卿士程伯休父始命為大司馬浦淮也誅其君弔其民為之

立三有事之臣箋尹氏天子世大夫也率循也王使大夫尹氏
 策命程伯休父於軍將行治兵之時使其士眾左右陳列而勅
 戒之使循彼淮浦之旁省視徐國之土地叛逆者軍禮司馬掌
 其誓戒緒業也王又使軍將豫告淮浦徐土之民云不久處於
 是也女三農之事皆就其業為其驚怖先以言安之○孔疏此
 時尹氏當是尹吉甫也下至春秋之世天子大夫每有尹氏見
 於經傳馬瑞辰以為據竹書紀年幽王元年王錫大帥尹氏皇
 父命則皇父實為尹氏即二章所云王謂尹氏也陳奐云尹氏
 為掌命卿士之官猶師氏保氏旅賁氏虎賁氏官皆稱氏書大
 誥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
 氏御事孔疏云尹氏即官也逸周書和寤武寤篇尹氏八士即
 周禮序官大史小史中士八人也左傳尹氏以官為族而與尹
 氏為大史者不同解之者概以尹氏為周族大夫失之愚案陳
 說較合孔疏以為吉甫固未必然馬氏據竹書大帥尹氏皇父
 之文以駁箋南仲說誤竹書安可據耶史記太史公自序重黎
 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官守
 而為司馬氏潛夫論志氏姓篇重黎氏世序天地別其分主以
 歷三代而封於程其在周為宣王大司馬詩云王謂尹氏命程
 伯休父此魯說漢書人表程伯休父次宣王世列上下此齊說
 據魯說休父為司馬在宣王世其失官守亦在宣王世程國伯

劉休父名也續漢郡國志雒陽有上程聚古程伯休父之國韋昭以爲失天地之官疑非若失天地之官而尙爲司馬不得卽以司馬命氏也休父是名如魯季孫行父晉荀林父之比胡承琪云周禮止言三農不言三事以三事爲官稱則詩書皆有明文立政三事農事就緒已在其中從傳義爲合

赫赫業業有威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釋騷震驚徐方

如雷如霆徐方震驚疏傳赫赫然盛也業業然動也騷然而威舒徐也保安也匪紹匪遊不敢繼以敖

遊也釋陳騷動也箋作行也紹緩也釋當作驛王之軍行其貌赫赫業業然有尊嚴於天子之威謂聞見者莫不憚之王舒安

謂軍行三十里亦非解緩也亦非敖遊也徐國傳遽之驛見之知王兵必克馳走以相恐動震動也驛馳走相恐懼以驚動徐

國如雷霆之恐怖人然徐國則驚動而將服罪○馬瑞辰云括地志泗州徐城縣今徐城鎮在臨淮鎮北三十里有故徐城號

大徐城周十一里中有偃王廟故徐國也元和志周穆王時徐王偃好行仁義東夷歸之者四十餘國穆王發楚師大破之殺

偃王其子北徙彭城原東山下山在下邳縣界續漢志下邳國云徐本國宣王伐徐在穆王克徐以後卽下邳縣界之徐也下

文濯征徐國孔疏言此徐當在徐州之地未必卽春秋徐子之國失之漢書敘傳王師雷起霆擊朔野用齊經文胡承琪云王

師將至徐方必有陳兵守隘之處見王師而畏懼故有擾動之意王於是因其擾動而震驚之以如雷如霆之威而徐方遂不勝其震

驚耳

王奮厥武如霆如怒進厥虎臣闕如虓虎鋪敦淮濟注韓鋪作

敷云大也敦云迫齊鋪敦亦作敦彼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

之所疏

傳虎之自怒虓然潰涯仍就虜服也截治也箋進前也敦當作屯醜眾也王奮揚其威武而震雷其聲而勃怒

其色前其虎臣之將闐然如虎之怒陳屯其兵於淮水大防之上以臨敵就執其眾之降服者也治淮之旁固有罪者就王師而斷之○漢書敘傳虎臣之俊用齊經文蔡邕集太尉橋公碑威壯虓虎班固竇獻七雄城關是魯齊皆作虓所用經文與毛同服虔通俗文曰虎聲謂之哮文選七啟哮闕之獸李注哮與虓同風俗通義二詩美南仲闕如哮虎應劭習魯詩當是魯亦作本鋪作至云迫釋文引韓詩文陳啟源云大迫淮濟與淮征徐國文義相類陳喬縱云韓釋敦爲大者呂覽求人篇高注以樽木爲大木足證此敦字亦有大義也愚案說文敦敦也从支專聲專布也从寸甫聲是專即敷布之本字釋詁甫浦均大也則專亦有大義明矣溥敷樽均專聲又可互證也敷訓敷經典引申訓布訓陳陳布則其象爲大與肆訓陳即訓大例同後漢

馮觀傳詔策觀曰詩不云乎進厥虎臣闢如城虎敷敦淮濟仍執醜虜李注布兵敦逼淮水之涯因執得醜虜逼追義同鋪雖作敷而不釋爲大不與韓合鋪敦作敦敦者說文漬下引詩敦彼淮濟彼爲語詞則敦兼屯追二義疑亦齊詩之異文

王旅嘽嘽注齊旅作師嘽作羸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

如川之流縣縣翼翼注韓縣作民不測不克濯征徐國疏

傳嘽然

盛也疾如飛擊如翰苞本也縣縣觀也翼翼敬也濯大也箋嘽嘽間暇有餘力之貌其行疾自發舉如鳥之飛也翰其中素俊也江漢以喻盛大也山本以喻不可驚動也川流以喻不可禦也王兵安觀且皆敬其勢不可測度不可攻勝既服淮浦矣今又以大征徐國言必勝也○齊旅作師嘽作羸者漢書敘傳王師羸羸鄭氏曰羸羸盛也陳喬縱云此卽王旅嘽嘽之異文顏注詎鄭爲非轉引四牡羸羸駱馬爲解誤矣黃山云顏注駱馬是四引四牡羸羸爲喻息之貌說文嘽嘽息也引詩嘽嘽駱馬是四在正以嘽爲本字此傳訓嘽爲盛乃借字矣惟顏駱駱說而不改字知齊詩兩嘽皆作羸韓縣作民者釋文云縣如字韓詩作民民同謂其訓民民爲親也韓詩外傳入齊景公謂子貢曰先生何師章末引詩曰綿綿翼翼不測不克陳喬縱云今外傳同毛詩作羸羸當據釋文訂正馬瑞辰云縣緝雙聲通用故詩緝緝黃鳥一作緝緝韓綿綿作民民亦以雙聲段借至傳訓縣縣

爲觀者製卽壽字靜卽密也謂此靜雙聲字故訓爲靜猶言密也文選洛神賦注解釋密意也與毛同義喬樞案漢書賈誼傳澹乎若深淵之觀注觀與靜同又外戚傳神眇眇兮密覩處以密與覩連言足證觀之本有密義矣

王猶允塞徐方旣來注齊來作俵徐方旣同天子之功四方旣

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疏傳猶謀也來庭來王庭也

雖臨之尙守信自實滿兵未陳而徐國已來告服所謂善戰者不陳同猶遠也還歸振旅也○齊來作俵者漢書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詩云徐方旣俵許其慕諸夏也顏注俵古來字漢書嚴助傳詩云王猷允塞徐方旣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新序雜事四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已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先王之所以拱揖指揮而四海賓者誠德之至己形於外故詩王猷允塞徐方旣來此之謂也言王道誠信充實遠人自服古書猶字犬旁不分左右然魯韓經文皆作猷不作猶與箋訓猶爲尙義異荀子君道篇議兵篇並引王猷允塞二句非相篇引徐方旣同天子之功皆此意以上魯說韓詩外傳六事強暴之國難章勇士一呼而三軍避章趙簡子薨而未葬章並引王猷允塞二句明魯韓文與毛同漢書敘傳龍荒幕朔莫不來庭用齊經文

常武六章章八句

瞻卬疏

毛序凡伯刺幽王大壞也箋凡伯天子大夫也春秋魯隱公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三家無異義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甞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

盭賊盭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疏

傳昊天斥王也填久厲惡也瘳病夷

常也罪罟設罪以爲罟瘳愈也箋惠愛也仰視幽王爲政則不愛我下民甚久矣天下不安王乃下此大惡以敗亂之屆極也天下騷擾邦國無有安定者士卒與民皆勞病其爲殘酷痛病於民如盭賊之害禾稼然爲之無常亦無止息時施刑罪以羅網天下而不收斂爲之亦無常無止息時此自王所下大惡○孔疏盭賊者害禾稼之蟲盭疾是害禾稼之狀言王之害民如蟲之害稼故比之也易林離之萃苛政日作蝻食華葉割下啖上民被其賊以盭比苛政與詩意同此齊家說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

彼宜有罪女覆說之疏

傳收拘收也說赦也箋此言王削職諸侯及卿大夫無罪者覆猶反也○後漢

劉瑜傳瑜曰人無罪而覆入之是女反收之三家詩當作女覆入之其義同也王符傳云天下本以民不能相治故爲立王者

以統治之在於奉天威命共行賞罰故詩刺彼宜有罪女反脫之潛夫論述救篇同覆卽反也上四句反覆互易知下四句反覆亦當互易觀符傳女反脫之則上二句反收之爲覆入確爲引三家詩無疑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爲梟爲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

注魯哲或作哲維作惟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

婦寺疏

傳哲知也寺近也箋哲謂多謀慮也城猶國也大夫陽

亂國懿有所痛傷之聲也厥其也其幽王也梟鴟聲之鳥喻哀
嬖之言無善長舌喻多言語是王降大厲之階階所由上下也
今王之有此亂政非從天而下但從婦人出耳又非有人教王
爲亂語王爲惡者是惟近愛婦人用其言故也○懿抑聲近通
借抑詩國語讀爲懿是也魯哲或作哲維作惟者釋言哲智也
此魯說文義同毛列女夏桀末喜傳引詩懿厥哲婦爲梟爲鴟
晉賦嬖姬傳引婦有長舌惟厲之階魯桓文姜傳引亂匪降自
天生自婦人齊靈聲姬傳引匪教匪誨時惟婦寺皆魯經文此
哲作哲維作惟又漢書谷永傳永疏引懿厥哲婦爲梟爲鴟匪
降自天生自婦人四語亦用魯詩哲作哲維上奪亂字顏注有
言此禍亂其明證也說文哲知也从口折聲哲或从心是哲哲
仍一字梟鴟者陳奐云說文梟不孝鳥也雖雖也箱文作鴟凡

鴟類甚多說文舊雖舊字或作鴟此卽爾雅怪鴟也文選演連珠李注引淮南子主術篇云鴟夜撮蚤察分毫末晝出矚目而不見三山高誘曰鴟鴞謂之老菟史記賈誼傳鴟鳳伏竄兮鴟泉翔翔是也

鞠人伎忒譜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爲屢淫乘快作怪嬰悅也

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疏傳伎書忒變也休息也婦人無與外

政唯王后猶以蠶織爲事古者天子爲藉千畝冕而朱紘躬乘末諸侯爲藉百畝冕而青紘躬乘末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敬之至也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公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歲旣畢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遂副禕而受之少牢以禮之及良日后夫人纒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纒遂朱練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服旣成矣君服之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箋鞠窮也譜不信也竟猶終也胡何惡惡也婦人之長舌者多謀慮好窮屈人之語忒害轉化其言無常始於不信終於背違人豈謂其是不得中乎反云維我言何用爲惡不信也識知也賈物而有三倍之利者小人所宜知也君子反知之非其宜也今婦人休其蠶桑織紉之職而與朝廷之事其爲非宜亦猶是也

賢人皆言奔亡則天下邦國將盡困窮。天之降責乃有變異而日食星隕山崩川竭者何神之降福乃無災害而水旱蟲螟霜雹疫癘者何王違此凶災不思修德反舍爾大者遠者不務而惟我國之賢者是忌乎三家秋作述者說文述遠也集韻引說文有詩曰舍爾介逖王氏詩攷因之明許正字毛借字王肅云舍爾大道遠慮反與我賢者怨乎義與此合也惟其不善更致不祥王傲情不修威儀望之不似人君方以爲有恃無恐也不知賢人既亡邦國亦從茲殄瘁矣王何以爲國乎左文六年喪二十六年傳并引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是也韓詩外傳六易曰困於石章引詩說同明韓毛文同漢書王莽傳引邦國殄瘁

作領亦三家異字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

人之云亡心之悲矣疏

傳優渥也幾危也箋優寬也天下羅罔

不指加罰於其身疾王爲惡之甚賢者奔亡則人心無不憂幾近也言災異譴告離人身近愚者不能覺。天之降罔其優寬也尙未裁及王身而賢人云亡則國是無與挽回可憂孰甚天之降罔其幾危也或冀王之改悔而賢人云亡則國勢將終不振我悲更深此及上章

天字皆言天不斥主

詩三家義集疏

卷二十三

蕩之什

三

聲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盍自今矣注魯今作全不自我

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注魯皇

作爾後作訛疏

傳藐藐大貌鞏固也箋檻泉正出涌出也齊沸其貌涌泉之源所由者深喻已憂所從來久也

惡政不先己不後己怪何故正當之藐藐美也王者有美德藐藐然無不能自堅固於其位者微箴之也式用也後謂子孫也

○彼感沸然正出之檻泉其來源固甚深矣我此心之憂一如泉源之深固不始自今矣魯今作全者列女嚴延年母傳引詩

云心之憂矣盍自全矣以本詩之義推之言邁此惡政不能不出於諷諫甯肯專爲自全地乎但惡政之興何以不在我先何

以不在我後適於我身遇之也我王果有君人之德藐藐然可以比美昊天無不能鞏固爾位之理今縱不爲一身計亦當思

無辱皇祖用救爾後世子孫耳魯皇作爾後作訛者列女晉范氏母傳引詩曰無忝爾祖式救爾訛訛訛字通釋註世以妖

言爲訛當日歷孤箕服寶亡周國之訛言偏於一國衰敗事實無不知之故祝其修德禳災無辱爾祖以挽救前此亡國之訛

言也韓詩外傳六孟子說齊宣王章引詩不自我先不自我後明粹毛文同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召曼疏

毛序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曼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箋曼病也。三家無異義

曼天疾威天篤降喪瘕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注韓閔

作御疏

傳閔垂也箋天斥王也疾猶急也瘕病也病乎幽王之爲政也急行暴虐之法厚下喪亂之教謂重賦稅也病

國中以饑饉令民盡流移荒虛也國中至邊竟以此故盡空虛○瘕我饑饉與雲漢篇瘕我以早句義同韓詩外傳六威有三衛章引詩曼天疾威四句明韓毛文同韓閔作御者外傳八一穀不升謂之饑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荒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飾道路不除百官補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祠此大侵之禮也詩曰我居御卒荒此之謂也言大荒之年所居所御盡爲之變與毛訓義全異

天降罪罟蟲賊內訌昏椽靡其潰潰回適實靖夷我邦疏傳訂

椽天椽也靖謀夷平也箋訂爭訟相陷入之言也王施刑罪以

羅罔天下眾爲殘酷之人雖外以害人又自內爭相讒惡昏椽皆奄人也昏其官名也椽椽毀陰者也王遠賢者而近任刑奄之人無肯共其職事者皆潰潰然惟邪是行皆謀夷滅王之國○陳奐云文選文賦注引韓詩薛君章句云靡好也疑卽此詩靡共之義或以爲烈文封靡義者非愚案如陳說韓義當釋爲

昏椽之人自謂好共職事而憤亂邪僻實謀夷滅我國也說文憤亂也潰與憤同說文補下引爾雅穰穰穰穰段注引潛夫論云何何潰潰蓋用爾雅文是潰又通作穰

皐皐訛訛注魯皐作浩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位

孔貶疏

傳皐皐頑不知道也訛訛竄不供事也貶隊也箋玷缺

也王政已大壞小人在位曾不知大道之缺兢兢戒也業業危也天下之人戒懼危怖甚久矣其不安也我王之位又甚隊矣言見侵侮政教不行後入戎伐之而國與諸侯無異。魯皐作浩者釋訓皐舉瑁瑁刺素食也又曰翕翕訛訛莫供職也爾雅釋文舉樊本作浩舉浩古通左定四年經盟于皋鼈公羊作浩油是其證樊本在先魯詩當本作浩浩皆無德食祿意也小旻訛訛傳以爲不思稱其上荀子修身篇亦作訛訛字異義同皆曠職不善意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注齊潰作彙三家苴作相我相

此邦無不潰止疏

傳潰遂也苴水中浮草也箋潰茂之潰當作彙彙茂貌王無恩惠於天下天下之人如早

歲之草皆枯槁無潤澤如樹上之棲苴潰亂也無不亂者言皆亂也春秋傳曰國亂曰潰邑亂曰叛。齊潰作彙者韓詩外傳

五如歲之旱章引詩曰如彼歲旱草不潰茂據外傳所引韓與
毛同李黼平云說文債一曰長貌長遂義近潰當讀爲債陳喬
樞云班固幽通賦枝葉彙而靈茂班述齊詩賦語卽本齊義箋
用齊改毛故與班所據文同蕭該漢書音義引服虔曰彙音近
卉玉篇彙胡貴反潰與彙蓋以音近段借三家苴作祖者傳以
苴爲水中浮草箋云樹上棲苴孔疏云苴是草之枯槁逐水流
者棲息於水上也箋以棲者居在木上之名謂水上爲棲理亦
不愜故以爲如樹上之棲苴苴是草木之枯槁者故在樹未落
及己落爲水漂皆稱苴也陳喬樞云眾經音義二十五引詩云
如彼棲祖與毛字異蓋據韓詩之文元應又引通俗文云刈餘
曰祖知苴祖二字古通箋云如樹上棲苴亦據三家改毛也愚
案通俗文又云祖卽查字亦與槎通用此另爲一義說者遂謂
相苴皆卽槎以槎於浮水意近欲借通傳說然刈餘曰祖刈卽
刈艸仍是艸經刈割殘損之貌所謂不潰茂也楚詞九章艸苴
比而不芳王注生曰艸枯曰苴疑卽本此詩舊訓枯與刈餘說
異而義相類皆不作水中樹上說蓋棲當說如餘糧棲畝之棲
也以棲祖專爲韓義說
亦不確要當出三家詩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裨胡不自替職兄

斯引疏

傳往者富仁賢今也富讓佞維今之疚今則病斃也彼
宜食疏今反食精糲替廢兄茲也引長也箋富福也時

今時也茲此也此者此古昔明王疏廢也謂糶米也職主也彼
賢者祿薄食廢而此昏祿之黨反食精粹女小人耳何不自廢
退使賢者得進乃茲復主長此為亂之事乎賁之也米之率糶
十牌九鑿八侍御七○詩言昔日之富家給人足不如今時之
困窮今日之疾仁賢疏退不如此時之尤甚彼宜食疏糶之小
人反在此食精粹何不早日自廢退免致妨賢病國反主為滋亂
之事使其引
而日長乎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注魯頻作濱泉之竭矣不云中溥斯害

矣職兄斯弘不裁我躬疏當傳頻厓也泉水從中以益者也箋頻

由外灌焉今池竭人不言由外無益者與言由之也喻王猶池
也政之亂由外無賢臣益之泉者中水生則益深水不生則竭
喻王猶泉也政之亂又由內無賢妃益之溥猶徧也今時徧有
此內外之害矣乃茲復主大此為亂之事是不裁王之身乎責
王也裁謂見誅伐○說文頽人所資附頽蹙不前而止從頁从
步正字當作頽箋云當作頽乃用魯改毛也列女漢趙姊婦續
傳君子謂昭儀之凶孽與衰如同行成帝之惑亂與周幽王同
風詩云池之竭矣不云自濱泉之竭矣不云中成帝之時舅
氏壇外趙氏守內其自竭極蓋亦池泉之勢也箋分內言與
列女傳同義蓋本魯說為訓言此害徧矣猶主之使滋亂益大

不顧我躬乎其後大戎
內侵曠山象離斯言驗矣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曰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

哉維今之人不尙有舊疏

武王時也召公召康公也言有如者

時賢臣多非獨召公也今今幽王臣哀譏哀其不高尙賢者尊
任有舊德之臣將以喪亡其國○毛傳說二南與三家異故言
召公辟國事以爲非實今緝羅舊籍推而跡之尙可攷見大略
文王稱王後命召公爲召南牧伯辟漢世南郡南陽郡地強解
故有日辟國百里之詩云昔先王受命者卽謂文王受命稱王
事也蓋岐周開國肇建二南乃一時權立之制迨武王滅紂南
國是疆已非二南舊時封城歷秦逮漢瓌越千年在孔子時已
有不爲二南其猶牆面之言矧祖龍滅學申公傳詩書缺有間
聽覩茫昧眾家雜出莫相是非故難以魯學正傳而蘭臺惟許
其最近河間偏好而古文尤畏其名尊也日蹙國百里者蓋幽
王時戎夷逼迫畿疆日削之故皆無人謀國所致故言今人不
尙有舊德可求乎何王不一置念觀若與己無涉也其可哀孰

甚邪

召夏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

詩三家義

卷二十三

三

蕩之什上

九十二章七百六十九句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三

終